

目錄

召会的意义

綱目

壹 关于召会的计画

一 是神的经纶

1 神的自己

2 神的大能

3 神的智慧

二 是永远的

三 是出于神自己

四 是照着神意愿所喜悦的五二

五 是在基督里的五四

1 神设立基督是为着完成祂的计画

2 神永远的计画是为着基督而有的

3 一切都是基督

六 是为着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成为圣别，归于祂自己

1 得儿子的名分

2 成为圣别

a 第一层意义-分别归神

b 第二层意义-与神调和

3 归于祂自己

a 拣选

b 豫定

七 叫撒但和他的使者得知神万般的智慧

八 将万有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1 神对召会计画的三个目的

2 宇宙中创造的『一』和恢复的『一』

3 撒但借着死亡破坏神创造的『一』

4 神用『生命』恢复

5 神恢复的『次序』

6 撒但用死亡破坏『一』，基督用生命恢复『一』

a 里面生命运行，外面亮光照耀

b 生命的光使我们同归于

7 万有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是借着召会，也是为着召会

a 行事为人与荣耀的王相配—0 六

b 神要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0 七

贰 召会的豫表—1 0

一 夏娃—豫表召会的产生和性质

1 背景

a 亚当独居不好—说出神在宇宙中独居不好

b 亚当找不到配偶—说出神在宇宙中找不到能与祂相配的

2 产生

b 经过死

c 经过复活

3 性质—就是基督

4 结果—联于基督，归于基督

二 利百加—豫表召会是从世界里拣选出来的

1 背景—偶像的世界

2 蒙召—圣灵的工作

a 父神差遣圣灵来

b 蒙召的对象

c 境况的安排

d 圣灵的印记

e 圣灵的见证

f 圣灵的质

g 亲人的留难

h 召会的愿意

3 路程

4 结果—婚娶

三 亚西纳—豫表召会是在世界里得着的

四 西坡拉—豫表旷野中的召会

五 路得—豫表蒙救赎的召会

1 波阿斯是神产业的正统承继人

2 人的受造部分和堕落部分

3 脱离堕落和受造部分死了

4 承受产业

六亚比该一豫表苦难中争战的召会

七书拉密女一豫表召会经历复活的基督，与基督一同享受安息

1 大卫和所罗门豫表基督的两面

2 进入幔内和出到营外

3 书拉密女豫表在复活里的召会

4 复活的意义

5 三个重点

a 书拉密与所罗门两个名字，在字根上是一样的

b 所罗门是书拉密女的经历，也是书拉密女的荣美

c 书拉密女和所罗门有一个完全的联结，完全的满足

□

八以色列人

1 神豫先拣选

2 落到埃及里去

3 神所救赎

4 从世界里拯救出来

5 经过旷野

6 在旷野里的失败

7 过约但河

8 进迦南

a 豫表基督的丰富

b 豫表以弗所书里的诸天界

9 设立国度

10 荒凉了

11 恢复

12 基督的再来

九 帐幕

1 帐幕的根基

2 幕板

a 是二性品

b 有两个榫头

- c 有门
- 3 棚盖
 - a 细麻的幔子
 - b 山羊毛幔子
 - c 染红的公羊皮
 - d 海狗皮
- 4 会幕的地板
- 5 层次
 - a 外院子
 - b 圣所
 - c 至圣所
- 6 内容
 - a 外院子
 - (一) 祭坛
 - (二) 洗濯盆
 - b 圣所
 - (一) 陈设陈饼设饼的桌子
 - (二) 金灯台
 - (三) 香坛
 - C 至圣所
 - a 圣殿的来源
 - b 圣殿的荒凉
 - c 圣殿的恢复

十圣殿

- 1 建造的人
 - a 大卫
 - (一) 心愿
 - (二) 豫备
 - b 所罗门
 - (一) 得荣耀
 - (二) 造圣殿
 - (三) 约柜进入圣殿

2 建造的材料

a 材料的豫备与得着

b 材料的种类

(一) 木头

(二) 石头

(三) 金属

3 建造的方法

a 图样

b 奉献

c 没有声音

第一篇 召会是神在永远里的计划

第二篇 关于召会的计划 (1)

第三篇 关于召会的计划 (2)

第四篇 将万有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第五篇 神在宇宙中恢复“一”的工作

第六篇 基督用生命恢复“一”，是借着召会，也是为着召会

第七篇 召会的预表 (一) 夏娃、利百加

第八篇 召会的预表 (二) 亚西纳、西坡拉、路得、亚比该

第九篇 召会的预表 (三) 书拉密女：

预表召会经历复活的基督，与基督一同享受安息

第十篇 召会的预表 (四) 以色列人

第十一篇 召会的预表 (五) 帐幕 (一)

第十二篇 召会的预表 (六) 帐幕 (二)

第十三篇 召会的预表 (七) 帐幕 (三)

第十四篇 召会的预表 (八) 帐幕 (四)

第十五篇 召会的预表 (九) 圣殿 (一)

第十六篇 召会的预表 (十) 圣殿 (二)

第十七篇 召会的预表 (十一) 圣殿 (三)

第一篇 召会是神在永远里的计划

[回目錄](#) [下一篇](#)



我们要先来看属灵的一面，召会的出处，就是召会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从哪里有的？以弗所三章九至十一节，和一章四至六节，是两处很重要的经节。三章九至十一节说，“并将那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向众人照明，为要借着召会，使诸天界里执政的、掌权的，现今得知神万般的智慧，这是照着祂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所立的永远定旨。”

历世历代以来，就是从永世以来，隐藏在创造万有的神里面有一个奥秘。这一个奥秘是和万有发生关系的，并且是隐藏在神里面的。这一个隐藏，是从永远、永世就开始的。这里的“永远”在希腊文里，是“永远的生命”的“永远”；是从已过的永远，已过的永世就开始藏在“万有”之神里。以弗所三章九节说到“奥秘”和“经纶”。经纶这辞在国语和合本是翻作“安排”；安排是一个普通的翻法，也可翻作“管理”或“行政”。我们这里用了一个更好的翻法，就是“经纶”，含经营、管理、打算、安排的意思。这一个奥秘是经过神安排的，是神的经纶。

十节说，“为要借着召会，使诸天界里执政的、掌权的，现今得知神万般的智慧。”这里说，借着召会发表神的智慧。林前一章三十节说，“这基督成了从神给我们的智慧：公义、圣别和救赎。”这智慧是个总称，包括一切。换句话说，一个人的智慧包括他这个人的一切，神的智慧也包括神的一切。歌罗西二章九节说，“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二章三节说，“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藏在祂里面。”把这两节摆在一起，就知道智慧不是个单纯的东西，乃是一个包括的东西。

这个奥秘，这个经纶，是为要借着召会，彰显神的智慧，也就是要彰显神的一切；彰显给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叫他们知道，给他们看见。这些执政的、掌权的，乃是在诸天界里的，这自然叫我们想到天使。然而，当我们读以弗所一、二章以及六章，就知道这些执政的、掌权的，更是指撒但和他的差役，就是背叛的天使说的。因为撒但和他手下的使者，当初也是天使，为神执政掌权的。这个奥秘的安排，就是把神的智慧，也就是把神的一切，显给天使，特别是给那班背叛的天使观看，要叫他们羞愧。召会是神在永远里所定的计划。

以弗所三章九至十一节先说奥秘，再说经纶，最后说到定旨，就是神所定的计划。这个计划是永远的，所以称作永远的计划。在希腊文里，“永远”是形容词，用来形容计划。这里的“永远”有双重的意思。第一，就时间说，是永远的，自有永有的，无始无终的。这意思是，召会是在已过的永远里所计划的，也是为着将来的永远所计划的。计划的时候是在永远里，计划的目的也是为着永远的。第二，就性质说，也是永远、非受造、永不改变的。“永远”是神的性质。“永远”不仅是时间问题，也是性质问题。

换句话说，这不仅指时间，也是指性质。就如我们临时住在一个地方，不只是时间问题，也是性质问题。凡受造的，都是暂时的。受造者的性质是暂时的，造物者的性质则是永远的，这就是两个不同的性质。永远的性质有一个意义，就是“非受造的”，无始无终，自有永有的，不改变的。所以这个计划是永远的，意思是不仅在时间里是永远的，并且在性质上也是永远的。

一章四至六节说，“就如祂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爱里，在祂面前，成为圣别、没有瑕疵；按着祂意愿所喜悦的，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归于祂自己，使祂恩典的荣耀得着称赞，这恩典是祂在那蒙爱者里面所恩赐我们的。”这几节里，主要的有三点：一是说到拣选，二是说到预定，三是说到得儿子的名分，成为圣别，归于祂自己。第三点可说是拣选和预定的目的。八至十一节说，“这恩典是神用全般的智慧和明达，使其向我们洋溢的，照着祂的喜悦，使我们知道祂意愿的奥秘；这喜悦是祂在自己里面预先定下的，为着时期满足时的经纶，要将万有，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或是在地上的，都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我们既在祂里面，照着那位按祂意愿所决议的，行作万事者的定旨，蒙了预定，也就在祂里面成了所选定的基业。”所以，一章提到拣选和预定，也提到拣选和预定的目的，乃是要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成为圣别，归于祂自己。这些都是出于祂的计划，也都是出于祂的经纶。

以弗所一、三章给我们看见，召会的出处，就是神永远的计划。召会不是偶然有的一个东西，乃是神在永远里所计划要有的。我们不要以为，是因我们犯了罪，主把我们救回来，我们聚在一起，就成了一个召会。这个思想太低了，是从人的角度看的。从神来看，无论人犯不犯罪，神在永远里就已计划要有召会。召会乃是万有的中心，是神在永远里就计划要有的。

召会在时间里乃是永远的，其性质也是永远的，不是偶然的，不是暂时的，也不是凑巧的。召会是远在创世之前，在永远里就有的；是在你我还没有犯罪，还没有出生，甚至还没有被造，连一切受造之物都还没有被造，在万世之前，在永远里就有的。若不是为要得着召会，神就不必有创造；是因为要有召会，神才创造万有。以弗所书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这点。到启示录二十一、二十二章，新耶路撒冷更说明了神的心意；新耶路撒冷，就是神所要得着的召会。所以，召会的出处就是在永远里，神有一个计划，召会是从永远里计划出来的。

第二篇 关于召会的计划 (1)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召会的出处，就是神永远的计划。召会不是偶然有的，不是因着有一班罪人蒙了神的拯救，大家集合在一起，就自然有了一个召会。召会乃是神远在创世之前，在永远里就计划要有的。关于这一点，每个学习走神道路的人，都必须非常清楚。许多时候，我们对于召会的观念太天然，太没有启示；我们以为一班原来在世界中的罪人，蒙了神的拯救，免去沉沦，来在一起聚会、敬拜神、事奉神，自然就是召会了。这完全是出自人的观念。我们要从神、从天上的角度、从永远来看，无论我们犯不犯罪，神在已过的永远里，早已计划要有召会。

认识圣经的人都知道，神所以创造宇宙，其中心意义就是为要得着一个召会；所以，召会乃是万有的中心。神若不是为着要得着一个召会，就不需要创造宇宙，也不需要创造万有；万有的被造就是为着召会，可说神的计划、神的心意，一切都是为要得着一个召会。

在启示录二十一、二十二章中，当神完成了一切的工作，神就以新天新地为范围，以新的万有作凭借，还有一个新的中心，就是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乃是召会最终完满的出现。这给我们清楚看见，神所以创造宇宙，就是为要在其中，产生一个召会；所以，召会乃是神在永远里，就已计划要有的。“经纶”一辞，亦可译作经营、经济。关乎召会的计划，乃是神的一个经纶，或者说是神的一个经营；这就是以弗所一章十节及三章九节所说的“经纶”。

“经纶”在大多数的英文译本里，均译为 *administration*，有的译本翻作 *economy*，或译作 *dispensation*，中文最好是翻作“经纶”，意即神为着某种目的而经营之，有行政、管理、安排之意。这意思是，在没有万有之先，神在祂自己里面就有一个计划，要来经营一件。这个经纶是有经济、安排和行政管理的。所有深入圣经的人，都能摸着神的这个思想。

在经纶里有三个大要素，就是资源、动力和方法。神在永远里的计划，乃是以祂自己来经营，换句话说，神的这个经纶、经济，是以祂自己为资源，以祂的能力为动力，并以祂的智慧作方法。神在永远里计划、经营一个召会，乃是以祂自己为资源，以祂的能力为动力，以祂的智慧为方法。以弗所书将这个经纶中这三件重要的东西，启示得相当清楚。

首先，神在永远里计划召会时，是祂自己来经营，而这个经营乃是以祂自己作资源。正如政府的经济部，要经营一个水电厂，必须要有资源，借着这个资源，才能把水电厂经营出来。神在祂的计划中，要经营一个召会，祂所用的资源，就是祂自己。以弗所一章二十三节说，“召会是祂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三章十九节下半说，“使你们被充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歌罗西二章九至十节也说，“因为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祂里面也得了丰满。”这些都是说到神以祂自己作资源，来丰满、经营祂的召会。

神要用祂自己一切的丰满，来作祂经营召会的资源，来作祂建造召会的一切材料。第二，神不仅以祂自己作资源来经营召会，也以祂的能力作动力。以弗所一章十九节说，“祂的能力向着我们这信的人，照祂力量之权能的运行，是何等超越的浩大。”二十节说，这个大能，就是神使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大能。三章二十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极其充盈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个大能不仅是创造的大能，也是复活的大能；复活的大能包括并超越创造的大能。

从圣经里我们看见，神是称无为有的神，神也是叫死人复活的神。“称无为有”是祂的创造，“叫死人复活”是祂的复活，这二者里头都有大能；但复活的大能包括创造的大能。当我们说到复活的大能时，就是说神所有的能力都在里头。神就是用这个复活的大能，来作祂经营召会的动力。

第三，神经营祂的召会，需要资源，就是材料；需要动力，就是能力；同时也需要一个方法。这如同我们造房子，要有材料，要有动力，还要有方法。神经营召会的方法，就是神的智慧。以弗所三章十节说，“为要借着召会，使诸天界里执政的、掌权的，现今得知神万般的智慧。”歌罗西二章也说，“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藏在祂里面。”在在告诉我们，神以祂自己的智慧，作经营召会的方法。

总之，神经营祂的召会，是以祂自己作资源；以祂的能力、大能作动力；以祂的智慧作方法。林前一章二十四节说，“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我们若认识这些，再来谈论以弗所书、歌罗西书，就不一样了。“经纶”一辞的原文，在以弗所书里不只用了两次，在三章二节，使徒保罗说到神赐给他恩典的管家职分。这个“管家职分”，原文与“经纶”同字。神建立使徒保罗为执事，乃是神恩典经纶的一部分。所以，这辞原文在以弗所书里用了三次，都是指着对召会的经纶说的，这个经纶就是神对召会的计划。

召会乃是神在永远里所计划要有的，在世界和万有还未创造以先，也就是在时间尚未起首，在无始的永远里，神就有了这个计划。以弗所三章十一节说，这个计划是祂的永远定旨、永远计划。这个计划，不只是在永远里计划的，也是为着永远的。就着我们人来说，有已过的永远，也有将来的永远。这个计划是在已过的永远里，也是为着将来的永远。换句话说，在已过的永远里，神就画好了一张召会的蓝图，如同建造房子的蓝图；在时间里，神便照着这蓝图来建造，这是施工时期；等到工程完成时，就是将来的永世，这所建筑物便完成了，那就是新耶路撒冷。天上的样式在永世里就有了；在时间里，神来施工建造。在建造之前，神先预备材料。神这个建造，有两面的手续：一是预备材料，一是实行建造。材料预备好了，然后才来建造。神称无为有的创造，就是预备材料；神叫死人复活，就是祂的建造。所以在时间里，神首先显为创造的神，其次才显为复活的神。这就是亚伯拉罕所信的神；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称无为有，叫死人复活的神。称无为有是神的创造，叫死人复活是祂的建造。在时间里，神先创造，然后作死而复活的的工作；这就是先预备材料，然后建造。你我既都是神所创造的，就都是建造召会的材料。然而，只有创造没有复活，就等于有材料而没有建造；必须经过死与复活，才有神的建造。所以，我们在死与复活里的经历有多少，就让神建造有多少。我们若没有经过死与复活，就不过是天然的材料，并没有建造到召会这属灵的房屋里。要建造到召会这所属灵的房屋里，你我非经过死与复活不可。

我们都知道，一个亚当的子孙，一个还未相信主的人，也是神所创造的一个人，但他绝不是召会，他不过是个材料。什么时候他经过死而复活，神非受造的成分调到祂受造的成分里，他就是召会里的一分子。我们若以这个原则来推论，你我今天虽然得救了，但在我们身上仍然有太多天然的东西是亚当的、是原来的，并没有经过死与复活。换句话说，那还只是个材料，没有经过建造。乃是当我们十字架的经历多一点，认识复活多一点，死与复活在我们身上多有地位，我们在召会里被建造的成分才多一些。这意思是，我们才被神更多地建造到召会里面。

这给我们看见，在已过的永世里，神给召会画了一张蓝图；到将来的永世里，神便得着了召会这属灵的房屋。神在时间里完成祂永远的计划，需要两步的工作：第一步是创造，第二步是救赎。救赎也就是死与复活，按字意说，救赎并不包括死与复活；但按着属灵的事实说，救赎的重点便在于死与复活。神用祂的创造所造出来的，是第一个创造；神用祂的救赎所作出来的，是第二个创造。第一个创造因为受了撒但的败坏，就变作旧创造，圣经中称之为“旧造”；第二个创造因着基督的救赎，就变作新的创造，圣经称之为“新造”。

旧造是在亚当里，新造是在基督里。在亚当里的旧造是天然的，在基督里的新造是属灵的。当天然的变成属灵的，神的建造便完成了。所谓的旧天旧地，就是旧造的宇宙；所谓的新天新地，就是新造的宇宙。等到新天新地出来时，一切的旧造都成为新造；那时，一切天然的都变成属灵的。那个新的、属灵的宇宙，乃是以新耶路撒冷为中心，就是神永远计划所要建造成功的一个永远的建筑，就是召会最终的显出。所以，关于召会的计划，是从已过的永远就有的，是为着将来的永远的。以弗所一章九节给我们看见，召会是神在永远里所计划的，是照着祂自己所预定的美意。所以，这个计划乃是出于神自己。

以弗所一章告诉我们，这个安排，这个计划，是照着神意愿所喜悦的。从希腊原文我们知道，在神里面有一个喜欢，好象人喜欢美好的事物一样。神既有一个喜欢，就照着祂的喜欢有一个定意，这定意变作祂的意愿。祂的定意，就是祂所喜悦的一个旨意；神的计划就是照着祂这个喜悦的意愿而有的。所以，召会是神最开心的一件事，是祂心头上的一件事，也是为着祂所计划的。

比方中国人结婚的洞房；洞房是结婚所用的新房子。作父亲的会在儿子的洞房里，预备许多美好的东西。你若问说，为什么作父亲的要为儿子预备这样一个洞房？作父亲的就要说，因为要为他的儿子娶一个媳妇。整个宇宙就象一个大洞房，宇宙里的万有，就是洞房里的设备；神要为祂的儿子娶一个新妇，就是召会。所以，召会是神最喜悦的一件事。这不只是神爱心的问题，更是神口味的问题。神喜欢召会，所以神对召会特别有爱。

千万不要以为，神原来对人没有一点意思，乃是有一天看见人犯罪、堕落了，神就动了慈心怜悯，为人设立救法，把人救来放在一起，变作召会。如果是这样，召会就太低浅了。召会乃是个太高、太深奥的东西，是神心头最喜欢的一个东西。在万有均未被造时，神在祂自己里就有一个喜悦，定意要有一个召会。这个定意成了祂意愿所喜悦的，祂就照这意愿，有了一张蓝图，有了建造召会的计划。以弗所一章告诉我们，神对召会一切的经纶，是在基督里的。到底“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这是个太大的问题。

我们的主有两个特别的称谓，一个是神的儿子，一个是基督。彼得在马太十六章十六节，回答主耶稣说，“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路加二章十一节，天使报信时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约翰二十章三十一节也说，要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是说到祂的身位，基督是说到祂的职务。主耶稣原是神的儿子，尔后被神立为基督。在神那里没有时间的问题，但若把永远的事摆在时间里，主在永远里就是神的儿子；而被立为基督，是从创世以来。基督的希腊文是“基利斯督”，等于希伯来文的“弥赛亚”，意即受膏者。基督就是受膏者。凡神要人为祂作事时，按原则说，人都得受神的膏。旧约的祭司、君王、申言者，为神使用来成功神的旨意时，都是神来膏他们。基督，意思是神设立祂的儿子，来完成祂的计划。换句话说，神设立祂的儿子，在这计划上成为受膏者。神有一个计划，要祂的儿子来完成，于是神的儿子就受膏成为基督。

以弗所一章不是说“在神儿子”计划的，乃是说“在基督里”计划的。到底神的儿子和基督，有什么区别？或者说，神的儿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基督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神的儿子和神一样，乃是从永远就有的，也是无始无终的；但基督是神对召会的计划定了之后，才开始有的。在旧约里有三班为神作工的人，需要受神的膏，就是祭司、君王和申言者。只有大卫一个人，同时具有这三种身分，但并不明显。然而主却是明显的，祂同时具有这三种身分，目的乃是为着神的计划。

主耶稣说，耶和華用膏膏我。这在神学上有个难题，到底神在什么时候膏祂的儿子？在人看，神在主耶稣受浸后便膏了祂；但希伯来一章二节告诉我们，神已立祂的儿子，作承受万有者。这是早在永世里，但没有神的儿子本身那么早。在永世里到了一个时候，神有一个喜悦；神照着这个喜悦，就定了一个意愿；照着这个意愿，就有一个计划，要有一个召会。从那时起，神就设立祂的儿子，来完成祂的计划。从那时起，神的儿子就是神的受膏者。这就是“在基督里”的计划的第一个意思。再者，神对召会的计划，完全是为着祂的儿子。神不仅要祂的儿子完成这个计划，更要祂的儿子承受这个计划。凡这个计划所成功的，都是为着祂的儿子。召会是基督的身体，而这身体是为着基督的。神要为着祂的儿子，造出一个身体。

以预表说，神如同亚伯拉罕，神的儿子如同以撒，召会如同利百加。亚伯拉罕一切的计划，都是为着祂的儿子以撒。同样的，神在永世里的一切打算、安排、经营、计划，都是为着基督；所以，是在基督里。第三，一切都是基督。在基督里的意思，不仅是说基督来完成，基督来承受，更是说，这个计划一切都是基督。当国度来到时，从国度的许多事物里，都能看见基督。

到了新天新地，就没有一件东西不是基督；不只是基督得着彰显，更是样样都是基督。即使是现在，每当我们碰到一位在主里相当深的圣徒，我们和他交通时，都会使我们觉得他身上有基督；来到他跟前，就好象来到基督跟前。将来有一天，万有都是基督；无论我们碰到什么，都会感觉到基督。到那一天，就是万有在一个元首之下，同归于一。现在世界上的人无法联合，因为他们缺少基督；万有无法和谐，因为万有缺少基督。必须到那一天，神把基督作到万有里，当万有都是基督时，万有才有和谐。

今天基督教里的人讲合一，但是合不来；即使有，最多只是外面的合一。真正的一，乃是在基督里，因为一就是基督。我们在自己里，永远不是一，也无法一。当你活在基督里，我活在基督里，十字架在你我里面，都让基督有出路，都给基督有地位，那时你我之间就有一个东西叫作一。那个一就是基督。所以神的计划是在基督里，有一个很深的意义，就是神要把基督作到万有里去。

或许有人会问：在神的经营里，资源就是神自己，动力就是神的能力，方法就是神的智慧；但神自己在哪里？歌罗西二章九节说，“因为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林前一章二十四节说，基督就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神永远计划的经纶，是以祂的自己作资源，以祂的能力作动力，以祂的智慧作方法；而基督就是神的自己、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当神有了这个计划，祂就设立祂儿子作受膏者，作基督。第一，来完成这个计划，第二，来承受这个计划，第三，来作这个计划里的一切；叫这个计划里的一切，都是基督自己，满是基督，全是基督，件件、样样都是基督，甚至每时刻都是基督。

第三篇 关于召会的计划 (2)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关于召会的计划，不仅是神的经纶，是永远的，是出于神自己，是照着神意愿所喜悦的，是在基督里的，并且是为着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成为圣别，归于祂自己。就最后这点而言，包括三个重点：第一，得儿子的名分；第二，成为圣别；第三，归于祂自己。是为着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成为圣别，归于祂自己得儿子的名分。以弗所一章四至五节里有三句话：“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成为圣别”，以及“归于祂自己”。“得儿子的名分”，在中文里重在“名分”，但在希腊文里重在“成为儿子”，然后才有那个名分。

就希腊原文的意思说，神在祂的计划里，第一是定规我们作祂的儿子，第二是因着定规我们作祂的儿子，就定规叫我们能承受祂的一切。叫我们作祂的儿子，是里面生命的问题，使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叫我们承受祂的一切，是外面承受的问题，使我们能进入祂的一切里。一面是要祂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另一面，是要我们能进到祂的一切里。一个人承受父亲的一切，意思是那个人在外面进入父亲的一切。父亲是在什么环境里，承受的人也就进入那个环境；父亲在哪里，承受的人也在哪里。所以原文的意思有两面：一面是神的生命进到召会里，另一面是召会能进到神所有的一切里。

我们都知道，今天召会在地上，但召会还没有进到神的一切里；意即今天还不是召会承受的时候。今天，神的生命已经进到召会里，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子；但我们作神的后嗣，承受神的一切，要在将来才显明。到将来，特别是新耶路撒冷出现时，我们会看见，整个召会进到神的一切里，神所有的一切都是召会的。换句话说，到那时，不仅是神在召会里，并且召会也是在神的一切里。

神这个计划的目的，就是要一班人能成为祂的儿子，而有祂儿子的名分。圣经里说到儿子，有两个意义：一个是生命的问题，一个是承受的问题。生命叫我们成为儿子，但有生命不一定能承受。就如雅各和以扫，他们同有父亲的生命，但以扫并没有承受父亲的产业。神在这个计划里，是要一班人成为祂的儿子，有祂的生命，并且叫这一班人有儿子的名分，就是承受祂的一切。召会完全有神的生命，神自己在祂的生命里，完全赐给召会，将来还要召会承受神的一切。在生命一面，乃是神的生命进入我们里面；在承受一面，乃是要召会进入神所有的一切里面。

一面说，今天亚当已经死了；另一面说，亚当并没有死，他把他的生命全数给了我们。今天亚当还在地上，到处都是亚当，亚当是在他的生命里，把他自己给了他的子孙。所有亚当的后裔，都有亚当的生命，都是亚当把他自己，用他的生命给了他们的一班人。这就是神在祂的计划里，要叫一班人成为神的儿子的意思。神在祂的生命里，把祂自己给了祂一班的儿子们。我们能敬拜神说，神在祂的生命里，已经把祂的自己给了我们，我们这些人是接受了祂儿子的人。凡接受祂的就是从神生的，就有权柄作神的儿女。

我们是从神生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很深的，就是说，神把祂的自己摆在祂的生命里，完全把祂自己给了我们。神在祂永远的计划里，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意思是说，神定规要把祂自己，在祂的生命里赐给我们。这不过是开头，就是罗马八章十四节所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十七节接着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儿子”是生命的问题，“后嗣”是承继的问题；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就是和基督一同承受神和神的万有。这是太荣耀的一个事实。如果我们与祂一同受苦，也必与祂一同得荣耀。这个得荣耀，就是承受；与基督一同成为后嗣，承受万有，这是太荣耀了。

今天世界的人看我们，是万物中的渣滓；但是到那一天，我们要和基督一同进到荣耀里，万有由祂承受，万有也由我们承受。有一天我们显出来，人都要喊说，“这些基督徒，都是万有的承受者！”这就是儿子的名分。以弗所一章五节说，“预定了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在神的计划里，我们的确被预定作儿子，也有儿子的名分。儿子是生命的问题，儿子的名分是承受的问题。生命叫我们得着神自己，承受叫我们得着神一切所有的。路加十五章里的父亲，是先到儿子那里去迎接他回来，等儿子回到家，父亲的一切又都是儿子的。这就是神在永远计划里所定规的；这个定规既是预先所定的，所以就是个预定。

以弗所一章四节国语和合本译为：“成为圣洁”，在基督教一般人的观念里，都把“圣洁”当作“清洁”。然而圣经原文的意义，无论是旧约希伯来文，或新约希腊文，“圣洁”这辞都只重在“圣”，而不重在“洁”。翻译中文圣经的人，为着造辞方便，便自行加上了“洁”字。认真说，应该把“洁”换作“别”，是“圣别”；这更合乎原文的意思。因为这字没有“清洁”的意思，却有“分别”的意思。一个成圣的人，不只是个清洁的人，更是个分别出来的人。因着国语和合本圣经里有个“洁”字，所以在一般人天然的观念中，一提到圣洁，总以为有清洁的意思，岂知这是个不正确的说法。所以我们宁可用“圣别”，而不用“圣洁”。

神自己就是“圣”；祂是绝对圣别，与众不同的。神的心是爱，神的性情是圣。神的性情就是神的性质，如同台子的性质是木的，铁棍的性质是铁的，神的性质就是圣的。圣是与众不同，与众分别。不仅和污秽的不同，和清洁的也不同；不仅和坏的不同，和好的也不同。就如金子的性质，和任何东西都有分别；和我们身上污秽的东西有分别，和我们身上最清洁的东西也有分别；和坏的有分别，和最好的也有分别。“圣”字完全是用在神的性质上。圣经里常用精金表示神的性情，因为金子与一般受造之物的性质不同，是和一切都有分别的。这个有分别的性质，象征神圣别的性情；所以圣就是指神的自己，神的性情。

神在祂永远的计划里，要叫召会成圣，就是要召会成为圣别。从浅近方面的意义说，就是要使召会被分别出来归神。旧约里，每一次说到成圣时，都说要分别出来归神。比方，千千万万的牛羊，都在世人手中，也都为世人所用；有一天，有一只牛或羊被带到神的帐幕里，把它摆在神的祭坛上，这只牛或羊就分别出来，成圣归神。在神的计划里，要召会成为圣别，就是要把召会从祂所创造的万物中分别出来，完全归给祂自己。这是较浅一面，第一层的意思。

以弗所二、三章，给我们看见，成圣有更深的意义，就是神要和人调在一起。神要我们这些土造的人，都变作精金。土造的是俗的，金造的才是圣的。我们原是属土的人，是俗的，神却要把我们变作精金，成为圣的。创世记二章给我们看见这幅图画。神用土造人，在这个土人跟前有棵生命树，从生命树那里有一道河，流出精金。这说出神要借着祂的生命，把这个土人变作精金。到启示录二十一章，就看见一座精金的城：新耶路撒冷。那座新耶路撒冷城完全是精金的；墙是宝石的，门是珍珠的，城的本质是精金的，城里面的街道也是精金的。这表明到神的工作完成时，召会就完全成为精金的，也就是完全成为圣了。

到那时，我们都能领会，整个召会乃是土变成金；换句话说，整个召会都变作神的成分了。圣经向我们启示，在创世记里成圣只是开始，到启示录才是完成。林后四章的“宝贝在瓦器里”，乃是这两端中间的过程。我们这受造的瓦器慢慢变质，至终要完全变成宝贝，成为金的。我们若只是和别人有分别，那还不够；还必须问我们里面变化了没有？成圣不仅是我们在外面被分别，并且事奉神，更是神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有变化。成圣必须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起了变化而有的结果。这乃是生活的成圣、实际的成圣、里面的成圣、完成的成圣。

所以，“成圣”第一层的意思，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第二层的意思，是与神调和为一，成为神的样子。然而这不仅仅是个道理，应用在属灵上时，乃是个实际；这开始于分别，完成于变质，也就是里面生命的变化。按分别说，我们都成圣了；按变质说，我们身上的“土味”仍然很重。比方有的弟兄作人很规矩，行为也很清洁，待人接物更是没有多少错处；但你碰到他时，却叫你觉得土气、俗气，甚至他的谦卑、温和、待人周到、无可指摘，都是属地、属人，满了世俗的气味。世人或许会称赞这样的人，但有属灵鼻子的人，能闻出那个味道不对、不圣，完全是土气。

另一种情形是：在一位弟兄身上，我们似乎找不到他有什么长处，说不出他有什么谦卑、温柔，但我们一碰着他，就觉得他身上有神的味道，叫我们感觉神的同在。这个人与众不同，是不平凡的，是超越的。这种光景就是圣；这个人乃是经过神调和的。神在人身上调和有多少，成圣就有多少。一个认识神的人，一个多让神作工的人，我们和他接触时，虽说不出他有什么长处，但总觉得这个人有神的气味。在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的东西，我们无法说那是谦卑、温和，或是什么美德，然而在他身上，我们碰着了神，感觉到神，那就是成圣，也就是神自己。

召会在神的计划里，乃是要达到这个目标。有一天，召会在整个宇宙中，将是超凡的、与众不同的，召会要完全成为精金。我们都知道，新耶路撒冷又称作圣城，因那城是神所变化成功的，里面的成分就是神自己；这就叫作“成圣”，因为城内没有任何的土味。如果我们有这异象，就会看见在今天的基督教里，有太多属土、凡俗、不是出乎神的东西被带进来。召会乃是圣的，不能和凡俗的调在一起。因此，我们在召会中一切的行事、作工、管理、带领，都不能用世界的作法。召会是圣的，不是俗的，召会不是用土烧的砖堆出来的，召会乃是精金所变化成的一座城。

以弗所一章五节国语和合本译为“归入”，在希腊原文是个介系词，许多译本翻作“归于”。这个辞在中文译本最清楚的翻译，是在罗马六章三节：“浸入祂的死。”以弗所一章说到，神在祂的计划里，首先是要召会得着祂的生命，成为祂的儿子，作祂的后嗣，承受祂的产业；其次要召会成为圣别，完全让祂调进来；最后再归于祂自己。要召会成为神的儿子，是借着得着神的生命，有神儿子的名分，成为神的后嗣，承受神的产业；要召会成为圣别，是要召会圣别、变化，把土变成金，把神调到召会里，也就是把神金的性质，调到人的土里面。

在此我们看见，这乃是一层一层往里面去的，并且一层比一层更深入。说到最完全的地步，就是我们进入神里面，完全与神联合。这个联合至今还在过程中。圣经最中心的思想，就是神与人、人与神完全调和为一。这就是召会。林后三章十八节说，我们要变化成为与主同样的形像，从荣耀到荣耀。这给我们看见，神调到我们里面，乃是要我们这些人完全有祂的性情，就是“土”变作“金”，然后我们就归于祂自己。罗马六章三节说，“我们这浸入基督耶稣的人，是浸入祂的死……。”我们每一个受浸的人，都是归于基督的人。以弗所一章这里，乃是说到神当初在天上的计划，定规祂的召会能达到一个境地，完全归于神。换句话说，就是完全与神调和。成为圣，是神与我们调和；归于神，是我们与神调和。到启示录末了，当圣城新耶路撒冷出现时，神在召会里，召会也在神里；神和蒙救赎的人再不能分开。那时，神和蒙救赎的人，不仅是在一起，并且就是一个；是同性质、同荣耀，完全是一。

神在祂永远计划里所定规的，就是要召会得儿子的名分，成为圣别，并归于祂自己，而与祂完全合一。这不仅是个道理，今天在我们蒙恩的过程中，也都有这个经历。我们虽然还没有承受神的产业，但在我们灵里，却深深觉得我们是神的后嗣。我们里面有了神的生命，我们多少都有“成为圣别”的经历。许多时候，我们的确有个很深的感觉，觉得我们真是在神里面；但有时候，却好象是从神里面出来了。这都证明与神调和为一，是何等实际的一件事。

神既如此盼望召会有儿子的名分，成为圣别，归于祂自己，就在祂的计划里，“拣选”并“预定”了召会。说到神的拣选，我们都以为是个人的问题；但圣经给我们看见，拣选不是个人的问题，乃是团体的问题。认真说，神没有拣选个人，神乃是拣选召会。或许有人会问说，神岂不是拣选亚伯拉罕个人么？你若仔细读圣经，就会知道，神拣选亚伯拉罕，乃是拣选他和他的子孙；神拣选的，是以色列族。以色列人出埃及，不是昨天出去一个，今天又出去一个；从神的眼光看，全体以色列人乃是同时过逾越节，同时过红海，同时得救。

照样，从神的眼光看，召会也是同蒙拣选，同蒙救赎。不错，在时间里，得救有先后。神今天救一个，明天救一个；两千年来，神不断地救，一直地救，我们是一个个被救来的。然而，在神那里没有时间；在神看，乃是一下子全都拣选、救赎了。以弗所书和彼得前书，都说到拣选。读这两卷书，我们就清楚，拣选不是个人的问题，乃是召会团体的问题。神在祂永远的计划里，就已拣选了召会。那么拣选到底是什么意思？“拣选”就是从许多项目中选出来。在神永远的计划里，神从祂所造的万有中，拣选出召会。召会是神从万有中选出来的。神所创造的不仅有召会，神所创造的是万有；在万有里，神选出一部分来，就是召会。这个选出不是在万有造出来之后才选的，不象我们造东西，造出来之后才看哪个好，就选哪个。神这个选出，是在祂还没有创造万有以先，在创世之前，在永远里，就接着祂的预知、先见，拣选了召会。这就是以弗所书的意思。

拣选以后，神接着来“预定”；一旦拣选了，就预定。达秘把预定翻作“标出来”，一标出来，就定准了。比方我们到家具店去，店里有许多橱子、台子、椅子。我选了三个橱子、四个台子、五张椅子，选好之后，就在上面签字；这个签字就是“标出来”，这一标出就定准了。神在永世里拣选了召会，就是把召会标出来。不要以为我们这个人飘来飘去，不知怎么回事，就信了耶稣。召会是神所拣选出来的，是神在永世里就把我们标出的，谁也没有法子逃出神的手。我们常觉得是因为受了许多打击、难为，神的恩典才临到我们，我们才接受耶稣作救主，岂知神早已把我们标出！召会是祂在永世里所标出来的。我们所以相信主，跟从主，是由不得我们，不操在我们手里的，而是由于祂，并且操在祂手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拣选的一分，也都是神所标出来的一分。

在神永远的计划里，就祂自己而言，是要与人完全调和；但在另一面，神从来没有忘记，祂在宇宙中还有一个仇敌。因此，在祂永远的计划里，还有一个用意，就是要借着召会，使诸天界里执政的、掌权的（重在撒但和他的使者），现今得知神万般的智慧。许多时候，撒但自以为聪明，但他最好的手法，不过是给神最好的机会，来彰显神的智慧。神不仅在这个大宇宙中，借着撒但彰显神的智慧；就是在约伯这小小的人身上，神也给我们看见，撒但如何尽他的机巧和手法作事，岂知他那些自以为是的巧妙，正好给神机会，在约伯身上彰显了神的智慧。

我们要认识神的智慧，需要从神的创造说起。我们传福音给人时，人常喜欢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宇宙中有一个魔鬼？神是大能的，神是爱人的，神为什么不把魔鬼除掉？第二个问题是，神为什么要造一棵善恶知识树？人犯罪就是因为那棵善恶知识树，神当初不造善恶知识树，岂不就没有问题了么？神既爱世人，为什么允许天灾人祸存在？神叫人在地上受这么多痛苦，祂的爱心忍受得了么？这些问题，惟一的答案是：神与人不同；神若和人的思想一样，神就不能彰显祂的智慧。

整个宇宙的故事，好比一台戏，表面上可泣可歌之处甚多，可说情节丰富，剧情曲折。这一切都是为着彰显神万般的智慧。就如一个人编写剧本时，多会设计许多转折。好的剧本情节丰富，能摸着人的感觉，发挥人的思路。新约圣经明说，“我们对世界，就是对天使和世人，成了一台戏。”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在宇宙中就是一台戏。所以，在整个宇宙中，最能彰显神万般智慧的，可以说就是召会。神的创造非常奇妙，单就人的身体说，许多读医科的人都知道，人身体的结构实在特别。以人五官的位置来说，眉毛长在眼睛上面，使雨水、汗水不会流到眼睛里，这就非常的奇妙。然而，这不过是神创造中的一小点，就足以彰显神的智慧；何况神的智慧，不仅彰显在神的创造上，更彰显在神的救赎上。

当神把人造好之后，就把人带到伊甸园，放在两棵树跟前。人受了撒但的引诱，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就堕落了；罪恶进到人里面，使人在神面前有了罪案，人里面就有了死的成分。这在撒但看，是他的机巧，好象他已经把神的创造，败坏到一个地步，神似乎是毫无办法了。

然而有一天，神成为肉体来作人。在神成为肉体以先，撒但绝不会想到神的智慧。神用祂的智慧和能力，成功奇妙的救赎。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时，撒但就尽其所能，想要杀害主耶稣，至终将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正好给神一个机会，来败坏撒但，解决撒但在人身上所作的一切事。人的罪案、罪的权势以及罪所带进来的死，都借着主十字架上的死解决了。这是撒但始料未及的。他更没有想到，主耶稣复活了。主在死后第三天复活了。撒但更是着急，就尽可能地要抹煞主复活的事实。他要人拿钱收买那几个兵丁，说耶稣是被人偷走了，不是复活了。

然而，无论撒但怎样抹煞，这复活总是事实。主一复活，就将人从死亡的境地带出来，把祂的生命放到人里面。祂的生命一进到人里面，人里面就起了变化而属神了。我们这些有神生命的人，就成了基督的身体；这身体有一天要变作新耶路撒冷。到那时，撒但就要哑口无言。

神所作的这一切，都是在彰显祂的智慧。这一切的作为，并不是作在我们个人身上，乃是作在召会身上。不仅如此，律法也是因撒但而有的；撒但在以色列人背后作事，使神不得不赐下律法。这律法将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隔开。以弗所二章告诉我们，神的智慧如何拆毁了这中间隔断的墙，把外邦人带来，和以色列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第三章说到，借着这个身体，神的智慧得着了彰显。

所以，召会中的一切故事，可以说点点都是神的智慧。召会乃是专为彰显神的智慧，召会也就是神智慧的具体表现。以弗所书和歌罗西书给我们看见，神的智慧包括神的一切。神的智慧所以能成为实际，乃在于神的自己和神的能力。神的智慧若没有神的自己作资源，没有神的大能作动力，神一切的计划都是空的，神的智慧也就显不出来。神的智慧所以能实现，是因有神自己作资源，有神的大能作动力。正因这缘故，圣经给我们看见，神的智慧包括神的一切，而神的一切又在于基督；神又叫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神乐意借着召会，使撒但和他的使者知道，神万般的智慧就是召会。

当召会在神面前的光景正常、属灵时，就能给人看见神的智慧，看见人所没有的办法，人所没有的道路，人所没有的东西，人所没有的能力。这不是学问的问题，不是干才的问题，这乃是神的问题。世人不少是有学问的，不少是有干才的，但召会所有的不是人的学问、干才所能及的。人所没有的那个东西，就是神的智慧。许多很有学识、很有干才的人，和召会接触时，常能恭敬地说，召会中这些敬畏神、属神的人里面，的确有东西。这个东西就是神自己。

神就是召会的智慧。当召会活在神面前时，召会总归给人看见许多奇妙的故事，看见神的智慧。这智慧就是神自己，是世界所没有的。然而，当召会在一个地方上，失去了她的性质，也失去了她属天的地位时，在她身上就显不出神一点点的智慧。一个够得上水准的召会，虽然那荣耀的一天还没有来到，但人仍可以在召会看见神的智慧，就是神自己。二千年来，撒但一直想杀害召会，但每次神都借着召会彰显祂的智慧。保罗写以弗所书时，实在是看见了神的异象。

第四篇 将万有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神对召会的计划，不仅是要人与神调和，也不仅是要撒但和他的使者，得知神万般的智慧；神更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万有，祂所造的一切，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都归一于祂儿子基督这个元首之下。以弗所一章，有两句很奇妙的話，一句是十节：“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或是在地上的，都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另一句是二十二节：“将万有服在祂的脚下，并使祂向着召会作万有的头。”基督是召会的头，召会的元首，并且为召会作了万有的头。

基督作头，作元首，不只是对召会说的，也是对万有说的；祂作万有的头，乃是为着召会。换句话说，基督作万有的头与召会绝对有关。也就是说，基督能不能作万有的头，万有能不能服在基督的权下，能不能归一于基督，完全要看有没有召会，召会出来了没有，召会长大了没有。有了召会，神就能将万有服在基督权下；有了召会，基督就能作万有的头。

关于神对召会的计划，共有三大目的。第一，是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成为圣别，归于祂自己；第二，是叫撒但和他的使者得知神万般的智慧；第三，是要将万有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得儿子的名分，首先是叫我们得着祂的生命，将祂自己作到我们里面。其次，是叫我们能承受祂的一切，有一天能完全进入祂里面。成为圣别，第一，是分别出来，圣别归祂自己；第二，我们里面就变质，成为和神的性质一样。用比方说，就是我们原是土造的人，经过圣别、变质之后，就变作金的人。

圣经里所说的分别为圣，是开始于分别，完成于变质。当我们得救时，神就把我们从亚当的子孙里分别出来，但这不过是个开头。从那时起，神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开始有变化的作用。林后三章十八节说，我们要变化成为主的形像，这个“变化成为”就是主的生命，天天在我们里面变化。这就是“变质”的意思。在创世记二章开头，站在神面前的，乃是一个土造的人。那时，神是神，人是人；人虽然在神面前，但神还没有进到人里面。到启示录末了，因着神在人里面一直变质的缘故，神就与人调和，人就变成了一个“金属”的人。在人身上，没有一点土的性质，完全变成金的性质了。从创世记到启示录，这两端的过程，就是林后四章所说，“宝贝在瓦器里”，有宝贝，有瓦器。当人里面有了基督这宝贝，人外面虽然还是个土器，里面却有了“金属”的生命。从那时起，人里面就一直起变化，直到被提，就是主把我们这看得见、土造的身体，完全变成祂荣耀的形像。到那时，我们才完全成圣；并且那时所显出来的那座城，称作圣城。所以，成圣是开始于分别，完成于变质。

这不只是道理上的说法，更是我们属灵的经历。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和我们的同事、同学、邻舍，就有了分别；但这只是个开头。我们还需要注意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生活，我们里面的性质，是否改变了？到底我们活着，是我们这个人活，还是神调在我们里面活？同事去看电影，我们来聚会，这就是圣别么？我们在召会中事奉，是我们这个人事奉，还是神在我们里面起变化而有的事奉？这都是很有讲究的。甚至我们在台上讲道，若没有里面的变化，最多也不过是外面的圣别。

我们该问说，“我在台上讲道，是我这个人单独在那里讲，还是神的灵在我里面有了变化而讲的？”并不是说，我们不作世俗的事，就完全圣别了；乃要看我们作属神的事时，是我们这个人在作，还是神在我们里面起变化而作的？甚至我们的读圣经也是如此。当我们读圣经时，我们要问说，是我们这个人凭自己的头脑在那里读，还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变化着来读？如果只是凭着我们的头脑读，那不过是外面的圣别，里面并没有改变，没有变质。所以，从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就不能作一个“单”的人，必须作一个“双”的人，也就是作一个具有“神人二性”的人。

这意思是，我说话，不应该是我一个人说，乃应该让主在我里面调着我来说；我读圣经，不应该是我一个人读，乃应该让主在我里面调着我来读；我去探望弟兄姊妹时，不只是我一个人在那里谈话，乃是主在我里面穿着我，和弟兄姊妹一同谈话，是主在我里面起了变化来谈话。谈过之后，我里面也能觉得，主在我里面的变化加多了。这就是实际的成圣，生活里的成圣，也就是里面的成圣，完成的成圣。至终，到了新耶路撒冷，我们的性质就完全改变了；我们不仅从万有中被分别出来，并且里面不再有土质，完全是金质，乃是完全变质了。

这给我们看见，神拣选祂的召会目的有三：第一，乃是要把祂自己作到人里面，也要把人作到祂里面，叫祂与人，人与祂有一个完全的调和。这不只解决了神的问题，也解决了召会的问题。如同男女结婚，乃是解决了男女双方的问题。好比一个单身男子，若没有女子来配他，总是不得其所；一个单身女子，若没有男子来配她，也总是没有安息。有一天两个人结婚了，完满的婚姻成全了，男的归给女的，女的也归给男的；这样，两边的问题就都解决了。这就是神进到人里面，人进到神里面，二者联合为一个象征。

创世记二章有一句话，是神替亚当说的：“那人独居不好。”这话也是神替祂自己说的：在宇宙中，神独居不好。神需要一个配偶，这个配偶就是祂所创造，而蒙祂拣选的召会。召会就是神的配偶。神若是没有和召会联合，神就是独居的，是不好的。什么时候神和召会联合了，神才得着安息。同样的，就受造而蒙神拣选的召会来说，若是没有和神联合，召会的问题就还没有解决。所以，神对召会的第一个目的，乃是解决神的问题，也是解决召会的问题。神的帐幕与人同在，祂要与人同住；那一天，神满足了，人也满足了；神的问题解决了，人的问题也解决了。

其次，神对召会的目的，就是解决撒但，也就是解决宇宙中背叛的势力。神要借着召会羞辱撒但，使他闭口无言，好给他看见神万般的智慧。第三，神对召会的目的，乃是解决万有的问题，将万有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神的问题，人的问题，撒但的问题，万有的问题，这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在于召会。所以，召会乃是神解决一切问题的凭借。没有召会，神的问题不能解决，人的问题不能解决，撒但的问题不能解决，万有的问题也不能解决；这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在于召会。宇宙中创造的“一”和恢复的“一”

我们要来看，神如何借着召会，将万有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探究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来看宇宙的讲究到底是什么？宇宙的讲究就是“一”，宇宙的一切都在于“一”；宇宙的系统是一个，宇宙的来源是一个，宇宙的中心也是一个。若是我们把科学、天文学、地质学、化学、生物学、物理学等各种专家都找来，他们会告诉我们，宇宙的一切讲究，都在于“一”。宇宙的讲究所以是一，是因为宇宙在于神，而神就是一。在宇宙的创造里只有一，这一是没有紊乱的。

然而有一天，背叛的事发生了。这意思是，从那天起，宇宙就不“一”了；在宇宙中出现了“二”和“三”，把宇宙弄乱了。宇宙所以乱，因为宇宙中出了一个背叛者，他想要作元首，居高位，登宝座，便高举自己，与神同等，宇宙的次序便因此乱了。然而，神不能容让这个紊乱一直下去，祂必须再把万有带回来，好将其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原来创造里的一，被撒但破坏了，现在这个一需要恢复；这恢复就是神的救赎。

在创造里的一，只有神的权能，没有神的性质；但在恢复里的一，在救赎里的一，不只有神的权能，更有神的性质。创造里的一是天然的；在救赎里的一是复活的。撒但把神创造的一带进死亡；神借着救赎，把这个一带进复活。神来恢复那在死亡里的创造的一，使创造的一变作复活的一。

神一面恢复这个一，一面又叫这个一里多了一个东西，就是神的生命。原来神用祂创造的权能，创造了万有；这万有是一致的，是一点不乱的。然而撒但背叛，破坏了这一个，把这个一带到死亡里，使整个宇宙紊乱了。所以，神来恢复这个一，不只用祂的权能、手段，更是用祂的生命，就是祂复活的生命。这生命进到每一个得救的人里面，就成了召会。

约翰十章二十九至三十节说，“那把他们赐给我的父，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是一。”这里说到神的手。二十七至二十八节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远的生命……。”这里说到神永远的生命。并且在十六节说，“我另外有羊，不是属于这圈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成为一群，归一个牧人了。”这里说到合一。犹太人和外邦人二者原无法调和，却在父的生命、父的手里，成为一群。

这个一重在生命；不只是神的手把我们握在一起、摆在一起，更是我们里面神的生命，叫我们成为一。约翰一书开头说到，“我们将所看见并听见的，也传与你们，使你们也可以与我们有交通。”这个生命一传到我们里面，就叫我们成为一，并且有交通。在救赎里的一，比在创造里的一多了一个东西，就是神的生命。创造的一是在神大能的手下，但救赎里的一，乃是开始于神的生命，当然外面也有神的手。自从撒但把死亡的因素注射到人里面，人就乱了，就不单纯，就变作颠三倒四。

我们乃是在这颠三倒四的光景中，被神救赎回来；神的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然而，我们虽然得救，却仍是颠三倒四，所以需要神再来作工，把我们作到不再颠三倒四，而能恢复到创造的一里。这个恢复，不只是用神的权能，更是用神的生命。撒但用死亡来破坏创造的一；神却用生命来恢复那个一。撒但把死亡摆在一切受造之物里面，神就用生命来恢复这一切。所以，死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颠三倒四；生命在哪里，哪里就是一。

启示录二十二章一节告诉我们，新耶路撒冷乃是一座城，城内有一条精金的街道，并且有一道生命水的河，从神独一的宝座流出来。从新耶路撒冷这幅图画，我们就看见，在新耶路撒冷城里，一切都是一；在这个一里，全是神金的性情，也都是神生命的流通。在新耶路撒冷那座城里没有二，只有一；因为那里有同一的性质，同一的生命。这是由一条街、一道生命水的河所表明；这是神用祂的生命，作恢复工作的最终结果。

这个恢复乃是从召会开始。在最开头时，神把祂的生命摆在召会中；这生命在召会中越发生作用，越流通，这个一在召会中就越被恢复。这个生命在召会里越有变质的作用，召会里的一就越显明。

按我们的感觉，召会中有好些人、事、物，都是颠三倒四的，但我们无法用人的手去整理，也无法只用话语来劝勉。乃是必须让神的生命在召会里，有一条流通的路；也必须让神的生命，在召会里有变化的作用。当召会一点一点地变化，并且越变越多时，“一”显出来的光景也就越多。基督教里的人最喜欢讲合一，但人所讲的合一，并不是真合一，不是召会的合一。召会的合一，只有在神的生命里才能显出来。你我若是不让神的生命在里面起变化，就永远没有一。你可以客气一点，我也可以谦卑一点，但这不是一。你可以温柔一点，我也可以有涵养一点，但那还不是一。在召会中的一，是神在祂的生命里长出来的。

当神在祂的生命里出来时，那就是召会里复活的一。这不是创造里天然的一，乃是复活里生命的一。你说这个一是神的生命，不错；你说这个一是交通，也可以。在希腊文里，一和交通很难分开。有时，这个一可以翻作交通；有时这个交通，也可以翻作一。交通就是一。你我让神的生命在里面有多少变化，你我之间的交通就到什么地步，那个一也就到什么程度。然而不要忘记，一在哪里，元首就在哪里，一和元首永远不分。有一就有元首，就有头；没有一就没有元首，没有头。什么时候有很多头，就表示没有一，那些头也都不是头。所以，什么时候你我活在生命里，那个一，那个交通，就在我们身上，也在我们中间；那时，元首就在我们中间。

以弗所一章十节说到，神要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这是很大的一节经节，但我们能从经历中摸着一点。这是一个生命的恢复，一个性质的恢复。撒但把他的死亡摆到受造之物里面，神恢复的工作，乃是把祂的生命作到受造之物里面。撒但的死亡破坏了神创造的一，神的生命恢复了复活的一；没有神生命的地方就是死，死就是不一。然而，这个生命所到之处，都是复活，复活就是一。所以，这生命到哪里，一就在哪里。

第五篇 神在宇宙中恢复“一”的工作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以弗所书一章十节、二十二节，四章十三节。

神所创造的“一”被撒但破坏了；撒但破坏这个一的成分，乃是借着将死亡带到一切受造之物里面。死亡在属灵上的意义有三点：第一，叫受造者和造物者脱离关系；第二，叫受造者失去对造物者原有的功用；第三，使受造者成为败坏或被废弃。然而，神却以祂的生命来恢复，使我们与祂联结；祂恢复了我们对着神的功用，以及神生命那不能废去，不能败坏，不能改变的性质。

当万有与神脱开时，万有就失去了神创造的“一”，也失去了宇宙的中心。宇宙的中心乃是神自己；所以，宇宙的一也是神自己。受造的万有一失去神，一和神脱开关系，就失去中心。歌罗西一章二十节说，“借着祂在十字架上的血，成就了和平。”这里的和平，不只表明我们罪人与神和好，也指明万有与神的关系是对的，是没有脱开神的；他们中间应当有一致，有和谐。

这样的和谐，就是宇宙的大“一”。然而，因着撒但将死亡带到万有里面，使万有与神脱开，失去了那个一致，没有了那个一，结果就不和谐了。比方国际间的战争，彼此残杀，就证明人与人不和谐，没有一；又如夜间的蚊虫咬人，也证明宇宙里没有一。宇宙中失去一的原因，乃是宇宙与神这一的源头脱节了；和平、一致只能在神里面找到。宇宙中的不和谐，要一直延续下去，直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千年国来到。罗马八章给我们看见，受造之物正在专切期望着，热切等待神的众子显示出来，那时就是众子成熟的时候。

在万物复兴的时候，毒蛇不伤人，狮子不咬人，也不害人；正如以赛亚书所描绘国度的光景：“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虺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到那一天，宇宙中的万有都和谐了。人不再学习战事，一切战争的利器，统统改变了性质。不仅如此，那时月光必象日光，日光必加七倍，象七日的光一样。犹太和外邦人，要完全事奉一位神，完全地和谐。以赛亚书把将来万物复兴和谐一致的光景，讲得非常透彻。从事说到物，从物说到人，从人说到神。神一直作工，直到有一天，事、物、人、神都能一致。

所以，复兴的光景与死亡产生的结果，是完全相反的。当死亡进到万有里时，一面使万有失去“一”，一面也使万有进到黑暗里。如果在聚会中，我们没有光，就会落到黑暗里，而非常紊乱。所以，死亡带进黑暗，黑暗带进紊乱。若是在弟兄姊妹中，有紊乱的光景，我们就知道他们是在黑暗里，缺少生命。相反的，生命带来光，光带来一致。当万物复兴时，一切都在光中，万物将彼此和谐。在那时，“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華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象水充满洋海一般。”那个和谐是因认识耶和華，对耶和華的认识就是光。然而，今天宇宙的光景，在万有之间仍然没有和谐，因为万有都与造物者脱节，都落在死亡里。

神在创造里，是用祂的权能造出“一”。神在创造中，用权能叫万有与祂有正当的关系和功用；所以万有之间就能和谐，整个宇宙在神创造的权能下就是“一”。但是当撒但背叛时，就将死亡带到万有里，这个背叛、死亡一进入万有里，万有里的“一”就失去了，万有就不一致了。今天，人不服神，在人手下的也不服人，并且反抗人。所以，神最多只能用祂的权能托住万有，但事实上那个“一”已经破坏了。所以神来恢复那个“一”，并非用祂的权能，乃是用祂的生命。神首先在召会中作恢复的工作；祂是用祂的生命恢复万有之间所失去的一。我们原是死在过犯并罪之中，与神隔绝，并且与神为仇为敌。然而神的怜悯临到我们，因着我们的信，借着十字架的救赎，赦免了我们的罪，并将祂的生命放到我们里面。神的生命一进入到我们里面，就叫我们与祂联合，使我们不仅恢复了与神受造的关系，更进一步与祂的生命有完全的联结。因此，我们受造对神的功用也得着恢复。这功用使我们能为神掌权，达到神的目的，完成神的旨意，更能将神自己活出来。所以，那借着死所带来的败坏，完全被生命吞灭了，而有完全的和谐、一致；这就是神所要恢复的那个一。

在经历中，我们能否达到神所要的完全一致，关键在于我们对神的儿子是否有同样的认识。以弗所四章十三节说，“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了信仰上并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一，达到了长成的人，达到了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我们同归于一，就是达到长成的基督，让基督的丰满在我们中间显出来。只要我们缺少基督，那个一致就有所缺；只要我们的成分还够不上基督，我们就仍有不和谐之处。所以，生命带来光；光，就是对神儿子的认识，产生和谐、一致。

今天还不是神对付万有的时候，乃是神对付召会的时候。召会若没有给神对付到一致，万有就无法一致。神是把召会当作一个开头，当作万有中初熟的果子。祂先在召会中，作祂恢复一致的工作。这个恢复的工作，乃是用神的生命，不是用办法、权能和作为；这完全是生命的事。

神在基督里的生命如何，在召会身上的一就有如何的光景。“一”不是讲出来的，乃是长出来的。我们若不让基督的生命从我们里面长出来，无论我们如何要与弟兄姊妹合一，还是合不来。今天召会合一的恢复，惟有生命这条路。这个一也就是交通。我们的交通不在我们的同心合意里，也不在我们相同的看法里，完全是在生命里；这个交通就是生命。

撒但的死进来，就叫万有与神脱开了；神的生命进来，就叫我们与神联结。什么时候我们摸着生命，什么时候我们就更深地进到神里面，也更深地与那些在生命里的人一致。所以生命进来，就带来一；那个一，就是那个生命。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一；哪里有一，哪里就有元首。生命一来，元首就来了；元首一来，一也来了。如果我们有相当的光景不是在生命里，就定规还有相当的光景不是在元首的权下。

这些不在元首之下的东西，都是不一致的，也都是死亡的。神首先在召会身上作工，直到有一天，召会里面全是生命，也完全服在元首之下，召会就一致，也同归于一。等到神在召会中作透了，那将是万物复兴的开始。神的工作是由召会开始，再往外作，经过召会作到万有身上。借着召会对神的儿子完全的认识，召会能同归于一；万有就从召会的一里所透出的光，蒙到光照，也在召会一的光中，认识耶和華，而被带到一个元首之下，同归于一。

行传三章二十一节记载“万物复兴”，罗马八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也说，“指望着受造之物自己，也要从败坏的奴役得着释放，得享神儿女之荣耀的自由。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一同受生产之苦，直到如今。”将这两处圣经合起来看，就知道万物复兴时，乃是神儿女得着荣耀自由的时候。神的儿女得着荣耀自由时，就是神在召会身上的工作完成的时候。神借着在召会身上完成祂的工作，把召会完全带到荣耀里，就使召会完全脱离旧造，进到新造。那时，召会完全达到一致，再没有什么是不一致了。那一天，召会完全在荣耀里，完全是神的新造，一切都在生命中，万有也都是一致的，都在荣耀里。

我们看见，受造之物专切期望并热切等待那一天到来；然而，神却好象对它们说，“你们先在这里等候，等我把召会作完、作透了，再来作你们。”雅各书一章十八节说，“我们在祂所造的万物中，成为初熟的果子。”作为初熟的果子，乃是里面生命的讲究。召会作为初熟的果子，乃是神的生命达到信徒里面，在他们里面发生作用，使他们率先成熟。这个成熟的果效，就是达到一致，也就是一。所以，神的生命流到哪里，就吞灭了哪里的死亡。与生命相对的是死亡，只有生命能吞灭死亡。神的生命进到我們里面，好象注射药针一样，先在我们里面起了作用，使我们在万有中成为生命初熟的果子。等我们完全成熟，完全进入荣耀时，神就要使万有都得复兴。

神的生命作工，使万有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这在我们的经历上，乃是非常实际的。在召会的事奉中，当有不同的意见产生，人人都坚持己见，并且十分主观时，众人就没有在元首之下同归于一。等到神的生命一进来，光就照耀，恩典也来了，我们就会在光中定罪自己，不仅不再争执，连里面的不和谐也没有了。结果就使召会得着莫大的供应；不仅一同事奉的人和谐了，连所有的弟兄姊妹，也都在这光照中达到一致。

若是一同事奉配搭的人，不接受主的光照，却接受撒但的死亡，整个召会就会在黑暗里，弟兄姊妹中就会有许多的言论；这样，召会就乱了，既没有元首，也没有一。那就是黑暗、魔鬼掌权，也就是谎言登宝座。我们需要有清楚的异象，看见生命是从元首出来的；生命一出来，就产生光；光一作用，就将人带到一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当新耶路撒冷城显出来时，里面有神的宝座，从神的宝座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流出来，在河的两岸有生命树。这道河带着生命树，在新耶路撒冷内盘绕、流转；这道河就是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水。新耶路撒冷城所彰显出来的一切，都是由于我们里面的生命。新耶路撒冷城是以神的宝座为中心，在那座城里没有不一致，在那座城里都是一；那座城就是一个熟透的果子。在二十一章，神将那城摆在新宇宙的中心，使列国借着那城的光行走。列国若没有那座城，就都在黑暗里。在黑暗里就是在死亡里，黑暗总是死亡的表记；在死亡里就是不一致。

列国在新耶路撒冷城的光中行走，代表万有在一致里面，万有在城的光里一致。正如以赛亚二章五节说，“雅各家啊，来吧，我们在耶和華的光明中行走。”十一章九节也说，“因为认识耶和華的知识要充满遍地。”这个对耶和華的认识就是光，将众人带到一里。

以工人之家为例，弟兄姊妹住在其中，若是不一致，不同归于一，也不在一个元首之下，那就是死亡。死亡的意思，就是和基督脱开，和神的主权脱开，落到黑暗里。若是其中有一位弟兄，他里面有了生命的作用，带进了神的宝座，有生命的河带着生命水和生命树，一直在他里面流转，他便是得滋润并且明亮的人；他服在神的主权之下，与神没有任何不一致。这样，他就如同那座新耶路撒冷城，是精金的，没有杂质、与神完全一致，是充满基督的。他在工人之家，就有生命的光照射出来，照耀整个工人之家，使其他的众人，都在他的光中行走。他里面生命的光，杀死工人之家所有的黑暗；他里面生命的能力，吞灭那里所有的死亡。

虽然弟兄们彼此有意见，有肉体，姊妹们彼此不和谐，有血气；但因着他在工人之家，象一座新耶路撒冷城一样照耀，那些争执、不和谐就消除了，肉体起不了作用，血气也发不出来了。

因着他的光照，整个工人之家都在他的光中行走。黑暗消除，死亡吞灭，大家都成为一致，也都在一个元首之下同归于—。那就是神在工人之家作初熟果子的工作，将整个工人之家带到光中。今天万有都在黑暗之下，在死亡之中，并不一致。神从万有中拣选了召会，将召会分别出来，把祂的生命注射到召会里面。如今这个生命在召会里流转，将神的主权，就是神的宝座带到召会里。当召会被这个生命作透时，召会就是一座新耶路撒冷城。

神的光能从新耶路撒冷城照射出来，将万有带到光中。那时，光照到哪里，黑暗就消除，死亡也没有地位。启示录二十一章说，“列国要借着城的光行走。”神的生命是在召会里，从召会照耀出去，万有就在从召会所得生命的光中行走；但是万有本身并没有得着神的生命。今天在召会里，有些弟兄们的光景，好象是新宇宙中心的新耶路撒冷城，将神的生命照耀出来；有些人的光景如同周围的列国，他们接受别人的光照，也受光照的影响。

当元首的生命在召会中完全得着彰显时，就是万有归—于一个元首之下的时候。召会让神作工作透了，新耶路撒冷就变成一座透明的城。新耶路撒冷的金子都是透明的，能发出神的光辉，使万有在那个光里同归于—。那个光也能杀死在万有里的死亡，将万有带到一个元首之下。那座城透出光来，照在列国身上，列国的荣耀就归回到那座城里。所以，神使万有归—于一个元首之下的目的，完全系于召会。

请我们众人不要相信，那些说明天早晨主耶稣会再来，我们会被提的话。近一百多年来，有许多人一直说主就要回来，我们就要被提。我们并非不相信主耶稣会再来，或者我们不相信被提。关键在于召会今天的光景，还没有成熟。我们不需要讲被提或主再来的道，我们需要讲信徒生命成熟的道。今天召会的光景还非常青嫩，田里的庄稼尚未熟透，不能让主收割，万物还不能复兴。我鼓励那些研究预言的人，将预言摆在一边，专心注意生命的成熟。所有的问题，全在于神的儿女生命是否成熟。

以弗所一章十节所言时期满足的时候，不是我们能算出来的，乃是召会成长到成熟时才达到的。召会一千年不成熟，那时期就一千年不满足。所以在召会中，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让主作工、光照，让祂从我们身上透出去。若是今天在召会中，我们一起事奉的人，都不能在一个元首之下同归于一，要盼望整个宇宙，在一个元首之下同归于一，就不可能。我们要生命成熟，必须让十字架破碎我们，给神有机会对付我们，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地位。当基督从我们身上透出去时，成熟的时候就到了。那时，列国、万有就在我们的光中行走，也借着我们的光照，被带到神的主权之下，万有就在一个元首之下同归于一。

第六篇 基督用生命恢复“一”，是借着召会，也是为着召会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以弗所一章十节给我们看见，神使万有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神是用祂的生命，并借着召会来成全这件事。基督的生命在召会里面运行，作工到一个地步，能从召会照耀出去，变作万有的光；万有借着她的光行走，使万有在这个光里，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我们都知道，撒但借着死亡，破坏了创造的一；死亡一进来，就带来黑暗，黑暗就叫万有都紊乱了。然而，神的恢复是借着基督的生命；生命带进亮光，亮光叫万有一致。

因着撒但将死亡带进来，而把万有带到黑暗里；万有在黑暗里紊乱不一致，就使创造的“一”受到破坏。死亡在消极方面，作脱节的工作，使万有脱离神这个中心；黑暗却在积极方面，作混乱的工作，使万有因着黑暗而混乱。黑暗进到万有之中，首先使万有失去正确的方向，从正当的道路上失迷。我们都知道，人在地上行走，路相当重要；同时，一个城市的秩序，大部分也都在路上。一个城市里，若是夜晚没有灯光，人摸不清楚道路，车子也可能撞上电线杆或行人。所以，城市里夜晚的灯光，乃是为着维持秩序，维持和谐，维持“一”。

其次，黑暗使万有颠倒秩序，失去该有的地位。黑暗一来，就叫人失去地位，不知自己身在何方。比方我们聚会的会场，若是没有灯光，我们就会在黑暗中摸索，找不着自己的座位。我们每次聚集，所以能依序入座，是因为会所里有亮光。黑暗总是使事情不能照着安排和规矩进行；无论任何人、事、物，只要是在黑暗里，就是混乱的。同样的原则，在召会中，无论大小事物，或各式各样的人，都需要在一个管理之下，同归于一，才能一致不紊乱。这个一致乃是借着亮光带进来的。如果没有亮光，所有的人、事、物都会失序，都会混乱。原则总是这样：生命带进亮光，亮光使人一致。我们不能把这个当作道理；我们必须让基督的生命，在召会中作工，作到一个地步，能经过召会照耀出来，成为照亮万有的光，使万有在这个光中，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如果圣徒在一起不一致，就表明他们中间没有光，是在黑暗里面。黑暗是由死亡带进来的，黑暗的结果就是紊乱。如果我们在事奉中，仍有道路不清楚、不确定，所该站的地位不准确、不合式，那就证明我们里头还有黑暗，尚有死亡的阴影。黑暗所带进的紊乱，也有程度上的差别。也许我们百分之八十五都在光中，只剩下百分之十五的黑暗，那仍然是死亡因素的余荫。

比方有几位姊妹，都被生命的感觉摸着应该奉献，但她们却不肯奉献。她们一直在那里打转，问到底该怎么作，这样谈论的结果，只有使她们越来越糊涂，都落在黑暗里。若是其中有一位，愿意让生命的感觉，从她里面转出来，顺服地把自己献给主，生命就要从她里面照耀出来。这样，她就成为姊妹们中间的光。当她一开口，其他的姊妹就要得着光照。启示录二十二章的图画，给我们清楚看见，新耶路撒冷城中有一个宝座，有一道生命水的河从宝座那里流出来。

这就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运行，这生命水流运行的结果，乃是光从那城里照耀出来。主就是生命，主也就是亮光。在约翰福音里，当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发生作用时，就是生命的光。在新耶路撒冷里，这生命水的河及街道是盘旋的，因为只有一道河及一条街道，却经过了十二道门。在城中，这道生命水的河，一直盘旋流转，成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描绘。

这座城外面显出来的，是照耀的光；里面的内容，是生命的流转。这如同电灯，外面有光的照耀，里面乃是电的流转。这给我们看见，借着生命在里面的流转，就有外面亮光的照耀；这个光能将我们带到一致。基督作为生命，若不能从召会身上照耀出去，成为列国的光，万有就无法归一于祂这元首之下。当列国都在城的光中行走，一切万物都不伤人也不害物，那时，认识耶和華的知识就要充满遍地，万有就要归一于基督这个元首之下。

圣经启示我们，神并非从天上直接光照万有，神乃是把自己摆在一个器皿里，借着这个器皿来照耀。这个器皿就是召会，是一个团体的器皿。神把自己摆在召会这团体的器皿里，如果召会让神自由运行，便能把神照耀出来；这个照耀就成了万有的光。然而，撒但这是死亡的源头，将他死亡的元素带到万有里。死亡一进到万有里，万有就黑暗了，这黑暗使一切都紊乱。因此，神需要作恢复的工作。

因着神自己就是生命的源头，祂来恢复宇宙的一，乃是借着祂自己进到万有里，来作人的生命。首先，祂成为一个人，成为万有中的一个；然后，祂将生命放到一班人，就是召会里面，在他们里面起作用，借着他们作万有的光而照耀出去，使万有能在这光中行走，借此叫万有一致，归一于基督这个元首之下。所以，整个宇宙全数是生命和死亡，亮光和黑暗的故事。

许多报章书籍，向我们陈述各式各样的主张及学说，告诉我们人生应该怎样。然而至终我们还得承认，人是在黑暗里，人群是紊乱的，并且没有一。所以，当我们读那些人生哲学时，会感觉他们是在黑暗里说话，在黑暗中摸索。他们不知道人从哪里来，自己现在在哪里，也不知道人要往哪里去，更遑论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他们有些人偏向苏格拉底的讲解，有些人偏向卢梭的解说；各有各的讲法，实在是紊乱，令人莫知所云。到底如何才能使这地上的情形不乱呢？只有借着神的生命，从召会照耀出去，使他们看见光。在这个光中，所有不同的学说、不同的看法、不同的人生哲学，才会消弭，才能在光中达到一致。我们在得救之前，也都有不同的人生观。我们有的人是教授，有的是公务员，有的是军人，有的是商人；在各行各业中，我们都有不同的人生观。当我们来在一起，客客气气时就彼此相交，不客气时就彼此相斗；你不佩服我，我也不称许你。然而，有一件事很希奇，虽然我们有不同的职业、背景，但当我们都 在耶和 华的光中行走时，我们的说法、看法就一致了。

按肉身说，我们的人生观实在有天壤之别。别人以为对的，我们并不以为然；我们以为好的，别人也不称许。然而，今天我们不仅一致，并且就是一，毫无不同。这个将我们“一致”的，不是道理，不是宗教，也不是圣经的教导，乃是进到 我们里面活的生命。当这生命从 我们里面照耀出来时，就能照耀别人，使别人也归一于这位元首之下。所以，除了神的生命，没有什么能使万有同归于一。

这原则可以应用到万有、外邦人、基督徒、主的工人等一切事上。同工们来在一起，要能够一致，不是道理相同、信仰相同、圣经见解相同就可以，乃是要让这位活的生命，就是灵，也就是活的神在里面运行。祂的运行有多少，光照就有多少，一也就有多少。如果大家在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同蒙光照，在这个光照的一致里，我们就能同归于一。

神是一切的中心，祂是生命也是光，因着万有脱离祂，万有便离散且解体了。这是因为死亡将万有的“一”破坏，使万有和作中心的元首、创造者脱离。神的救法是祂自己这位作中心、元首、源头者，进到受造的人里面，作他们的生命。祂这生命在他们里面流转时，神的光就照耀出去，这光照到哪一部分人身上，哪一部分人就和元首联起来。好比电流在电灯里流转，使电光照射出去。神这个光一直往外照耀，将人带到神的主权之下，使人和这位作源头、元首、中心的神有联结。这就是神借着召会，使万有在基督这元首之下，同归于一。以弗所一章十节说，“为着时期满足时的经纶，要将万有，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或是在地上的，都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我们需要神的圣灵，向我们显明这话真正的意义。当我们学习活在神的生命里，并对召会有相当的认识时，圣灵会向我们启示，神需要一班活在祂生命里的人，让祂的生命照耀出去，将万有带到生命的光中，使万有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虽然神的生命在你我里面，如果生命的光不能从我们身上透出去，同归于一就永远无法达到。

比方在会所里聚集，众弟兄姊妹都非常有秩序，也都是一致的；但若是用黑罩把灯光遮起来，我们立刻在黑暗里，喧哗声就会跑出来，一切就会紊乱。如果我们将黑罩除去，灯光一照射，众人立刻就安静了。所以，万有能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乃是因着元首的生命经过召会，就是祂的身体，然后达到万有。元首的生命在哪里，元首的主权就在哪里，一也就在哪里。以弗所一章的“归一”是指万有，四章的“达到……一”是指召会。先有召会的归一，而后才有万有的归一。万有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乃是因着召会达到一而有的。

什么时候召会在信仰上并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达到一，什么时候万有也就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因为当召会达到一时，召会就成为透明的召会，这时召会里面的生命才能完全透射出去；这个透出去的光，会四面照着万有，使万有进入这光，如此，万有就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了。罗马八章给我们看见，召会还没有归于一，是因为神的众子还没有进到荣耀里，万有仍服在虚空之下，受败坏的奴役而叹息劳苦；这给我们看见，万有没有“一”。等到神的众子进入荣耀的自由，这自由就是和谐，没有勉强，没有摩擦，没有辖制，没有虚空，没有败坏，没有叹息，没有劳苦，那就是“一”了。

此外，当新耶路撒冷城显出的时候，她里面的生命就照射到外面，列国就在她的光中行走。那时，没有人失迷、走错路，也没有人站错地位。各人都在自己的地位上，行走在当行的路中，完全是一致的，那就是万有归一、一致了。以弗所一章十节含示，神要借着召会将万有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二十二节说，神使基督向着召会作万有的头，使万有都服在祂的脚下。十节是“因”，因着召会，基督能作万有的头。二十二节是“为”，基督作万有的头，乃是为着召会。“因”是原因，“为”是结果。一面，如果没有召会，基督不能作万有的头；基督能作万有的头，是因着召会，借着召会，也是经过召会。

另一面，若不是为着召会，基督就不作万有的头；基督作万有的头，乃是为着召会。十节是召会在先，归一在后。基督需要借着召会，才能作万有的头。二十二节是归一在前，召会在后；万有归一于基督这个元首之下，乃是为着召会。“因”和“为”都是召会；召会是这件事的因，也是这件事的果。

神自己作了召会的生命，神的生命在召会中起作用，并从召会照耀出去，成了列国的光，就把万有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所以，万有归一是因着召会。那么，万有归一是为着召会，是什么意思？要领会这话的意思，就必须将以弗所一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连在一起读。二十三节说，“召会是祂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二十二至二十三节，两次提到万有；一次提到将万有服在祂的脚下，一次提到祂是那充满万有者。如果召会只是神使万有归一的凭借，那召会就十足是一个器皿，让神使用一下而已。好比厨房里的酱油罐，是为着盛装酱油，当我们处置酱油罐时，可以不必顾到罐子的感受。然而，召会不仅是器皿，更是身体；当我们处置身体时，需要顾到身体的感受。无论我们将酱油罐摆在哪里，是热的地方、冷的地方、好的地方、坏的地方，都无所谓；但我们要将我们的身体摆在哪里，就需要顾到我们身体的享受、舒服、感觉和情绪。当元首管理万有时，身体也管理万有；当万有服在元首权柄之下时，万有也服在身体的权下。

主在启示录说，“得胜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伏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象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他们都活了，与基督一同作……。”在马太又说，“你们这些跟从过我的人，在复兴的时候，当人子坐在祂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祂作万有的头，乃是为着祂的身体；祂使万有服在祂的脚下，乃是为着召会。祂得荣耀，召会也得荣耀；祂登宝座，召会也登宝座；祂掌权，召会也掌权；祂管理万有，召会也管理万有。当召会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时，那是“因”，神是把召会当作器皿、凭借。另一面，召会是活的身体，有感觉和享受，这是“为”；基督把万有摆在召会的脚下，是为着召会和祂一同管理万有，好叫召会得着祂所得着的荣耀、高举，与祂一同享受祂工作的结果。

召会不仅是神的器皿，召会更是基督的身体；但召会今天的光景并非如此。我们有君尊的身分，光景却完全不对。诗篇四十五篇十三节说，“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我们的元首是君王，召会就是王女。王女的意思是一个女子属于王，是皇家的女子，有君尊的身分。比方皇帝的王后就是王女，皇帝管理国家，王后与他相配、相称；她的行为举止，配得上皇帝管理国家的光景。皇帝可以对他的王后说，“我管理这个国家是为着你，我是为着你作这一国的元首。”召会不仅是元首的器皿，更是元首的身体。

今天我们的情形、光景和举止行动，一点也配不上我们的君王。我们不仅不象得着万有服在脚下的人，我们也不象有佣人在手下的人。我们的身分是“王家”的人，我们的情形却象“乞丐”。好象基督这个头是金的，召会这个身体却是土的。我们实在配不上元首，也不象君尊的祭司。我们在市场里，为了一点小钱，就可以叫我们失去君尊的地位。我们必须认识，我们是王家的人，有王家的身分。以弗所一章说，将万有服在祂的脚下；好象一切都没有问题。然而，希伯来二章说，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有都服祂。在以弗所一章，神运用祂的大能，使基督升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叫万有都服在祂的脚下；但在希伯来二章，我们还看不见万有都服祂。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祂“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万有所以还没有服祂，是因你我还没有进到荣耀里。

神的众子尚未进入荣耀的自由，神的光还不能从万有照耀出来，所以万有还在叹息劳苦，还不能一致，还没有服在元首的权下。换句话说，新妇还没有妆饰整齐。新妇就是启示录里的那一座城，也就是基督的身体。当她妆饰整齐，有了该有的荣耀，神的众子就进到荣耀里，万有也要服在祂的脚下了。所以，万有服在元首之下，是“因”着我们，也是“为”着我们。元首借着我们照耀出去，我们也和元首一同掌权。然而，到如今我们还不行；我们虽是万军之耶和華的儿子，是王家的人，但我们的生活行事、举止为人，还不能与神的荣耀相称。这不是知识或道理上的事，这必须应用在我们生活中最小的事上。

我们不能仅仅自居王家的身分，乃必须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作工，完全让祂掌权。就象劳伦斯弟兄，虽然是个厨师，但是人碰到他，就觉得有分量，觉得尊贵。在旧约里，当法老站在约瑟跟前，他觉得比约瑟低；巴比伦王站在但以理跟前，也觉得赶不上但以理，因为在但以理身上有个东西，是巴比伦王所没有的。所以，但以理是在宝座上，约瑟也是在宝座上。神在埃及掌权，是因着约瑟，也是为着约瑟。神在外邦的巴比伦掌权，是因着但以理，也是为着但以理。神借着他们，才能叫万有服在元首的权下，他们也才能和元首同享掌权的荣耀。

又如在以色列人被掳期间，神的权柄在荒凉的人中，是借着尼希米，也是为着尼希米通达出去。所以，你我什么时候让基督荣耀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活出来，让神的光照耀出去，神就借着我们叫人归与祂，也为着我们叫人归与祂。这好比老年成熟的雅各，站在埃及的法老跟前，他比法老尊高，所以能伸出手来，为法老祝福。雅各年幼时，什么也不是，到处闯祸；到了年老时，神能从他身上出去，在埃及掌权。在此，雅各才能使万有服在元首权下，也和元首同享荣耀。

万有服在基督这元首脚下，是借着召会，也是为着召会。到那日，在荣耀中，神是召会的荣耀，也是召会的享受。今天在原则上，我们也能有这样的光景，我们能使万有服祂，也能与祂一同享受；但这必须让神先把我们带进荣耀里。我们在此蒙神的恩，需要抓住一个秘诀，就是我们都要进荣耀里去。我们要叫万有服在元首之下，和元首一同有所享受，就必须让神把我们带到荣耀里。

我们现在看不见万有都服祂，是因众子还没有进入荣耀。当召会在荣耀里时，万有都将服在召会之下；当召会让神活出去时，一切都是为着召会；当召会能实际地彰显神时，一切都在元首脚下，也在召会之下。祂作万有的头，乃是为着祂的身体：召会。这就是神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召会最终所要得着的目标。

第七篇 召会的预表（一）夏娃、利百加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说到召会的预表，我们要从圣经的最起头说起。神在旧约里，安排了一些人、事、物，作为召会的预表，来说明新约里召会的来历、经过及其各方面的光景。在旧约里，神尚未明言召会，所以召会是隐藏的，但神却在祂所安排的一些人身上，以及祂所设立的一些事物当中，将召会各方面的光景，都详尽地描述并预表出来。在旧约时代，人还不懂得那些预表的意义；但是到了新约时代，圣灵就将这些旧约的预表启示出来。

因此，我们读旧约中关于召会的预表，会使我们更容易认识召会的光景。当我们谈到召会时，绝不能忽略旧约中的这些预表。旧约好比图画，新约则是说明。许多图画上未能清楚的，借由话语的说明就能清楚；话语难以解释的，借由图画的示意就能明白。旧约的预表好比小学课本上的图画，将所说的事物图示出来。小学课本上不仅有读文，也有图画。图画不能达意的，需要文字说明；文字不能解说的，需要图画示意。这样两下对照起来，就非常清楚。旧约许多预表，已将召会各方面的光景，描绘得非常透彻，是新约明文所没有说到的。然而，我们来读预表时，绝不能太快，因为图画上的一根线，可能就表示了许多意思。我们追求认识召会的人，需要一一认识旧约中关乎召会的预表。在旧约里，关乎召会的预表，有两大类：一是女人，表明召会是配偶，重在生命和地位。二是城、会幕或圣殿，表明召会是居所，重在功用。在象征一面，召会在神面前的地位是配偶。说到配偶，定规是一个女子来配一个男子。

在整本圣经中，神是把自己当作一个男子，把祂所创造而救赎的人集其大成，看作一个女子，来作祂的配偶。神在历世历代的工作，无论是创造或是救赎，祂所有工作的目的，就是要为祂自己作出一个团体的女人。在圣经末了，当神的工作完成时，产生了一个新妇，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在神眼中，是祂所要的一个团体的女人，就是神所创造而蒙救赎的人，作为召会的终结、集大成。

新约圣经多次给我们看见，基督到地上来，乃是要寻找一班蒙救赎的人，作祂的新妇。当主耶稣在地上为神作工时，施浸者约翰用两个称呼介绍祂，一是“神的羔羊”，一是“娶新妇的……新郎”。所以祂到地上来，不仅是要背负世人的罪孽，也是要想得着一班人，作祂的配偶。主自己在地上时，也说祂是新郎，要娶一个新妇。在书信里，保罗更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把召会如同一个贞洁的童女，许配给基督。这里的许配，就是我们所说的订婚。

到启示录十九章，就有羔羊的婚娶。这个“羔羊婚娶”，将约翰所介绍主耶稣的两个称呼连在一起，意思是羔羊作了新郎。祂所娶的新妇，就是祂历代所救赎的一班人，也就是召会。所以，召会在象征上，一直是站在女人的地位。在旧约圣经里，许多时候都是用女人来预表召会的。首先，我们来看夏娃，预表召会的产生和性质。旧约中每个预表召会的人物，都有其特点。

夏娃预表召会，重在召会的产生和性质，说出召会是如何产生，并召会的来源为何，以及召会所以成为召会，是如何完成的。若是没有夏娃作召会的预表，我们不容易有准确的断案，来看召会是怎么产生的。夏娃的图画，使我们能准确得知召会的产生。我们一面读新约的说明，一面对照旧约的图画，对召会的产生就能一目了然，而有准确的断案，自然也容易认识召会的性质。

夏娃产生的背景，就是召会产生的背景。神为亚当造夏娃之前，就说，“那人独居不好。”意思是亚当独居不好。这在属灵的意义，显示出神在宇宙中祂自己的感觉。亚当这男子象征宇宙中的神，亚当独居不好，说出神看自己独居不好，所以祂要为自己造一个配偶。亚当找不到配偶：说出神在宇宙中找不到能与祂相配的神为亚当造配偶之先，就把祂所造各样的活物，都带到亚当跟前。亚当为它们一一取名，却没有遇见自己的配偶。二章二十节里的“遇见”，可翻作“找到”。

亚当在神所造各样的活物中，没有找到他的配偶。这象征神在祂所创造的万有中，找不到一个能与祂相配的。二章里的“配”字，意思是两个必须一样，才能相配。亚当在那么多活物中，没有找到一个和他一样的，所以都不能与他相配。这象征神在祂所创造的万有中，没有找到一个和祂一样，能配祂，作祂配偶的。

亚当在万物中找不到他的配偶，神就使他睡了。他沉睡时，神裂开他的肋旁，取出一条肋骨。亚当象征成为肉体的人子，就是神来成为人。罗马五章十四节说，“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者的预像。”这意思是，亚当好比那要来之人：基督的一张相片。亚当不仅象征基督作万有的元首，也预表神来成为人。

所以召会的产生，乃是从成为肉体开始；没有神来成为人，就不可能有召会的产生。神成为人，为要产生召会；亚当先被创造，夏娃才能产生。基督虽然在创世之前就存在，但在无始的永远里，祂还没有成为人，所以不能产生召会。祂必须来作亚当，来成为一个人，也就是造物者作了受造者，才能产生召会。召会是二性品，不仅有神性，也有人性。仅仅有神，不能产生召会，必须神来成为人，才能产生召会。

神使亚当沉睡，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上经过死。当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时，祂的肋旁裂开，有血和水流出来。在亚当沉睡时，神从他的肋旁取出一条肋骨；骨头在圣经里象征有力量的生命。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肋旁所流出来的水，也象征生命。这生命就是生命的灵、是灵的生命；如同旧约里所说裂开的磐石，有活水流出来；活水也是指明生命的灵。

主在约翰四章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入永远的生命。”主又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祂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在启示录二十二章，我们看见生命水的河。所以，水是指生命，也就是生命的灵。当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时，祂的肋旁裂开，流出水来，就是生命的灵从祂里面流出来。这和磐石裂开，流出水来，是一样的意义。所以，基督肋旁流出水来，以及亚当肋旁取出一条肋骨，是指明同一件事。

当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时，不只流出水，还流出血；因为人有罪的问题，需要血的救赎。然而在亚当产生夏娃时，还没有罪的问题，不需要救赎，只需要产生；所以从亚当肋旁取出肋骨，为着“产生”夏娃就足够了。到了基督产生召会时，不只需要产生，也需要救赎，所以祂的肋旁裂开，不只流出水，也流出血。基督的死有两面：一面为着产生，一面为着救赎。约翰十二章二十四节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麦子的死完全是产生的死，不是救赎的死。亚当那一次的沉睡，不是象征基督救赎的死，乃是象征基督产生的死。今天人接受主的福音，都是注重救赎的死，只领会基督救赎的死，很少认识基督产生的死。然而，基督的死与蒙恩之人的关系，产生一面比救赎一面更为重要。救赎的死是加上去的，产生的死才是神原本计划要赐给人，为要叫人得生命。我们可以说，即使人今天没有罪的问题，基督也需要经过死。如果祂不死，我们就不能生。

林前十五章三十六节说，“若不死就不能生。”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亚当若不睡，肋旁不裂开，夏娃就不能产生。宇宙中无论植物、动物，凡要进到我们里面，作我们生命的，其本身都必须经过死。比方树上的果子，要变作我们生命的供应，就需要我们将它吃进来；这样吃进来，就是它经过死。所以，宇宙中所有天然的景物都有隐征，就如麦种死了子粒生。可见产生的死比救赎的死更重大，这是一件主要的事，而救赎的死不过是附属的、加上去的。从人身体上取出一条肋骨，这骨头一离开身体定规就是死。所以，当神从亚当肋旁取出一条肋骨，这肋骨要变作活的女人，就需要经过复活。经过复活，死骨就变作活的女人。

所以，夏娃乃是在复活里产生的。彼前一章三节说，“借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基督复活那天，我们也复活了。祂复活那天，就使一粒麦子变成许多子粒，使神的独生子成为众子中的长子。在主复活的早晨，祂告诉抹大拉的马利亚说，“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我要升到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那里，到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那里。”主复活那一天，祂的门徒都变作祂的弟兄，所有信祂的人，都有了祂的生命。所以，夏娃的产生，乃是神从亚当肋旁，取出一条肋骨作成的。这预表召会是基督经过成为肉体、死、复活这三个步骤，所产生出来的。召会的性质就是基督；正如夏娃的性质就是亚当，因为她是从亚当身上分出来的一部分，所以她的性质不仅和亚当一样，她就是亚当。

夏娃和亚当不仅一样，并且夏娃就是亚当。创世记二章给我们看见，亚当的醒和夏娃的活是同一个时候。亚当还没有沉睡之前，只有他一个人；当亚当睡醒，就看见夏娃。他睡醒之时，夏娃也活了，所以二者都是复活。女人在希伯来文是“伊施沙”，男人是“伊施”。何西阿二章十六节，神的百姓称呼神作“伊施”。正象基督与基督徒，两者不仅相同，并且两者就是一，是出于一个根源。夏娃就是亚当，召会就是基督。基督是召会的性质，召会就是基督本身。

凡和基督差了一点的，都不是召会；不是基督的，就不是召会。林前十二章十二节说，“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身体上一切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这里的身体，明明是指召会说的，但接下来却说，“基督也是这样。”可见召会就是基督。召会的结果，就是联于基督，归于基督。这由夏娃和亚当二人成为一体所象征。

夏娃是出于亚当，又归于亚当。她不是从亚当出来后，就与亚当成为两个。在创世记二章，论到夏娃，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们看见二人成为一体，夏娃从亚当而出，仍要归于亚当，与亚当成为一。以弗所五章三十二节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与召会说的。”我们是基督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们出于祂，又是联于祂。我们和祂不仅一样，并且就是一个，将来我们还要归于祂。

利百加预表召会是从世界里拣选出来的。在夏娃之后第二个预表召会的，就是利百加。撒拉不能预表召会，因为亚伯拉罕并不预表基督。亚伯拉罕在人位上是象征父神，在道理上是预表因信称义，所以撒拉是预表恩典，如加拉太四章二十六节所说，“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她是我们的母。”利百加预表召会的最大理由，是因为她的丈夫以撒预表基督。以撒在人位上象征子神（神的儿子），在道理上是预表在基督里的承受。

利百加预表召会的重点和夏娃的预表完全不同。夏娃预表的重点，说出召会的产生与性质；利百加预表的重点，乃是召会从世界里被拣选出来。在这预表里，包含父的拣选，圣灵的呼召和引领。圣灵一步一步带领利百加，经过漫长的路途，到以撒那里。所以，利百加预表召会的这幅图画，重在描绘召会如何从世界里被拣选出来，直至回到天上的帐棚，享受基督的爱情，让基督心满意足。利百加原住在巴旦亚兰，就是巴别一带，那是个拜偶像，被神仇敌霸占的地方。那里的人顶撞神、不要神，并且将偶像当作神敬拜。利百加的原在地，就是个如此不堪的偶像世界；同样的，召会的原在地，也是在偶像的世界里。当召会被分别出来以前，乃是在偶像的世界里，宣传自己、高抬自己、不要神、反对神，把神推到一边，而让撒但有地位，让魔鬼有权势。这是召会原初的光景；不重在生活和罪恶，而是重在巴别和鬼的权势。

夏娃预表召会，说到召会如何产生；利百加预表召会，说到召会如何蒙召出来。神拣选召会是在创世之前，神呼召召会是在时间里。拣选在前，接着就是呼召。神在创世以前，在永远里拣选了召会；但在时间里，在这个世界上，把召会呼召出来。呼召根据于拣选。拣选由父神负责，呼召由圣灵负责；拣选是在永远里，呼召是在时间里；拣选的地方是父神在天上，呼召的地方是圣灵在地上。当亚伯拉罕打发老仆人到巴旦亚兰，就预表而言，那是父神差遣圣灵到地上来。老仆人遇见利百加，那就是呼召。呼召是由拣选来的。所以，利百加预表召会，可以说是从世界里拣选出来，也可以说是从世界里呼召出来。这二者乃是一件事。在此我们不说拣选而说呼召，因为呼召执行拣选，呼召成全拣选。

所有读圣经的人都承认，亚伯拉罕预表父神，老仆人预表圣灵。亚伯拉罕差遣老仆人出去，预表父神差遣圣灵来到地上。父神的拣选，是借着圣灵执行到召会里；圣灵把神在永远里的拣选，执行到召会里，就是把召会从世界里呼召出来。

有一天，亚伯拉罕对老仆人说，“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这预表神呼召召会，是神差遣圣灵，到祂儿子成为肉体的那一班人中间作工。在天使和地上的各种活物中，神找不到和基督同族的配偶。圣灵所呼召的召会，必须是和基督同一族的人。希伯来二章告诉我们：“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祂也照样亲自具有血肉之体。”利百加和以撒同族，预表召会和基督有同样的生命。以撒原是巴旦亚兰人，利百加也是巴旦亚兰人；基督是成为肉体的人，召会也必须由血肉之体的人组成。圣灵无法在天使，或其他任何造物中，呼召出一个召会。基督的本族属于亚当的族类，祂曾成为肉体，成为亚当族类的一部分。所以圣灵来了，就在祂同族的人中，召出一个利百加；就是在亚当族类中间，召出一个召会。

历史告诉我们，当圣灵呼召人时，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境遇的配合。圣灵呼召召会时，也有其境遇上的配合、安排。那一天，为什么那么凑巧，利百加正好出来打水，并且第一个开口讲话？这都是神的安排。我们每个人若回头看自己蒙召的故事，都只有低头承认说，“刚刚好！”若是差一点，我们就不会蒙恩了。所以，当圣灵临到一个人的时候，环境上的配合常是非常奇妙的。这并不是巧合，而是万有之主主宰的安排。

在利百加的蒙召中，有父神差遣圣灵，有蒙召的对象，有境遇上的安排；当圣灵在神所安排的境遇中，遇着利百加，利百加身上就有了圣灵的印记。老仆人借着环境的安排，碰着了利百加，就在利百加身上作一个记号，以为分别。原则上，我们个人蒙圣灵呼召时，情形也是如此。圣灵的印记，好比我们到家具店买家具，找着中意的，就立刻在上面作一个记号，或签上我们的名字。这个记号或签名，就将这个家具和其他家具分别出来，标明这个是属于我们的。当圣灵遇着祂所呼召的人时，就立刻在他们身上打上一个印记，如以弗所一章十三节说，“你们既听了真理的话，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那一天，出来打水的女子众多，但老仆人选中了利百加；只有利百加一人是蒙召的。当老仆人觉得利百加就是那蒙召的对象时，立刻把金环戴在她鼻子上，又把金镯戴在她两手上。这说出圣灵作我们印记的光景。

鼻子是我们呼吸的器官，两手是我们动作的肢体；鼻子的呼吸关乎生存的问题，两手的动作关乎行动的问题。当我们听见福音，碰着了圣灵，圣灵立刻就把金环戴在我们鼻子上，把金镯戴在我们两手上，使我们的呼吸、动作，都和从前不同。圣灵作这件事时，我们可能不觉得，但当我们听过福音，接受主后，我们会觉得今后的生活、存留、动作都有了改变。

那一天，老仆人把金环戴在利百加鼻子上，又把金镯戴在她手上后，她便回家去。虽然她在家里没有讲话，但她的父母及哥哥看见她的鼻子及手上多了东西，就知道她定规发生了事情。这乃是表明她有了圣灵的印记。当我们听见福音，被圣灵遇着时，也有同样的光景——我们身上多了些东西。从前我们随便讲话，现在不敢随便；从前随便作事，现在里面有了约束。家人看见这种光景，就会发现我们不一样了；这就是有了圣灵的印记。圣灵的印记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加到我们身上。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一天”；那一天，我去听福音，只存心去看热闹，以为一个年轻女子来传道，很希奇。哪知就在那里给圣灵遇着，带上了金环和金镯。“金”在圣经里预表神的性情。神的性情在神的生命里，神的生命就是神自己。神把金的成分加到我们身上，就是把祂自己加到我们身上。所以，圣灵打在我们身上的印记，不是圣灵之外的东西，乃是圣灵自己，就是神自己。当我们第一次遇着圣灵时，祂就将祂自己作到我们里面。从那一天起，在我们的生活、行动里，就处处受圣灵的影响。金环、金镯虽是好东西，但一带上了，就使人不方便。同样的，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实在是美好；但也的确使我们在生活和动作上，不如已往自由方便。这就是圣灵进到我们里面，作印记的情形。那一天，老仆人为以撒作见证：“我主人的妻子撒拉年老的时候，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个儿子。”这预表圣灵为基督所作的见证。当圣灵呼召人时，总叫人知道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神要将宇宙中一切所有的，都给祂。这里的一切，包括万事和万有；凡神所有的以及神所作的，都给祂儿子承受。

在正常的情形里，我们一蒙召，圣灵就会在我们里面作见证，使我们知道神的一切都是为着祂儿子。约翰十五章启示我们，圣灵来不是为父作见证，乃是为子作见证。当我们有了圣灵的印记、圣灵的见证，还要加上圣灵的质。以弗所一章十四节和林后一章二十二节，都说到“质”。质就是当头的意思；好比我把衣服送到当铺里，衣服就作了一个当头，当铺便给我一笔款项。日本人的当铺称为质屋，“质”就是当头的意思，当头也叫作凭质。质有抵押的意思。我们到银行借款，将房屋抵押给银行，房屋就是抵押品。当圣灵进到我们里面，不仅是作印记，并且作质，就是当头，也就是作抵押品。这个抵押品就是神给我们的担保品，担保天上的一切都是我们的。

当老仆人碰到利百加时，第一个动作，就是把金环和手镯加在她身上。等到取得利百加和她家人的同意之后，老仆人立刻又将金器、银器和衣服送给利百加，并且有宝物送给她哥哥和母亲。这时，老仆人所给她的金器、银器和衣服，不是印记，乃是超过印记，而是一个当头，一个抵押品。

以弗所一章十四节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质。”这个“质”在希腊原文里，有“样品”的意思。当时的人买卖土地，卖主需要拿出土地的一部分，送给买主作样品，担保所卖出的地，就是这种土壤。老仆人送给利百加的金器、银器和衣服，都是以撒家中财富的样品。以撒家里实在富有，老仆人从以撒的富有里，拿出一部分送给利百加，使她知道她所要嫁的那位是何等富有。这些东西在利百加手里是一个质，担保那些还没有在她手里的，也是她的分。亚伯拉罕已将一切都给了以撒，利百加若嫁给以撒，凡以撒所有的，都是她的。然而，她尚未见过并享受到以撒的财富，所以老仆人先拿出一部分给她享受，使她尝到味道，担保其余的都没有问题。

老仆人所送的金器、银器和衣服，在预表里，金是指神的生命，银是指主的救赎，衣服是指圣徒所行的义。神给我们的救恩，是由圣灵作质，将主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作到我们身上。神如何是在圣灵里悦纳、称义我们；我们行为上有所改变，也是因着圣灵。这一切都是圣灵作质的结果。圣灵作质包括：神的生命给我们得着，神把主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执行到我们身上，并且我们经历神的称义而与神相安，以及我们行为上的改变。我们是在圣灵里尝到神生命的味道，享受基督救赎的成分，经历神称我们为义，叫我们蒙神悦纳，与神相安并和好，且在行为上有实际的改变，这就是神的救恩在我们身上的完成，使我们得救。

当老仆人将一切都作成之后，利百加应该跟随老仆人离开，但她的母亲和哥哥舍不得，就出来说话，要她至少再留十天。十是完全的数字，在这个预表里有留难的原则。当人蒙圣灵呼召，要往前去时，总会有四围亲人的留难。有人会说，“你信耶稣可以，等你大学毕业再信也不迟……。”“你要信耶稣可以，先去工作，以后再信好了。”这里有亲人的留难，有的是父母留儿女，有的是儿女留父母，有的是妻子留丈夫，有的是丈夫留妻子。我们若回想自己得救的故事，差不多都有亲人的留难。

虽然有亲人的留难，但接着就有召会的愿意。利百加不仅预表召会，也预表单个的圣徒。一面是召会的愿意，另一面是圣徒个人的愿意。当老仆人和利百加的亲人，说到利百加去留的问题时，他们讲不清楚，就将利百加找来，要问她到底意愿如何。他们一问，利百加就说，“我去。”她这样的说法，表示她愿意且同意。

我们都得承认，利百加实在勇敢，在当时交通不便，一个青年女子要出远门，要从家乡嫁到远方的外国，实在不容易。然而，当圣灵在我们身上作工时，不管前途多么艰难，我们这些蒙召的人都得要说，“我去。”从我们得救的经历，我们能见证，当我们说“我去”时，我们里面是雄壮的。我们虽然想到前途的艰难，但里面有力量顶着我们，支持我们，说“我去”。这个“我去”，就是定意从这世界走出来。从那一天起，我们的人生搬了家——从这世界搬出去。至此，蒙召才完成。

回想我得救的光景，那时我正在追求世界的学问，想要在世界里有前途。有一天，我听见一位女子讲道，就在听的当儿，圣灵遇着我，给我戴上鼻环。那天，当我走在回家途中，圣灵厉害地在我里面运行，我说，“我不要这个世界了，我定规要跟从主。”发生在利百加身上的故事，我懂得了。虽然那时我不懂这个预表，也不知道圣经里有这样的记载，但我里面的光景就是：“我去。”我里面好象一直在说，“我不要这个世界了，我只要神。让我的父母、亲人、同学从这世界过去吧！我要从这里搬家，我不属于这地方，我已经把自己许配给祂，祂在哪里，我也要在哪里。我整个人生，要从这世界迁移出去。”当每一位圣徒蒙召时，当圣灵遇着我们那一天，我们都要雄壮地说，“我去！”夏娃作为召会的预表，是说到召会的产生，也说到她的性质。利百加作为召会的预表，是说到召会从世界里被拣选出来，重在召会的路程。利百加被拣选出来之后，老仆人用一只大骆驼，将她载到迦南地。召会是神从世界里拣选、分别出来的，所以有一段路程，是在蒙召以后必定要走的。这段路程就预表召会的历程。

一个人蒙召后，定规还要走一段遥远的路程；没有一个蒙召的人，可以停下来不走路。有的人天天计算，基督什么时候再来；殊不知基督的再来，与我们走完路程有关。当召会走完该走的路程，就要遇见基督。利百加不是坐在巴旦亚兰等候以撒来接她，她乃是从巴旦亚兰走一条很远的路，到有一天，将近傍晚的时候，以撒就迎上来。这里有两面的走，大走和小走；大走是召会走，小走是基督走。当召会走完当行的路程时，基督就要出来迎接。所以，召会不该坐着等候基督再来；等候基督再来，需要我们走路。有人一直讲召会要如何被提，庄稼要如何收割；然而，庄稼必须熟透，庄稼的主人才会来收割。所以，我们不该把被提看作只是预言，乃要看作是路程。召会不是要“研究”被提的路，召会乃是要“走”被提的路。当召会走完该走的路，就是召会被提的时候，基督就要出来迎娶她。以路程而言，利百加走了一段长远的路，以撒走了一段很短的路，他们就相遇。以上下的方位而言，利百加从下往上走，走了又远又高的路，以撒从上往下走了一小段路，他们便相遇了。

以时间来说，利百加走了几个月，以撒在那天的黄昏出来，只走了一会儿的路程。当召会的行程将要行完时，基督就从天上走出来。所以，我们不该只研究被提，或等候被提，我们乃要走该走的路程。那一天傍晚，以撒从帐棚里来到田间。在新约里，田间意指世界。这就是说，在这世代末了，基督要再回到地上，和祂历代所呼召的配偶：召会，在地上相会。然而，以撒娶利百加却不是田间，乃是在他母亲的帐棚里。这个帐棚是预表新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帐幕与人同在。那时，祂历代所呼召的召会和祂完全合而为一。

老仆人是用骆驼载着利百加，经过荒凉的旷野。骆驼是沙漠干旱之地所用的一种交通工具。利百加从巴旦亚兰到迦南地，乃是经过一条长远、荒凉并带着沙漠的道路；这预表召会在地上所走的路，也是一条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崎岖不平、艰险难行的道路。按利未记十一章所载，骆驼乃是不洁净之物。这预表召会从地上经过时，圣灵会安排一些人、事、物，作为对付召会的工具，使召会经过对付而更往前。所以，当召会在地上行走时，圣灵常常兴起一些人、事、物，帮助召会往前。这些人、事、物不一定是神所认为洁净的，反而常常是神所看为不洁净的骆驼。在神的会幕里，我们只看见牛、羊，看不见骆驼；但在旷野的路上，我们乃是看见骆驼。

比方你得救后，你的家人、同学、同事都逼迫你；然而，就是那样的难为、逼迫，能载着你走一段路。或者你遭遇了一种苦难，那苦难逼着你多多亲近主。所以，一切的难为、苦难都是骆驼，要带你走一段路。我们可以说，圣灵所兴起来对付我们的环境，都是骆驼。召会不只走一条荒凉且经过沙漠的路程，召会也是由神所看为不洁净的骆驼，载着往前走。

老仆人是利百加的引领者，骆驼是利百加走路工具。这预表圣灵是召会的引导者，圣灵所兴起来那些不洁净的人、事、物，是召会走路所用的工具。当圣灵引导一个圣徒跟随主往前时，他总是不肯动；所以圣灵只好兴起为难的环境，逼着他往前，那个环境就是大骆驼。骆驼一来，就带着他往前走一段路程。回想我们得救后的经历，都可以证明这幅图画所描述的，是何等真实。罗马八章说，“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二千年来，召会在地上所走的路，是一条长远、艰苦、崎岖不平的道路。一九〇〇年，义和团杀害成千的基督徒。从人的角度看，召会似乎受了极大的亏损；但从神那一面看，却使召会在中国走了一段美好的路程。义和团就如一只大骆驼，是神所看为不洁净的，却作了召会走路工具。

召会今天在中国能有这样的光景，乃是因为义和团迫害基督徒，而使中国不断有见证兴起。就大环境而言，即使是国际间的战争，也常常是神所使用的一只骆驼，要带着祂的召会往前走路。就小环境说，逼迫妻子的丈夫，难为丈夫的妻子，没有得救的儿女，不清楚救恩的父母，都是神所使用的骆驼，要带领圣徒往前走路。罗马八章二十八节和三十二节里的万有，都是神所使用的工具，要带领祂的召会在地上走路。最终，以撒和利百加结婚了；这就是启示录所说，羔羊婚娶的时候。这个婚娶是有时间的，而这时间是以路程来断定。当召会走到路程的终点时，就遇着基督。从召会这面说，不是早晨，是时间快完结的时候；从基督那一面说，乃是早晨，是天将黎明的时候。当召会走完路程时，基督才和召会相遇。利百加一看见以撒，就把头蒙起来。在属灵的意义，这表征利百加从此完全归给以撒。从前她是自己作人，今后她是在以撒的作人底下作人；她和以撒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个人。所以她把头蒙起来，她这个人没有了，挪去了，都归给以撒了。她是在以撒底下作人，也可说是在以撒里面作人，更可说是和以撒调在一起作人。因此，利百加的蒙头，不仅表明她接受一个权柄，更表明她这个人盖起来、蒙起来的；从此再没有她这个人了。

所以，婚娶的结果就是二人成为一体，这是夏娃和亚当二人所预表的。至此我们看见，夏娃和利百加这两个预表的最终结果，都是二人成为一体。在以撒与利百加的婚娶中，利百加得其所哉，有了归宿，以撒也受了安慰。这表征召会得其所哉，基督也心满意足。利百加的预表，补足了夏娃预表里所没有说出的。在夏娃的预表里，只看见联结和成为一体，并没有看见成为一体的结果。在此，我们看见成为一体的结果，就是相爱，就是安慰，也就是“那人独居不好”。召会与基督联合的结果，是召会得其所哉，享受了基督的爱情，而基督也就因此心满意足了。

第八篇 召会的预表（二）亚西纳、西坡拉、路得、亚比该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亚西纳—预表召会是在世界里得着的。

旧约圣经提到许多女人，但不是每个女人都能预表召会，乃是根据她所配的丈夫来断定。如果这个女人所配的丈夫预表基督，她就预表召会。夏娃所以预表召会，是因她的丈夫亚当预表基督。利百加所以预表召会，也是因她所配的男子以撒，预表基督。

在创世记中，提到丈夫预表基督，妻子预表召会的第一对夫妇，是亚当和夏娃。第二对是以撒和利百加，第三对是约瑟和亚西纳。虽然新约里难以找到一个根据，说到约瑟预表基督，但照创世记的记载来看，约瑟一生所经历的，一点不差正和基督所经历的一样。因此，约瑟既是基督的预表，他的妻子亚西纳就是召会的预表。

约瑟如何预表基督？这可以从七方面来看。首先，约瑟是他父亲雅各最喜爱的一个儿子；而我们的主耶稣，也是父神所爱的。福音书记载神论到主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其次，约瑟为他弟兄们所害；我们的主耶稣也为祂肉身的弟兄，就是犹太人所害。第三，约瑟的弟兄们所以害约瑟，是因为嫉妒约瑟；犹太人所以害主耶稣，也是因为嫉妒主耶稣。第四，约瑟的弟兄们要置约瑟于死地，神兴起环境把约瑟救出来；犹太人要把主耶稣置于死地，神也用祂大能的手叫祂从死里复活。第五，约瑟的弟兄们弃绝他之后，外邦反倒接纳他；犹太人弃绝主耶稣，外邦人反倒接受了祂。第六，约瑟在埃及作了供应人粮食的一位，叫人免于死亡；我们的主耶稣在犹太人弃绝祂之后，也在外邦作了供应人生命食粮的救主，叫人免于沉沦。第七，当约瑟下到监里，他和酒政、膳长三个人同被定罪，末了膳长死了，酒政活了；如同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有两个强盗和祂同钉，也是一个得救，一个灭亡。我们若仔细读约瑟的故事，就会看见那和主耶稣的故事一样。所以毫无疑问的，约瑟是预表基督，而他的妻子亚西纳预表召会。

到底亚西纳在哪一面预表召会？亚西纳乃是预表基督亲自从世界里得着的召会。这和利百加所预表的完全不同。利百加是预表圣灵从世界里，把召会拣选呼召出来；在这个预表里，以撒仍旧在迦南地，并没有下到巴旦亚兰去找利百加。这意思是，基督还没有到世上来，仍留在天上的帐棚里；乃是圣灵来，到巴旦亚兰召出召会，带领召会一直往前到基督那里。天将晚的时候，以撒从帐棚里走出来，不久就和利百加相遇。这给我们看见，利百加的预表，完全重在基督在天上，乃是圣灵从世界里把召会召出来。

亚西纳的预表，重在召会是基督在世界上所得着的。约瑟下到埃及，娶了亚西纳为妻，就一直停留在埃及，所以亚西纳并没有走出埃及。这预表基督来到世上，被人接纳，作救主，在世界中得着一个召会。亚西纳因为嫁了约瑟，虽然她是埃及人，却不属乎埃及。同样的，召会虽然在世界上，却因与基督的联合，所以不属乎世界。

西坡拉—预表旷野中的召会

在约瑟以后，能预表基督的就是摩西。在希伯来三章明说，摩西预表基督。摩西是神所差来的使徒，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这预表基督作使徒，受神差遣，将神的子民从他们堕落之地，也就是被撒但霸占的地方救出来。摩西如何预表基督？首先，摩西一出生，就受迫害，因为埃及人想要杀死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许多男孩因此丧命。这预表基督一生下来，希律王就想杀他，许多男孩也因此丧命。其次，摩西虽有生身父母，却由一个女子：法老女儿抚养长大。照样，主耶稣从圣灵成孕，也由一个女子马利亚抚养长大。第三，摩西曾因躲避法老的迫害，逃到米甸的旷野；主耶稣也因躲避希律的迫害，逃往埃及。末了，摩西受神差遣，拯救神的百姓，脱离埃及法老的苦待；这也预表基督受神差遣，来到世上，将神的子民从撒但的捆绑下拯救出来。故此，希伯来三章指明，摩西乃是预表基督作使徒。因着摩西预表基督，所以他的妻子西坡拉预表召会。西坡拉是摩西受逼迫，飘流在旷野中所娶的一个妻子。因此，西坡拉预表召会在旷野里的一面，是基督被人弃绝飘流在旷野时，所得着的召会。继摩西之后，能预表基督的就是约书亚，但圣经里找不到约书亚的妻子是谁，所以很难找到一个召会的预表。

路得-预表蒙救赎的召会。

旧约圣经中能预表基督的，还有一位，就是波阿斯。波阿斯娶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女子为妻，她在圣经中有极为特殊的地位。这妻子就是路得，她预表召会蒙救赎的一面。整卷路得记，可说就是一个救赎的故事。利百加说出召会是蒙召的召会，西坡拉说出召会是旷野中的召会，路得说出召会是蒙救赎的召会。

波阿斯是神产业的一个正统承继人。旧约中，一直注意长子的名分。自从神呼召亚伯拉罕之后，神就将一切福分给了亚伯拉罕。无论是属天的或是属地的，是属物质的或是属灵的，甚至连同神自己，就是神在祂永远计划里所预定要给人的，那创造和救赎里的一切福分；其中包括神所作的一切，神所造的一切，连同神的自己。神将这一切都给了亚伯拉罕。

在此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人能承受亚伯拉罕从神那里所得的福分？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不行，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也没有资格，只有因应许而生的以撒才可以承继。然而以撒所生的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神只拣选雅各作承继者。按规矩，乃是有长子名分的人才能承继，才是继承人；但因着雅各是个诡诈的人，就用手腕把哥哥的长子名分夺过来。事实上，即使他不用手腕，神的祝福和长子名分，也会自然地归给他。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这十二个儿子既是雅各所生，因此每一个都有分于亚伯拉罕的这福分。

然而在这十二个当中，有一个是领头的，那一个就是有长子名分的人。长子名分的福分，按旧约圣经看，可说有三项：首先是承受双分的地土，其次是作神的君王，第三是作神的祭司。这三项加起来，就是雅各儿子们中那个长子的福分。流便生来是雅各的长子，按规矩这三项长子名分的福分都是他的，但因他污秽了他父亲的床榻，以致失去了长子名分。因此这长子名分的福，就分别落在三个兄弟身上。双分的地土给了约瑟，君王的名分给了犹大，祭司的职分给了利未人。这三项福分，到了波阿斯的时候，地土已不是重要问题，祭司也已经荒凉，只有君王名分需要确定。

所以至此，长子名分的福乃是以君王为首要，而波阿斯就是这福分正统的承继人。经上说，波阿斯生俄备得，俄备得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犹太的王权从波阿斯而出，因波阿斯是大卫王的先祖。所以，犹太人中君王的出现，乃是借着波阿斯产生的。不仅如此，甚至主耶稣基督，那位永远荣耀的君王，在祂肉身的家谱上，也是波阿斯的后裔。波阿斯娶了一个妻子名叫路得。路得是摩押人；而摩押人是罗得蒙羞的子孙。创世记十九章三十至三十三节、三十六至三十七节，给我们看见，罗得与他大女儿乱伦所生的儿子，就是摩押；那是非常羞耻，不正统的一件事。所以圣经记载，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圣会。这就是路得的来历。

路得原是和神正统的祝福无分无关的人，十代之久都不得入耶和华的圣会，是在圣民之外被弃绝的人。然而，波阿斯来救赎路得。波阿斯所以救赎路得，是因路得属于波阿斯同宗同族一个名叫以利米勒的人。路得是以利米勒第二个儿子玛伦的妻子。在此，就有了一个救赎的连系。路得原来是个摩押人，却嫁了一个和波阿斯同宗同族的人，因此有了归属，才有地位和权利蒙波阿斯的救赎。这好比一个日本女子，本来与中国人无分无关，却因她嫁了一个中国男子，她就有了归属。所以当她的中国丈夫死了以后，她就能在律法上找到合法的立场，继承她丈夫的产业。路得的蒙救赎，也是根据于她归属一个与波阿斯同宗同族的人；所以她有合法的地位，蒙波阿斯的救赎。

波阿斯救赎路得，是根据犹太人的律法。当一个犹太人娶了妻，死了以后，若没有儿子，就要找他的亲兄弟，娶他的妻子，为他生子立后。若无亲兄弟，就要找他至近的亲族，来娶他的妻子。以后这个妻子所生的孩子，就要立作他的后裔。这是神所规定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波阿斯救赎路得，就是根据这律法。

路得的来历非常不光荣；这不光荣的来历，预表我们蒙救赎以前不好的来历。当我们蒙拯救之先，我们的来历岂不都是罗得的后裔，摩押的子孙，并且十代不得入耶和华的圣会。从这一面说，我们绝对没有蒙救赎的地位。路得和波阿斯如何一点也没有关系，我们和基督也同样一点都没有关系；我们与耶和華的祝福无分无关，神一点也没有救赎我们的必要。路得的来历，说出我们败坏的一面，堕落的一面；神绝不要把那个败坏的救来。

然而，我们还有一面是和基督同宗同族的，就是我们是亚当的子孙。基督也曾成为肉体，作过亚当的子孙。就堕落这一面说，我们是摩押的子孙，和耶和華的祝福无关；就亚当的子孙这一面说，我们却和基督发生了关系，能蒙神的救赎。救赎的原则，不是把人那罪的部分救来，乃是把人当初受造又堕落到罪里的部分救来。主是来成为人，但不是成为罪人，所以主与我们联合，仅仅是在受造的部分，不是在堕落的部分。堕落的那一部分是摩押人，受造的这一部分是路得的丈夫。

罗马七章给我们看见，我们原来那个旧人，受造的人，就是我们的丈夫。历代读经的人，在罗马七章所争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丈夫是律法，还是肉体。其实，律法和肉体是分不开的。律法所以颁下，就是因为人有肉体；若是人没有肉体，也就不需要律法了。

以弗所二章说到十字架，把肉体上那规条中诫命的律法废掉，意思是把这个规条中诫命的律法所根据的肉体废掉了。所以，我们不能把律法和肉体分开；律法和肉体实在说就是一个。罗马七章里的丈夫，是指律法说的，也可以说是指肉体。

我们堕落的那一部分，是摩押人所预表的；我们受造的那一部分，是路得的丈夫所预表的。在路得的丈夫和波阿斯的亲族这一面，预表我们受造的一面和基督是同族的。在此，我们有了一个蒙救赎的立场。基督所以能救赎我们，并且必须救赎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有受造的这一面，我们这堕落的摩押人有一个受造的丈夫。若是这个摩押女子没有一个以色列人的丈夫，或者没有一个犹太族的丈夫，没有一个与波阿斯同族的人作她的丈夫，这个摩押女子和波阿斯是无分无关的。波阿斯没有那个义务，没有那个责任，也没有那个权利，更没有那个地位来救赎她。波阿斯所以有权利救赎路得，是因路得嫁了一个丈夫，是波阿斯同族的人。这个预表启示，基督所以救赎我们，是因为我们这些堕落的罪人，堕落的摩押人，里面有一个受造的丈夫，有受造的成分。从我们受造的这一部分说，我们和基督是同族的人，我们和我们的波阿斯是同族的人，我们有蒙祂救赎的地位，祂也有救赎我们的义务，祂必须救赎我们，我们也应该蒙祂的救赎。

千万不要把摩押人路得，和她的丈夫看作是两个人，必须看作是一个。因着是一个人，路得和波阿斯才有关系；否则，摩押人路得和波阿斯就无分无关了。波阿斯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利为路得作什么，他们互不相干。然而，因着摩押人路得嫁了一个犹太人，和犹太人成为一个，所以她有蒙救赎的权利，波阿斯也有救赎她的义务。这就象征我们这些堕落的人，如果里面没有受造的成分，没有受造的一部分，我们和基督就无分无关了。希伯来二章说，基督不救援天使，乃是救援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有血肉之体的人。路得蒙救赎，是因着她丈夫的部分，而不是因着她摩押的部分。亚当的部分堕落到摩押，现在需要一个波阿斯，把那一部分救赎出来。所以，路得蒙救赎，是在于她那和波阿斯同宗同族的部分。

我们受造的部分，是和基督一样的；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祂也照样亲自分于血肉之体。因着天使没有血肉之体，天使和基督不是同宗的人；因此基督没有义务救天使，天使也没有权利享受基督的救赎。只有我们这些亚当的子孙，和祂同宗族的人，有权利享受祂的救赎，祂也有义务必须救赎我们。这里有一个点和利百加相同，利百加必须和以撒是同宗族的人；蒙波阿斯救赎的人，也必须和波阿斯是同宗族的人才可以。这在在都告诉我们，基督成为人，为叫我们成为祂的亲属。基督成为人就有义务救赎人，使人有权利接受、享受祂的救赎。

再者，这里有一个问题，波阿斯的至近亲属那么多，为什么他单要去救赎路得呢？答案就在罗马七章。罗马七章说，丈夫若没有死，妻子就不能再嫁；丈夫若死了，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波阿斯别的亲族都没有死，只有路得的丈夫死了，所以波阿斯必须救赎她。这意思是，若是我们的“丈夫”没有死，基督就不能为我们作什么；乃是我们的丈夫，我们旧造的部分、亚当的部分死了，基督才能作我们的救赎，作我们的丈夫。

承受产业

这样看来，摩押的部分是预表我们堕落的一面；波阿斯同宗的部分，是预表我们在亚当里受造的一面。丈夫的死预表我们的旧人，就是受造的天然部分，必须进到死地。波阿斯作了路得的丈夫，路得与他合而为一，凡波阿斯所有的一切，都是路得的，并且从她和波阿斯生出作王的大卫，乃是预表生出基督，把基督带到人类中间。路得和波阿斯一同承受正统的福分，预表基督与我们合而为一；我们和祂成为一体，一同承受那个正统的福分。这就是召会蒙救赎的故事。

召会原是神所创造的一班人，是亚当的部分，有一天因着堕落，而有了摩押的成分。到了那个时候，就脱离那个堕落的地位，脱离了摩押的成分，并且受造的部分也死了，就是她那个丈夫死了。这就给基督一个机会进来，使祂与这班人联合为一；这一班人就成为基督的配偶，和基督一同承受神那个正统的福分。这里有五点我们必须记住：受造的部分，就是丈夫的部分；堕落的部分，就是摩押的部分；必须脱离摩押的地位；丈夫必须死去，就是受造的部分必须死去；波阿斯要加进来，也就是基督要加进来。基督要顶替从前那个旧丈夫，来作新丈夫。至此，召会就蒙救赎，成为基督的配偶，与基督成为一体，和基督一同承受神那正统的福分，也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福分；这福分就是将来要和基督一同作王管治世界。

亚比该—预表苦难中争战的召会。

旧约中预表基督最透彻、时间最长的，就是大卫。新约里也很清楚地说到，大卫预表基督；所以大卫的妻子，预表召会。大卫至少有三个妻子，一个是扫罗的女儿米甲，一个是亚希暖；但这两人并没有什么特点预表召会。只有亚比该，大卫的另一个妻子，确实有预表召会的特点。

大卫是预表在苦难中争战的基督，所以他的妻子亚比该，预表在苦难中争战的召会。从撒下二十五章之后，亚比该一直在战士大卫的身边，一直跟着大卫作战；所以她预表从军的召会，就是在苦难中为神国争战的召会。这是亚比该所预表的一个特点。

路得有原来的丈夫，亚比该也有原来的丈夫。路得原来的丈夫，说出我们的旧人和基督是同宗同族的，而亚比该原来的丈夫，说出我们的旧人是何等凶恶的人，是不要基督的人。亚比该原来的丈夫名叫拿八，拿八的意思是愚顽。她这丈夫在大卫穷困时，藐视大卫，拒绝大卫，敌挡大卫。这预表我们的天性，乃是拒绝基督，藐视基督，反对基督的。有一天拿八遭灾死了，亚比该就有机会，作了大卫的妻子。这意思是，有一天我们败坏的天性，就是不要基督、拒绝基督、藐视基督的天性，遭灾祸死了，我们就能作基督的配偶，能在苦难中跟随基督，为神的国度争战。

第九篇 召会的预表（三）书拉密女：预表召会经历复活的基督，与基督一同享

受安息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旧约里第七个，也是末了一个预表召会的女人，就是书拉密女。书拉密女是所罗门的王后；所罗门预表复活得荣的基督，所以，书拉密女预表复活得荣耀的召会。有人以为基督得荣耀，是从祂再来时才开始，但圣经给我们看见，基督死而复活之后，就进入了荣耀。路加二十四章二十六节，主对往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说，“基督受这些害，又进入祂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么？”这说出主一复活，就进入了荣耀。所以，无论基督现今在天上，或将来回到地上，以及祂今天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原则上都是在荣耀里。所罗门就是预表这样一位在荣耀里的基督。

基督得着荣耀之先，在地上曾经历各样的苦难，最后到了死地。这位经过苦难的基督，是大卫所预表的，而他的妻子亚比该，则预表受苦从军的召会。基督得荣耀的这一段，则是所罗门预表的；所罗门的王后书拉密女，就预表荣耀作王的召会，一个享受复活基督的召会。整卷雅歌都说到书拉密女如何经历、享受所罗门，也就是说到召会如何经历、享受复活的基督。雅歌中的基督是复活的基督，是经过死，且从死里出来进到复活里的基督。

今天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是复活的基督；我们天天所经历的基督，是经过苦难，经过死而复活的基督。这意思是，我们每天所接触、所交通的，乃是雅歌里的基督，就是复活的基督。当我们靠着这一位复活的基督，在地上行走时，我们所活出来的，乃是在苦难里的基督。这就是说，我们乃是靠着复活的能力，才能走十字架的道路。

大卫和所罗门两个人，预表基督是相联的；不是大卫死了，才有所罗门，乃是大卫仍在，所罗门就有了。不是一段过去，才来另一段；这两段乃是一个经历的两面。大卫预表耶稣卑微的一面，是在生活上，说到祂的脚踪；所罗门预表基督荣耀的一面，是在升天里，说到祂的能力。在主身上，祂先是耶稣后是基督，先是大卫后是所罗门。在我们的经历上，祂先是基督后是耶稣，先是所罗门后是大卫。

在起初，我们所接触的，并不是耶稣，乃是基督。“信耶稣”这句话，实在说是不合真理；在新约里，我们找不出信耶稣这件事。耶稣是一个人，是我们没有法子信着的；我们所信的，乃是在复活里的基督。祂冲破了人的限制，已经复活，已经在圣灵里。祂从死亡里出来，就进到荣耀里；这个荣耀是复活，也是圣灵。圣灵、复活和荣耀，三者乃是不能分开的；这三者就是一。

主一进入复活，就到了荣耀里，也就是到了圣灵里。这时，认真说来，祂不是耶稣，而是基督；祂是耶稣基督，是耶稣成了在荣耀里的基督。事实上，我们所信的，乃是基督。圣经里有信基督或相信基督耶稣的说法，没有信耶稣的说法。所以，我们首先接触的，乃是一位复活的基督

。祂在复活里，就是在圣灵里；因着我们的信，祂碰着我们里面，我们里面也碰着祂。这好比空中的电波，碰着收音机里那合于电波的律，就发生功效。同样的，在我们里面有一个信，是合于那灵的律；那灵碰着我们里面，我们里面也就碰着那灵。那灵就是复活，也就是基督；那是我们所信的，是我们所接触的。

进入幔内和出到营外

我们不是信一个死沉、空洞的道理；我们乃是在灵里碰着一个灵，一位在复活、荣耀里的主。祂的名字叫基督；我们乃是在里面碰着祂，在里面和祂有接触。从那时起，我们若是让祂在我们里面运行、推动，我们就能在外面，过一种象拿撒勒人耶稣的生活。我们能走一条路，是跟随拿撒勒人耶稣的脚踪。这就是跟从耶稣；出到营外就了祂去，忍受祂所受的凌辱。就如跟随大卫的那些勇士，和大卫一同飘流在旷野里。这是亚比该所预表的。

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都有两面的光景：一面是里面的，一面是外面的。我们里面的光景，好比书拉密女；外面的光景，有如亚比该。我们一面是在幔内，一面是在城外，就是营外；一面是在至圣所里，一面是在人的跟前。在里面我们享受复活的基督，在外面我们跟随一位耶稣。当我们早晨在房里祷告时，我们摸着基督，如同书拉密女和所罗门，在象牙宫中一同生活，一同交通；这是我们在密室，在至圣所里，在隐密处和主之间的光景。当我们在外面过生活，在外面为主作见证，为主作工时，我们就象亚比该和大卫，一同飘泊在旷野里。

我们天天都在这两种光景中，一面在里面，是书拉密女在幔内，在至圣所生活，享受复活得荣的基督。另一面在外面，是亚比该出到营外，在世界上生活，跟从一位卑微的耶稣。我们在里面和主交通，就象书拉密女和所罗门，在象牙宫中；我们在外面生活、作工，就象亚比该跟随大卫受苦从军。在我们里面的是复活的基督，在外面的是拿撒勒人耶稣；在我们隐密处有书拉密女的享受，在明显处有亚比该的生活。我们不仅里面享受复活的基督，更在外面跟随受苦的耶稣。当我们为主作见证，而我们的同事、亲人、邻舍、朋友，逼迫我们、为难我们时，我们好象走在一条窄路上，我们的光景就象拿撒勒人耶稣。然而，当人难为我们、逼迫我们、反对我们、折磨我们时，我们却在里面，享受复活的基督。

那一年，我被日本人捉去，受他们难为几十天之久。我在监里受责打、刑罚、逼供，按外面来说实在艰苦；但同时我里面却摸着主的同在，的确是在复活里。就外面来说，我受折磨就象拿撒勒人耶稣一样，但里面却在享受一位复活、得荣、在圣灵里的所罗门—基督。这就是书拉密女的预表，给我们所看见的。将来，当我们的所罗门回来时，我们就要在祂的荣耀里，作祂的书拉密女。今天，在属灵的经历中，我们能预尝那日的味道，我们能预先有那一天的光景。

腓立比三章十节说，“使我认识基督、并祂复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就基督而言，祂是先经历受苦，尔后复活；就我们而言，我们是先摸着复活，尔后经历受苦。祂是先死尔后复活，我们是先复活尔后死。因此，没有一个人能凭自己，走十字架的道路；也没有一个人能凭自己，跟随拿撒勒人耶稣的脚踪。乃是当一个人里面碰着复活的基督，接触复活的基督时，复活的基督在他里面，他才能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当一个人从幔子里，从他交通的内室里出来，他才能在地上走十字架的道路，他才能在地上跟随受苦的耶稣。希伯来十章十九至二十节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祂给我们开创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祂的肉体。”所以，只有那些进到幔子里的人，才能出到营外就了祂去，忍受祂所受的凌辱。可以说，乃是这位复活的基督在我们里面，带着我们跟随那一位受苦的耶稣。祂已经走过十字架的道路，现今祂在复活里，进到我们里面，再带着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这一位基督，就是书拉密女所享受并经历的所罗门。书拉密女预表召会的重点，乃在于预表召会是在复活里，预表召会如何享受、经历一位复活的基督。所以在复活里的召会，就是召会经历复活的基督，享受复活的基督。可以说，没有复活就没有召会；换句话说，没有一个召会不是在复活里的。基督的身体不是天然、旧造的，基督的身体乃是复活、新造的；这就是书拉密女所给我们看见的。

我们所接受的基督，乃是复活的基督；我们是在圣灵里遇着祂。主在约翰七章三十八节说，“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下面接着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祂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这给我们看见，基督在那灵里，就是在复活里，也就是在荣耀里。我们所接受的基督，是复活的基督；我们天天所接触的基督，也是复活的基督。基督所以能成为我们的经历，就因为祂是在复活里。祂若不在复活里，我们就无法接触祂，也不能经历祂。

因着召会所接触的所罗门：基督，是在复活里，在荣耀里，所以我们能和祂在爱筵上，一同享受，一同安息。当然，我们今天的光景，还不能说我们在基督里，或基督在我们里面，有完全的安息。然而，多少总有点安息；这一点安息就是在复活里。夏娃和利百加的记载，结束于结婚；而书拉密女的记载，乃是从结婚开始，过婚姻生活。这婚姻生活，乃是在复活里的生活。夏娃从亚当身上出来之后，又和亚当合而为一，她的故事在此就结束了。利百加和以撒结婚后，她的故事也不大记载了；以后虽有记载，却不能预表召会。然而书拉密女的记载，乃是从结婚开始，过她婚姻的生活。婚姻的生活，就是在复活里的生活。羔羊婚娶是在将来，但在复活里，我们已经和基督结婚。在复活里，我们已经过着婚姻的生活，已经在新耶路撒冷里。这个婚姻的生活，这个预尝新耶路撒冷的生活，就是书拉密女预表的重点。在复活里，召会不仅已经和基督联结，并且召会和基督乃是过着婚姻的生活。

在主身上，复活有两个讲究；在我们身上，也有两个讲究。主在约翰十一章二十五节说，“我是复活。”这个“我”，是一章一节“太初有话，……话就是神”的“神”。约翰福音里的主耶稣，和其他三卷福音书的主耶稣不同。其他三卷福音书的主耶稣，乃是重在祂的为人，而约翰福音里的主耶稣，乃是重在祂是神。所以当主在约翰福音里说，“我是复活”，那个“我”乃是指神说的。在十一章二十五节，祂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其他三卷福音书里，都没有这句话。因为在路加福音里，祂是一个人；在马可福音里，祂是一个仆人；在马太福音里，祂是一个君王。这三卷福音书，在历史上、地理上、神迹上、各方面的记载里，都有许多相同的地方，独有约翰这一卷是不同的。因为约翰福音重在讲主耶稣是神，所以祂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意思是说，复活乃是神，生命乃是神自己。

什么叫作复活？复活就是生命，就是神自己。从有神开始，就有复活；什么时候有神，什么时候就有复活。并非在主耶稣钉十字架后，第三天才复活。神怎样不在时间里，照样复活也不在时间里。在约翰十一章，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就不会死。”耶稣回答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她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入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么？”马大一直把复活拉到时间里；事实上，复活不在时间里，复活乃是神自己。什么时候有神，什么时候就有复活。到底复活的意义是什么？惟有认识复活，我们才真懂得什么是属灵的经历。复活不仅是生命，复活是生命再经过一个过程，出来的才是复活。换句话说，复活是生命加上任何不能拘禁和困住生命的。仅仅有生命还不是复活，必须再加上任何都不能拘禁、困住的，才是复活。一粒种子有如一粒生命，我们将这粒生命种在土里，埋在土里，困在土里，这个生命就在里面反抗。当这个生命从土里反抗出来时，虽然仍是生命，但我们称之为复活。

这是林前十五章所给我们看见复活的意義。复活不仅是生命，并且这生命不受任何的拘禁，甚至死亡都不能。我们的神不仅是生命，更是复活；祂不为任何事物所拘禁或困住。无论什么环境，什么人事物，祂都能冲破。没有什么能压制祂，没有什么能捆绑祂；任何锁链在祂身上，都毫无意义，毫无功效。因此，复活的意義，就是这个生命冲破一切的捆绑、一切的压制、一切的拘禁，而从里面出来了。

神是生命和神是复活，二者的意义不同；神是复活比神是生命更重。这生命不受任何环境的压制、困住并拘禁，甚至死亡祂都能冲破。祂不受死的拘禁，这就是复活。这个复活不是在钉十字架之后，第三天才有；乃是在创造宇宙之先就有。在太初，在永远里，祂就是生命，祂就是复活。有一天，这个复活，这个生命，也就是这一位神，进到肉身里；这个肉身就成了祂的拘禁、祂的监牢。祂甘心进到这个监牢里，在其中受限制。

主在地上末了三年半，受人藐视，遭人逼迫，被人审问，遭人责打，受尽羞辱。祂在外面实在多苦多难，是个受人藐视的拿撒勒人耶稣；但祂里面的光景，却满了复活。复活在祂里面作了祂的能力；这个作祂能力的复活，就是神自己。因着祂是在复活里，所以祂能走拿撒勒人耶稣的道路。不是祂降生，生活在地上，尔后从死里复活，才有复活；乃是远在太初，在已过的永远里，复活就在那里。这复活就是神自己。

这个复活落到人里面，落到人的逼迫、压制、为难，落到各种反面的环境里；然而，没有什么能压倒祂、捆住祂，使祂出不来，因为祂是复活。在那三十三年半里，死亡的因素，掌死权的魔鬼撒但，尽所能地把一切能捆绑神、压制神、拘束神的，都摆在这个复活身上。神若不进到肉身里，撒但就没有办法捆绑祂；乃是神把自己送进这个肉身里，摆在撒但手中。神好象是说，“来吧撒但，我让你捆绑，你把所有的一切都堆在我身上，我让你压制。”末了，撒但甚至把死亡，就是他最后的把戏，压在这个复活上面。然而，行传二章告诉我们，连死都不能拘禁祂；哪怕是一点的为难，甚至死都不能捆绑祂。祂冲破了死亡，并且从死亡里出来，这就叫作复活。

这复活乃是在祂进入死亡前，早已经有的。这就是使徒保罗所说，“使我认识基督、并祂复活的大能。”这复活的大能就是神自己，就是那能叫死人复活的神自己。主耶稣祂先是作耶稣，尔后是基督；祂先活在拿撒勒人的生活里，尔后在基督的荣耀里。这是里面的。祂在还没有从死里复活前，就告诉马大和马利亚，祂是复活。当祂在人里面时，撒但把一切反面的事物，都堆在祂身上；然而，祂从里面出来了。这就证明祂是复活。

我们信主时，不是信一位成为肉体的基督，那只是一半；我们乃是信一位死而复活的基督。罗马十章九节说，“你若……心里信神叫祂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我们不是信一位钉十字架的耶稣。全本圣经找不出信耶稣钉十字架，或信钉十字架的耶稣；我们乃是信一位复活的基督。当我们这样信祂，这位复活的主就要进到我們里面，成为我們里面的复活。

这话听来好象甚难，但在经历里，就浅显易懂了。当我们信主后，我们会受到人的逼迫、为难。那时，我们外面虽然痛苦受压，里面却有一种能力，使我们觉得荣耀。我们外面虽然流泪，里面却是欢喜。那个能力、荣耀、欢喜就是复活，就是我们里面的所罗门，我们的基督。书拉密女虽然有预表将来得荣耀的召会之意，但更预表今天在复活里的召会。书拉密女的预表，不是客观、将来的，乃是主观、现在的，是为着我们今天主观的经历。

在神这一面，复活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还未显出时，在永远里，复活就已经在那里；一个是主耶稣钉十字架后，第三天从死里出来，复活就显出来了。在那一天没有来到前，复活已经在那里；有时也显出一点，但显出的不够多。主耶稣登山变像的那一天，就显出了一点。祂在地上三年半受难为，从没有跌倒过，没有失败过；无论人如何欺压祂，恐吓祂，祂从没有改变，那都是复活的彰显。复活不是人作出来的，复活乃是显出来的。

有一位弟兄，就是因看见复活的显出，深受感动而得救。一九〇〇年庚子义和团事变时，他年仅十多岁，在北京一家店里作学徒。当义和团乱杀基督徒的事闹得正厉害时，京城里许多店都关了门。有一天他在店里，忽然听见马路上有喊叫声，就从门缝里看出去。有些义和团的人，包着头巾，拿着短刀，凶狠地押着一辆车，上面坐着一位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女子，正要被拖到刑场去行刑，那是因为她不愿否认主的名。当时任谁看见那个光景，都会害怕。希奇的是，当时在中国，一般女子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然而那个女子坐在车上，竟然一点都不害怕，并且满面笑容，一路上唱着赞美诗。这个少年人在店铺里看见这景象，深受感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这缘故他接受了主，之后他放下一切，说，“我也要出去传主耶稣。”那位姊妹在那一天，被义和团拖出去，要行刑时所显出的光景，可以说是复活显出来了。主耶稣还没有死而复活之先，祂在地上多受折磨，遭人为难；然而，祂所显出来的光景，就是复活。有一天，祂复活了，完全到复活里，那就是死而复活的的光景。今天召会也是这样，到那一天，已死的圣徒要复活，活着的圣徒要变化被提，我们就实际地进到复活里。然而，在那一天还没有来到之先，我们今天就能活在复活里。

今天复活就在我们里面。许多时候，我们遭人辱骂、受人为难，有许多的试诱和试探，摆在我们眼前，但我们还能在那里站住，满了神的同在，满了主的荣光；那就是复活的显出。所以，我们清楚看见，无论是在主耶稣身上，或在我们身上，复活都有两个时期。书拉密女预表复活的召会，也有这两个时期；不过不重在第二个时期，乃重在第一个时期，就是我们主观的经历。

在象牙宫中，和所罗门共同生活的书拉密女，乃是预表在至圣所里，和基督一同交通的召会；这不是重在将来的复活，乃是重在今天活在复活里的生活。这就是基督徒。基督徒是在复活里作的，在复活里的才是基督徒；在自己里面的，就不是基督徒。神从来没有要我们咬着牙根，凭着自己，刚强努力来走十字架的道路；祂乃是在复活里，进到我們里面，作我们的能力，顶着我們，推着我們，来走十字架的路。

表面看来，这条路好象很艰难，但实际走在其中的人，都知道里面有一个能力。这能力乃是神在复活里，进到我們里面，作我们的“所罗门”，顶着我們，推着我們，走在大卫所走的路上，过大卫所过的生活。我们里面是所罗门，外面是大卫；我们里面是书拉密女，外面是亚比该。这不是两个分开的时期，乃是里外两面同时并存的。

我们多少都有这样的经历，里面是所罗门，外面是大卫。我们是受难为、困苦的人，是忧患之子，被人逼迫得飘流在旷野；但在我们里面有一个能力，有一个交通，是甜美、荣耀的；在我们里面有神，有灵，有一个“所罗门”，就是复活的基督。所以，使徒保罗能说，使我认识祂复活的大能，好叫我能模成祂的死，和祂一同受苦。所罗门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走大卫的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走拿撒勒人耶稣的路。这是个深的基督徒，也是个有水准的基督徒。羔羊的婚娶是将来的事，但在我们的经历上，我们在复活里，已经与基督联合，已经与基督结婚。在复活里，我们已经在耶路撒冷，已经是过婚姻的生活。这是预尝的生活，是书拉密女所预表的重点。今天召会在复活里，已经与基督联结，与基督合而为一。

三个重点

这里有三个重点需要注意。

第一，书拉密这名字，和所罗门的名字，在字根上是一样的。正如基督和基督徒，这两个字根是一样的。所罗门是男性的名字，书拉密是女性的名字。二者同一字根，意思都是平安。所罗门是平安的意思，书拉密也是平安的意思。这意思是，召会在复活里，和基督完全是一样的，并且也是平安的。

第二，诗篇四十五篇给我们看见，所罗门是书拉密女的经历，也是书拉密女的荣美。书拉密女所经历的，以及她身上的荣美，都是所罗门自己。这意思是，召会在复活里所经历的，就是基督；召会身上所有的荣美，也是基督。两千年来召会的经过，召会身上的荣美，都是复活的基督，也就是书拉密女身上所戴的金饰，所穿的那制作过的精金，和她所穿那件刺绣过的衣服所预表的。

第三，书拉密女和所罗门有一个完全的联结，完全的满足，在这个满足里有安息。虽然夏娃的预表，也给我们看见她和亚当的联结和满足；利百加的预表，也说出她和以撒的联结，并以撒的得安慰；但那些都不是她们预表的重点。惟有书拉密女预表的重点，是着重在她和所罗门的联结，并她和所罗门之间的满足。到雅歌末了，他们二人达到一致的境地，有完全的满足，和永不止歇的安息，再也没有任何打岔和搅扰；那就是耶路撒冷。

这说出召会和基督之间，如何有个完美的联结，和完全的满足。在这个满足中，召会和基督，基督和召会在永不止歇的安息里，过着满足与安息的生活。那个安息与满足，就是耶路撒冷的光景。至此，旧约女人预表召会的光景，就算完满了。

现在，我们把这七个女人预表召会的各方面，摆在一起；这会使我们对召会的认识，有一幅清楚的图画。

第一，召会是出于基督的，是从基督生出来的；有基督的性质，并且和基督就是一。这是夏娃的预表所给我们看见的。

第二，召会是基督升天后，神打发圣灵来到地上，就是来到祂成为肉身的本族之地，在那里召出一班人，作祂的配偶。到世代的末了，就是天将晚的时候，基督要从祂的帐棚，就是祂的居所，走到田间，来到地上，和一直接受圣灵带领的召会相遇，而与召会联合成为一体，彼此得着满足。这是利百加所预表的。

第三，召会是基督在被人弃绝时，在世界上所得着的。这是亚西纳所预表的。说到基督在被人弃绝时，作了世人的救主；当祂在世界上供应人生命时，就从那里得着一个妻子，也就是得着一个召会。

第四，召会是基督在旷野里所得着的。这是西坡拉所预表的，说到基督被人弃绝时，流浪在旷野，娶了一个妻子，就是召会。这个妻子和祂一同飘流在旷野，是祂在旷野中飘流的同伴。

第五，召会是因原来的丈夫（旧人）死了，蒙到基督的救赎，而享受神正统的福分。这是路得所预表的；她的故事详细地说到救赎。我们原是属旧造的，是堕落的，尔后因着原有的旧造死了，就脱离堕落的地位，与基督联结，并且成为一，得以承受神正统的福分，得蒙完全的救赎。

第六，召会原来是一班天性不要基督，顶撞基督的人；有一天受了打击，旧天性死绝，而与基督联结，和基督同经苦难，作了基督争战的配偶。这是亚比该所预表的，说出我们原来的天性不要基督，反对基督，并拒绝基督；但有一天受了击打，旧天性死去，就和基督有了联结，并跟随基督在百般苦难中，为神的国度争战，作了从军的召会。

第七，召会在基督的复活里，与基督联结，经历基督，享受基督，而得着一个完全的满足，和永远的安息。至终，进入新耶路撒冷。这是书拉密女所预表，那完全满足和安息的生活。

以上七个女人，就是召会的七个预表，把召会的图画清楚描绘出来。从召会如何出于基督说起，一直说到召会如何从世界蒙召出来，在世界上和基督一同供应人生命的粮食，并说到召会如何与基督一同在旷野飘流，如何蒙基督救赎。

然后，说到召会如何是从军的召会，跟随基督为着神的国度争战；末了，说到召会如何在基督的荣耀里，作祂的配偶，和祂一同在荣耀里，作王掌权。

这七个女人所预表召会的次序，非常美好。第一，是召会的产生和性质；第二，召会是从世界里出来的；第三，召会是在世界里，而不属世界；第四，召会是在旷野里飘流的；第五，召会是蒙救赎的；第六，召会是从军的；第七，召会是得荣耀作王的。我们若把这七方面摆在一起，就能看见一幅召会的完整图画，对召会就能有透亮的认识。我们会知道召会是从哪里出来的，要经过什么，并且在作什么；也能知道召会最终如何，将来的结局如何；召会今天在地上该走什么路，该作什么事。这是何等的一幅图画。

第十篇 召会的预表（四）以色列人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旧约中关于召会的预表，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女人所预表的；一类是居所、住处，或是帐幕、殿、城所预表的。在这两类的预表间，有一个关联之处，就是以色列人。

为什么以色列人是这两类预表间的关联呢？因为以色列人在神面前，一面是个团体的女人，一面又是神的居所。在旧约里，神总是把以色列人当作祂的配偶、妻子；这在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以赛亚书里都有类似的话。因此，以色列全体在神面前，乃是站在一个女人的地位。不仅如此，以色列人也预表神的居所，因为整个以色列人合在一起，就是神在地上居住的所在。从这一面来说，以色列人在神面前不仅是个女人，并且是神的居所。就如新耶路撒冷，一面说，是个女人；另一面说，又是个居所。以弗所书清楚说到，召会一面是基督的配偶，一面又是神居住的所在。启示录里也提及新耶路撒冷和羔羊的妻，指明召会一面是神的居所，一面是神的配偶。因此，以色列人在旧约的预表里，是介于女人和居所这两类的预表之间，并将这两者完全联结在一起。所以，在以色列人身上，我们看见女人，也看见居所。

在夏娃、利百加和书拉密女的预表上，我们看不见居所；在帐幕和城的预表上，我们看不见女人。只有在以色列人身上，我们既看见女人，又看见居所。所以，以色列人这个预表是完整、成套的，是有始有终并且有过程的；她不象那七个女人预表召会，只着重在一个重点上。以色列人乃是预表召会如何开始，如何经过过程，并如何有一个结果。林前五章说到逾越节的事，指明以色列人在埃及地过逾越节，就是召会全体过逾越节。七节说，“你们要把旧酵除净，好使你们成为新团，正如你们是无酵的一样，因为我们的逾越节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这说出过逾越节不是个人的事；不是今天这个人过逾越节，明天那个人过逾越节，而是在同一个时候众人一起过逾越节。在神看来，你我甚至使徒保罗和彼得，都是在同一个时候过了逾越节。

这个预表不是说，正月初一有个以色列人悔改了，就杀一只羊羔过逾越节；再过两周，正月十四日，又有一个以色列人悔改了，又杀一只羊羔过逾越节。这个预表给我们看见，所有神的子民，都在同一天，就是同一个时候，同过逾越节。所以，林前五章不是说到个人得救的事，乃是说到召会在神面前全体过逾越节的事。

到了林前十章，又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走在旷野的所有过程，也都是预表召会，如何从世界里出来，走在旷野中。再者，希伯来三至四章说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旷野，至终有少数人进入迦南，得着安息。这里所提的，也不是指信徒个人的事，乃是指召会全体事。

这几处圣经，在在给我们证明，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到迦南的故事，都是召会的预表。这预表不是着重在某一点，乃是完全的、有系统的、有始有终、有过程的预表。现在列项逐一说明如下：在神没有拯救以色列人之前，神早已拣选以色列人作祂的子民。所以，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是神所拣选的。这预表召会在神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蒙了拣选。以色列人下埃及，落到法老手下，预表神在永世里所拣选的召会，落到属乎撒但的世界里，落到撒但的权下。

神所救赎

以色列人在埃及地过逾越节，就是预表召会蒙救赎。召会这一班人不仅落到世界里，落在撒但权下，更落到罪恶里，落在神的定罪之下；所以需要逾越节的救赎。

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就是从世界出来。以色列人一出埃及，随即过了红海。过红海预表召会受浸，预表召会和基督一同受死、一同埋葬。有一道水把神的子民和埃及分开，这一道水就是受浸的水；这一道水把召会和世界永远隔开。因着有这一道水，召会从世界里出来了。受浸乃是一个拯救，把人从世界里拯救出来；经过埋葬，人和世界就永远脱离了。

神的救恩有两面：一面是救赎，一面是拯救。一个堕落的人，一面是在神的定罪之下，一面是在撒但的辖制之下。就着神的定罪来说，需要羔羊被杀流血赎罪；就着撒但的辖制来说，需要神的膀臂、神的大能来拯救。按着堕落的次序说，人是先落在撒但权下，尔后才落到神的定罪之下。然而，按救恩的次序说，人是先蒙救赎脱离定罪，尔尔蒙拯救脱离辖制。

以色列人过逾越节，杀羊羔抹血，这在神面前是救赎的故事，不是能力的故事；是代替的问题，不是能力的问题；是羊羔替他们受了神的审判。然而，当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埃及的军兵都被淹没在红海里时，他们所看见的是神的大能、神的膀臂；这就不是代替，而是能力。我们得救时，这两个故事同时发生。我们一面因着主耶稣流血，在神面前免去了神的定罪，蒙神赦免我们，称我们为义；同时，圣灵的大能临到我们，把我们撒但的辖制之下拯救出来，使我们脱离埃及的捆绑。

埃及是指撒但霸占人的世界，或霸占神选民的地方；而旷野是叫人飘流的世界，或选民所经过的地方。前者是神选民得救前所在之处，后者是神选民得救后所经过的地方。一面，召会从撒但霸占的世界里出来了；另一面，召会还留在地上，经过旷野的飘流，作寄居的，在地上没有根。旷野另一面的属灵意思，乃是预表召会不成熟的时期。在这段不成熟的飘流时期中，召会还没有达到神的目的，还没有够上神所要的标准。

因此，以色列人过红海，行走在旷野中，有这两面预表的意思。一面预表召会在地上作寄居的、作客旅、作飘流者；另一面说出召会还未达到成熟的境地，还未够上神的标准，还未达到属天的迦南地。埃及和旷野对召会来说，都预表世界；埃及预表一个霸占人的世界，旷野预表一个飘流的世界。埃及是霸占神选民的地方，旷野是神选民留在其中经过的地方。所以，得救前我们是在埃及，得救后我们应该是在旷野。

得救前，世界是我们的霸占；得救后，世界乃是我们的经过。我们的一切，在世界上都是飘流的，都是不固定的，都是一地一地的，都是作寄居、作客旅的。所以，随着选民的那个帐幕是活动的，是没有往地里扎根的，并不象一般的房子是造在固定的地方。这就是说，以色列人在旷野，第一面，是预表召会还留在世界上飘泊、经过；另一面，就是召会还没有成熟，还没有达到神的目的，还没有进入神属灵的迦南。

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历史，完全是失败的历史。从以色列人经过红海，直到过了约但河，在这两道水之间，以色列人行走了三十八年。在这将近四十年的光景中，以色列人可以说是相当的失败。这些失败，完全是描绘召会失败的光景。凡召会中所有的难处，在以色列人的失败中都说了出来。那实在是一幅描绘召会失败的图画；在那些失败中，神的子民一个一个倒下去。

当我们读过以色列人失败的历史后，恐怕会叫我们完全失望灰心；因为在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中，只有约书亚和迦勒进入了迦南，他们没有失败，其余的统统失败了。这样的光景，难免叫我们灰心；但另一面，这也给我们看见，那些失败的，都是旧的、老的。这些旧的、老的以色列人在旷野里的失败，对召会也有两面的预表。一面，在以色列人中那些失败的人，是预表召会里失败的人；另一面，那些失败的人乃是在埃及生的，是老的、旧的，这预表召会的旧造。旧的以色列人都死去，新的以色列人才能进迦南。这表征我们的旧造，都必须在飘流的时期死去，新造才能达到神的目标，才能进迦南。

至于那些在旷野里失败的事，也有两面的意义，一面，以色列人中那些失败的人，是预表召会里失败的人；以色列人中那些失败的事，是预表召会在经过时所有失败的事，用来显明召会中所有的光景。如启示录七封书信中所引巴兰的事，就表明以色列人的失败，预表召会在这方面的失败。至于那些失败的人，乃是预表召会里旧造的天性都死光了，召会才能进入神的目的；就如以色列人，乃是等到从埃及出来的那些老旧的人都死了，那些新生的一代才到迦南。这从他们过约但河的预表，可以清楚看见。所有进到迦南地的，都是经过约但河的水，将旧人埋葬，从死里复活起来的；他们都不是旧的，都是新的。惟有新的才能进迦南，才能进到神的目的地。

我们受浸时，主要是埋葬世界；在我们的经历中，有第二次的埋葬，就是在约但河里，埋葬我们的旧人。以色列人过红海是脱离埃及；他们在旷野的失败，却完全不是埃及的事，而是因着他们的旧人。因此，他们必须将自己旧造的天性了结，他们才能过约但河，进入迦南地。

照样，我们受浸埋葬世界，不过是开始跟随神；接着我们还得经过旷野，过约但河，埋葬旧人才能进入迦南。过约但河的重点，乃是在于老的、旧的都死去，新的起来了。在红海底下所埋葬的，是埃及的军兵；在约但河的水里所埋葬的，是以色列人自己。他们将十二块石头，留在约但河的水里，代表以色列的旧人埋葬在水中。再者，他们将另外十二块石头，带到约但河彼岸，就是迦南地，预表以色列新一代达到神的目的。这象征我们的旧人，埋葬在基督的死里，新人才能达到神的目的。

这预表有两层的意义，一层说到召会有一天真正过了约但河，所有的旧造就都过去，全数都是新造，那时就达到神永远的目的。另一层是说，在属灵的过程中，召会和个人生命的情况，都一直在往前，到一个时候，过了约但河，就结束旷野飘流的生活。换句话说，召会在属灵实际的经历上，经历旧造和基督一同结束，从那时起，就开始活在新造里。那个结束就是这一道约但河的水；过了约但河之后，才有属灵的争战。

红海和约但河，这两道水底下所埋葬的截然不同。红海的水，埋葬的是埃及的军兵；约但河的水，埋葬的是以色列人自己。我们受浸时，虽然与主同死、同埋葬了，但所埋葬的只是世界。在我们的经历中，还有第二次的埋葬，那就是过约但河。过约但河的意思，表征飘流生活的结束，就是我们的自己在基督的死里了结了。这两道水都预表基督的死：一道预表这个死在我们身上解决世界；一道预表这个死在我们身上，解决我们的己。

若是仅仅解决世界，那不过叫我们开始跟随主，而我们却仍然是飘流的，因为我们的旧造、肉体、己还存在。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失败，都不是埃及的故事，而是他们的肉体、己所产生的。所以，等到肉体、己、旧造都死光了，都埋葬在约但河底了，从约但河里起来新生的人，才能进入迦南，达到目的地。以色列人所进入的迦南，也有两面的预表：一面预表基督的丰富；另一面，预表以弗所书所说的“诸天界”。

以弗所书说到基督的丰富，也说到诸天界。旧约的约书亚记，就好比新约的以弗所书；约书亚记里所记载的是迦南，以弗所书所记载的也是迦南。迦南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基督的丰富，一个是属灵的争战。以色列人一进入迦南，一面得享迦南的丰富，一面在迦南有争战。这意思是，召会一达到神的目的，立刻召会就享受基督的丰富，同时也在属灵的境界里，有属灵的争战。在约书亚记里，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及在以弗所书里，召会一达到神所要达到的境地，立刻就有这两件事发生。

旧约里形容迦南地的丰富时，说到三样东西：奶、蜜和葡萄。奶和蜜是由动物与植物两种生命，产生出来的丰富结晶。牛羊这些动物吃草，所产生的就是奶；所以，奶是动物生命配上植物生命，产生出来的结晶。蜜蜂是动物，花是植物，蜜蜂采花作成蜜；所以，蜜也是动物生命加上植物生命所产生的结晶。在一个荒凉的地方，既没有动物的生命，也没有植物的生命，那里定规没有奶和蜜。一个地方有奶和蜜，就说出那里满了生命，满了生命的丰富。

以色列人在埃及、旷野所吃的无酵饼、苦菜、吗哪，虽然预表基督，但还不能预表基督的丰富。乃是当以色列人到了迦南，进入流奶与蜜之地，在那里才享受基督的丰富。所以，迦南有一面美丽的预表，就是预表基督的丰富。那里的葡萄一挂要两个人用杠抬着，那里出产丰富，第六年的收成可以多维持两年，供第七年不耕种时之用。

这就说出基督的丰富。迦南地不仅有奶与蜜，更有葡萄。圣经里说葡萄有一种用途，能产生叫人喜乐的酒；所以，葡萄酒预表生命的救恩。由此可见，迦南地的丰富，都是生命的，是生命的丰富，预表在基督里的丰富。这丰富就是以弗所书中所记载基督那追溯不尽的丰富。神的百姓进到迦南地，就表明他们进到了基督那追溯不尽的丰富里。

预表以弗所书里的诸天界

迦南另一层的意义，乃是预表以弗所书里的诸天界。迦南不仅有丰富的出产，其上还有各种仇敌，就是迦南七族。那些人在以弗所书中，预表空中执政的、掌权的、邪恶的属灵势力，就是撒但和他的使者。所以，在迦南这丰富的境地里，还得争战；这个争战的对象不是罪恶、肉体，乃是需要我们直接对付的仇敌魔鬼。当召会结束旷野飘流的生活，进入基督的丰富时，同时也进入了属灵的争战。所以这段时期，一面是享受基督的丰富，一面有属灵的争战；一面在迦南享受一切的丰富，一面也在迦南天天争战，来解决神的仇敌。

相当多读经的人，都认为旧约的约书亚记，相当于新约的以弗所书，一面说到享受丰富，一面说到在属灵境界里属灵的争战。这两卷书都给我们看见，当召会达到神的标准时，就能一面享受基督的丰富，一面背负为神的国争战的责任。这时，我们争战所对付的，不是世界、罪恶或肉体，而是撒但的权势，那些空中执政的、掌权的，也就是约书亚记里所说的迦南七族。他们一步步为难以色列人，与以色列人作对。所以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中争战的事，乃是联于以弗所二章、三章、六章，说到召会如何才能得胜，如何就会失败；从其中我们可以读出属灵争战的原则。

以色列人一进到迦南就有争战，这争战一直持续到大卫。从约书亚进入迦南争战起，历代的士师，都在那里为神争战。撒母耳是个士师，他为以色列人争战；接着撒母耳的是大卫，他也为神子民争战。这些争战就带进神的国度。所以，不论是基督的丰富，或是迦南地的争战，其目的或结果，都是为要带进神的国度。召会争战最后的结果，乃是带进神的国度。

启示录十二章给我们看见，召会中的得胜者和撒但的争战，结果就是神的国来到。今天召会中有的人是在旷野，有的人已经到了迦南，能为神争战。召会争战的结果，就把撒但从空中、从地上赶逐出去，把神的主权带到地上，就是把神的国带到地上。那时，就是基督的再来。在旧约，当以色列国设立之后，所罗门这位平安王坐在宝座上，这表明主耶稣的再来。所以有那个再来的结果，有那个国度的结果，乃是因为有争战。我们需要一直争战到设立国度，平安王登宝座。这意思是，一直争战到神的权柄被带到地上，基督回来，在神的宝座上作平安的王，掌权管治一切。所以，以色列人的预表，乃是一段一段的，到了设立国度时，就已经到了基督的再来。

大卫、所罗门设立国度之后，不久以色列国就荒凉了。在圣殿建好之后，所罗门献殿的那一天，神的荣耀充满圣殿；神乃是与他们同在。但没有多久，以色列人失败、荒凉了，结果就被掳到巴比伦。以色列人设立国度，建造圣殿，一面是预表召会带进了神的国度；另一面，预表召会已经达到神所要的目的，而充满荣耀。这预表召会在五旬节的光景。

所罗门献殿那一天，他已经接替了大卫；这预表受苦的耶稣，已经为荣耀里的基督所接替。就如五旬节那天，使徒彼得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祂复活了。这一位，神已将祂高举在自己的右边，作元首，作救主。”大卫已经过去，现在是所罗门的时代；这个地上实实在在有一个殿建立起来，有一个殿献给神，作神的居所。那一天，神的荣耀充满了那个殿，预表五旬节那天，神的灵充满在门徒中间。所罗门献殿那一天，荣耀充满圣殿，乃是预表五旬节那天的光景。然而，圣殿造好之后不久，以色列人就失败而荒凉了；那个荒凉，预表召会在五旬节之后的荒凉。这从耶洗别和巴兰的事例，可以证明。启示录的七封书信里，提到巴兰，就证明以色列人的失败，预表召会的失败。后面又提到耶洗别和巴比伦，这也证明以色列人在迦南的荒凉，预表召会在五旬节以后的荒凉。因着荒凉，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巴比伦在神眼中，乃是指罗马说的。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预表召会被掳到罗马。

启示录二章，说到推雅推喇的召会，也说到耶洗别。推雅推喇的召会，是指背道的罗马天主教；罗马就是巴比伦。以色列人所以被掳到巴比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耶洗别；因着耶洗别和亚哈的罪，致使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耶洗别教导亚哈家拜偶像，这事惹动神的忿怒，结果，以色列人就被掳了。所以，耶洗别这事例，预表以色列人的荒凉，就是召会的荒凉；而召会荒凉的结果，就是完全被掳到巴比伦。

到了启示录十七章，召会已经堕落到巴比伦。所以，从天上有声音喊着说，“我的民，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有分于她的罪，受她所受的灾害。”那城就是巴比伦城，是指罗马说的；因为那个巴比伦城是在七座山上。地理和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罗马乃是在七座山上。

我们若要明白召会的荒凉，就必须好好读所罗门之后，一直到被掳到巴比伦那段历史的记载，也就是列王纪和历代志。这四卷书，完全是描写召会的荒凉；所以，不要把这四卷书当作以色列人的历史来读，要当作召会的描绘来读。比方，耶罗波安在但所作的事，实在是走样的基督教所作的。耶洗别使以色列人落到巴比伦，就是叫整个召会落到了罗马；所以他们的荒凉，就是召会的荒凉。

整本圣经是讲到基督与召会。圣经一开头，第二章就给我们看见一对夫妇——亚当和夏娃。从那时候起，就一直讲一个亚当，一个夏娃，讲到圣经末了，就是羔羊的婚娶；羔羊是亚当，他所婚娶的女人还是夏娃。在这头尾之间，也是他们两个的故事，就是基督与召会。千万不要以为列王纪、历代志等，都是讲以色列人的历史。若是我们没有圣灵的启示，就会把这几卷书看作是历史；有属灵眼光的人都看见，那完全是召会的写真，是召会的启示，给我们看见召会在地上经过时，是如何的荒凉。

仅仅读新约，是无法清楚认识召会。我们若是好好把旧约读通了，就会看见召会的图画，看见召会原来是这样失败，象以色列人在旷野失败一样；召会原来是这样荒凉，象以色列人建立圣殿以后的荒凉一样；召会是这样被掳，象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一样。我们若是把旧约的历史，读作召会的写真，我们会看见一项一项的预表。圣经是一本活的书，从其中我们能认识基督，也能认识召会。基督与召会这两个大点，合起来就是一个，就是丈夫与妻子。

当所罗门献殿时，在殿里有祭司，在城里有君王；殿就是圣殿，城就是耶路撒冷城。祭司是利未人，殿是神同在的地方，彰显神的荣耀；君王是犹大人，城是神掌权的地方，通行神的旨意。祭司和君王这两班人，都注重神的话语，就是律法书和神的启示。

之后，以色列国荒凉了，殿、城没有了，律法书也没有了。这意思是，神的同在、神的权柄和神的启示都完了。从召会历史我们看见，召会荒凉所失去的，就是这三样东西：神的同在、神的权柄和神的启示。当召会落到罗马天主教以后，神的同在没有了，神的权柄也没有了，只有人在那里掌权；神的启示没有了，只有魔鬼的道理，和人的意见充满召会。

当神开始祂恢复的工作时，也有这三条线，就是神的殿、神的城和神的话。所罗巴伯、以斯拉、尼希米这些人从巴比伦出来；他们回到原初的根基上，重建圣殿和圣城，并且特别注重恢复神的话语。以斯拉主要是恢复旧约律法的教训，他讲解圣经律法，比摩西的时候更明亮。此外，神的恢复还有两条线，一条是殿，一条是城；殿是同在的问题，城是权柄的问题。殿是所罗巴伯恢复的，城是尼希米恢复的。以斯拉是祭司和经学家；所罗巴伯和尼希米是作省长的，代表君王的职分。

所以，这个恢复乃是恢复三样东西，就是神的话语、神的同在和神的权柄。当召会从路德马丁开始恢复以来，过程中，有的人是所罗巴伯，有的人是以斯拉，有的人是尼希米。有些人当我们读他们的书时，实在觉得他们就是所罗巴伯、以斯拉或尼希米。他们有些人恢复了与神的交通，就是恢复殿；就如慕勒弟兄，当我们读他的传记时，我们实在摸着神的同在，那就是殿。也有好些人是恢复神的权柄，恢复神的话语。

旧约以色列人的恢复所预表的，和新约召会的恢复完全一样。在恢复时期中，弟兄会的教师们所看见的亮光，比已往所看见的，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在神的话语上；这是神作的。所以，在恢复里有一件大事，就是恢复神的话语。当然，同时也要恢复殿，恢复城。殿说出神的同在，城说出神的权柄；一个关乎神的形像，一个关乎神的权柄。创世记第一章形像和权柄那两条线，是一直下来的。先恢复殿，就是恢复神的同在，神的形像；再恢复城，就是恢复神的权柄。所罗巴伯带进殿的恢复，尼希米带来城的恢复，还有以斯拉带来神话语的恢复。召会恢复的历史，就是恢复这三件事：恢复殿，恢复城，和恢复神的话语。撒迦利亚书和玛拉基书，都说到要等候一位再来的基督。以色列人恢复以后，虽然仍有软弱、失败，但他们有荣耀的盼望，就是基督的再来。

今天在召会中，对神的殿、神的城、神的话语，确实有了相当的恢复。在有些人身上，我们看见神的同在，并且是非常的强，这是殿的恢复；在有些人身上，我们看见神的权柄，这是城的恢复；不仅如此，神的话语更是透亮地充满在召会中。两千年来，人对圣经认识的透彻，没有一个时代能赶上今天的。可以说，今天圣经在召会中，乃是一本相当透亮的书。在摩西的时代，人认识律法，远不如以斯拉的时代。同样，今天圣经在召会里，远比一千五百年前透亮多了；这是神的恢复。殿恢复了，城恢复了，神的话也恢复了。虽然仍不免有荒凉，但在荒凉中，一直继续有祂的恢复，并且有一荣耀的盼望，就是基督的再来。

第十一篇 召会的预表（五）帐幕（一）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本篇信息我们要来看，帐幕如何预表召会。帐幕乃是以色列人

出了埃及，到西乃山下事奉神才有的。这个帐幕乃是以色列人的中心；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就是围绕这个帐幕安营，并且帐幕是他们事奉神的凭借。以后，因为以色列人每逢聚集时，都是在帐幕门前，所以帐幕又称为会幕。这个帐幕或说会幕在预表上，有四个意义：

第一，帐幕预表主耶稣自己。约翰一章十四节说，“话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这里的“支搭帐幕”，希腊原文是支搭帐棚的意思。主耶稣成为肉体，就是祂在人中间支搭帐幕；主住在人中间，就是祂借肉体支搭帐幕在人中间。所以帐幕第一个预表，是预表主耶稣在肉体里，显在人中间。帐幕如何作神的居所，使人在帐幕里能遇见神；照样，基督也是神的居所，使人能在祂身上碰着神。换句话说，主耶稣成为肉体，就是叫神在地上有一个帐幕，有一个居住的所在。主来到地上，在肉体里，就是为神在地上支搭帐幕，使神能住在人中间。人在主耶稣身上能接触神，就如人在帐幕里，能与神交通一样。

第二，帐幕预表召会。帐幕是神在地上的居所，这正好描绘召会是神在地上的居所。以弗所二章二十二节说，“你们也在祂里面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这说出召会是神在地上的居所。再者，召会也是基督的扩大；基督如何是帐幕，是神在地上的居所，召会也是如此。第三，帐幕预表圣徒。每一个圣徒都是圣灵的殿，所以帐幕也可以预表圣徒。第四，帐幕预表将来的新耶路撒冷。

启示录二十一章明说，将来的新耶路撒冷乃是神的帐幕与人同在，神要与人同住。所以，帐幕也预表新耶路撒冷。就召会全体说，召会是神的帐幕；就召会每一分子，每一个信徒说，他们都是神的帐幕。每一个信徒都是神的一个殿，神的一个居所。将来神历代作工所救赎之人的集大成，乃是一个大的帐幕，就是新耶路撒冷，要使神在地上有一个居所。当这些实际还没有来到之前，在旧约就有一个影儿，一个预表，描绘神如何在地上要得着一个居所，那就是帐幕。

本篇信息，我们要着重来看第二个预表的意义，就是帐幕预表召会。

帐幕象一座棚，是个简单的建筑，所以必须有稳固的根基，才能站立得牢靠。帐幕的根基是用银子作成的座。出埃及记说到银子，乃是赎命的银子，所以银子是指着救赎说的。那些作帐幕根基的银座，是用赎命的银子作成的。这预表召会的根基，或说召会站在神面前的立场，乃是基督的救赎。出埃及记告诉我们，一个银座重一他连得银子。一他连得约合一百磅，四十五公斤，而全帐幕一共有二百个银座，是相当重的重量。

若是银座的重量不够，帐棚竖在银座上，就不能稳固。尤其当以色列人行走在旷野时，若是帐幕的根基不稳固，大风沙一来，整个帐幕就会被风吹走。所以银座的重量，不只要够重，并且必须过重，才能使帐幕稳稳当当地座落在那里。帐幕支搭起来，能站立得稳，完全是靠底下那个银座。这说出召会必须有一个立场，一个根基，在神面前是非常稳固，永不动摇，是任何风波都不能摇动或撼动的；那就是基督的救赎。这是银座所预表的。幕板也可说是竖板。帐幕是一所活动的建筑，可以随时拆开，任意移动；又可以随地拼凑起来，仍是一个帐幕。所以帐幕的一切，都是活动的。帐幕或者说是会幕，周围共有四十八块竖板；这竖板有几面的预表。每一块竖板都是用金子包着木头的；里面是皂荚木，外面是精金，是金包木的，所以是二性品。金预表神的性情，神的性情在于神的生命，而神的生命就是神自己。所以这里的金子，乃是指神自己说的。木头在预表上，是指人性说的。木头和金子二者配在一起，并且合在一起，就预表召会乃是神和人、人和神调在一起的；所以是二性品。

皂荚木是一种坚实又高尚的木头，预表主人性的一面；因为主的人性：祂人的那一部分，是坚实又高尚的。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原是最软弱、最不象样、最粗鲁的，所以在召会中，也可以是不象样的。其实，所有真正得救的人，在神面前经过祂的制作，而算得数的那一部分人性，都该是皂荚木。

神当初所造的人亚当，既结实又坚强，实在是皂荚木。他的思想清楚，判断正确，意志坚刚，情感丰富而正确。然而，当人受撒但和罪的侵害而堕落以后，人性受到了摧残，就逐渐变得黑暗而软弱；整个人类才变得愚蒙、无知且昏暗。及至我们信主得救之后，神的救恩不只救我们脱离罪，脱离地的吸引；神的救恩更着重在重造我们这个人，重新构成我们这个人。

神这一次重造所用的原料，比头一次的更高。神头一次造人，是用地上的尘土作原料；这一次重造，乃是用金作原料，是将神自己加进来作原料。所以一个人得救之后，不仅行为上应该有改变，性格上也应该有改变。原来头脑糊涂的人，得救后头脑应该清楚；原来意志薄弱的人，得救后意志应该坚刚；原来判断力不正确的人，得救后判断力应该正确。

皂荚木乃是高品的木头，神的救恩乃是要把人救到一个高品的地步。可惜在圣徒中，神这个救恩好象没有多少显明。我们虽然得救了，但那个“品”还没有改变得更高。头脑糊涂的仍旧糊涂，性格不坚强的仍旧不坚强，判断力不正确的仍旧不正确。在生活中，不仅说话不准，时间不准，并且不够真，不够紧。这是因为人虽然得救了，却没有让神的生命，在里面起作用。人虽然蒙恩了，却没有看见神的救恩乃是要重造人，乃是要在人里面，改变人的品格。人以为神的生命在他里面，改变了他的行为：从前喜欢发脾气，现在因着神的生命，不发脾气了；这样就够了，就满足了。岂不知神的生命在人里面，更是要改变人的品格，改变人天然的性格。

我们曾特意要求圣徒操练性格，但至今许多弟兄姊妹的性格，仍然没有多大的改变。这就证明，神的生命在我们当中，没有起多少作用。我们仅仅在那里祷告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让神的灵和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起作用。在说话上，凡不该说的不说，即使是该说的也要说得有把握，总要非常准确。我们必须使我们的品格被拔高，使我们的性格被加强，无论作人作事，都是卓越超绝的，由“糟蹋木”变为皂荚木，这才是神的救恩所为我们达到的。

再者，我们若在性格上没有蒙拯救，在圣经真理的断定上，就永远不能准，因为我们没有准的性格。我们的性格需要真，需要准，需要紧。什么样的人读出什么样的圣经；马虎的人读圣经永远是马虎的，准确的人读圣经定规是准确的。这是性格的问题。不仅读经如此，我们在召会中的事奉也是这样。若是我们的性格不改变，我们所作的一切，定规都是马虎松懈的。这样，我们在主手中就没有多少用处。所以我们服事主，必须用我们蒙了拯救的人性。

在会幕中，皂荚木预表和神配合的人性；是高品的人性，不是堕落的人性。在事奉中，我们无论作什么，都要问问自己，这是皂荚木，还是“糟蹋木”？我们这样作，那样处理，这样安排，那样定规，到底是结实的、准确的，还是随便、松懈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天性是堕落到何等的地步。我们需要蒙拯救，看见自己的光景，进而操练我们的性格。召会里的人性必须是皂荚木。有些人常常说话不准确，时间也不准确，作起事来总是拖拖拉拉，但等到他们祷告时，却是兴奋热闹，让人觉得很属灵。这样的人，不该只有空气式的祷告，他们需要祷告，翻转他们的性格。他们要跪在主面前，对主说，“主啊，求你可怜我，把我这个不准确的性格，彻底改变。”如此，他们就能从“糟蹋木”变作皂荚木，召会也能因此而刚强。

帐幕所以能站立，不是靠金子，乃是靠幕板。不错，金是贵重的，但金本身是软的，不能单独站立；乃是靠着幕板，帐幕才能站立。召会两千年的历史，所以能刚强站住，有许多是靠人性的成分。我们都知道，路德马丁是个坚刚的人，他乃是一块皂荚木，所以他能站起来改教。一九四二年，我买到一本慕勒弟兄的传记，里面有一张他书房的照片。从那张照片中，可以看见他书房的布置，是何等精致、整洁，看了实在令人起敬。难怪神在那个时代，给了他那样的托付。神拣选慕勒是因他这个人结实，是一点不差、丝毫不苟的；他实在是一块皂荚木。

召会中若是多有这样的人，召会定规能刚强站起来。不错，幕板是金包木的，但幕板能站在那里，主要是靠皂荚木的坚硬性。许多地方召会所以弱，是因弟兄姊妹里面的人性弱，皂荚木太缺乏。神从来没有意思，叫一个属灵的人没有人性。不是人性强就不需要神，乃是要一个强的人性来配神。神所要的属灵人，完全是人性配神性的人；人的成分是绝对不能少的。然而，那个人性不是独立的，不是离开神的，乃是配神的，是与神调和的。

在神的救赎里，有个基本的原则，就是神要人来配祂。我们都该承认，保罗是个有强的性格的人。盖恩夫人虽是个姊妹，她也有个很强的性格。本仁约翰为主作了美好的见证，达秘弟兄为主大用，这一班人实在都是有强的性格的人。他们都是皂荚木，都是强的、硬的，所以能站住，为主作荣耀的见证。我们要在神的手中有用，就必须让神的生命，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起作用。我们原来的性格，好比水泥粉，必须让圣灵的水不断地调进来，这个水泥粉才能变得又结实又坚硬。当我们有了坚硬的性格，我们在神手中就会有用了。

会幕能站立，固然是因着底下有稳固的银座，那是根基；但仍然需要坚硬的皂荚木，才能支撑。同样的，今天召会能稳当地站立，一面是因着救赎的根基，一面也是因着坚实的人性。我们不要有个错误的观念，以为一切都在乎神，都是神作的，一点不在乎人，不需要人作什么。神无法召聚一班七、八岁的孩子，建立一个强的召会；这是作不到的，因为那个人性没有成熟。有神没有人，有神性没有人性，是无法建立一个强的召会的。神性乃是托在人性上，所以必须有强的人性，召会才能站起来。金包木，那个才是召会。

我们这些得救的人，乃是里面有神，外面是肉体。然而幕板给我们看见，外面是神性，里面是人性，是神性托在人性上；站立的是皂荚木，显出来的是精金。路德马丁改教时，站起来的是路德，但显出来的是金子，他在那里彰显神。这就是金包皂荚木的原则。召会刚强与否，有很大的成分在于人性。

所以不要以为有了圣经知识，属灵了，召会就能刚强；乃是因着有坚强的人性，召会才能刚强。幕板的这幅图画给我们看见，召会能站在那里，一面是基于救赎的根基，一面是在于坚强的人性。每一块幕板，就是竖板，底下都有两个榫头；既不是一个，也不是三个，乃是两个。在圣经中，“二”是见证的数字。这见证数字之意义的基本原则，就是不单独。我们人用两只脚站立，表明不单独。虽然我们是一个人站住，但我们是用两只脚。

在召会中，有的弟兄姊妹所以站立得不稳，是因用一只脚站立；他们是单独的，是没有见证的。一块竖板有两个榫头，榫头下有两个卯。这两个榫头刚好放在两个卯内，这就是见证。若是一个榫头一个卯，就不是见证。两个榫头两个卯，非要对准不可；这个榫头刚好对这个卯，那个榫头也刚好对那个卯，两个都对好就是见证。若是一块竖板只有一个榫头，只放在一个卯中，那个竖板怎么放都可以；但是有两个榫头，就必须这个对准了，那个也对准才可以。只要有一个没对准，就不可以；必须两个都对准才可以。这就是见证。

这预表的含意是，没有一块竖板能单独站住；虽是一块竖板，却有两个榫头。同样的，在召会中，每个人所站的地位，也该是两个榫头。无论有什么行动，都不该是单独的，都该有两个卯，该有人来印证；这样才能站立得稳。竖板之间有一根闩，闩有如一条带子，那条闩带把所有的竖板，都联成一个。所以那条闩带，预表圣灵的一。原来是一块一块的竖板，因着把那条闩带加上，竖板就成为一个。在召会中也是这样，弟兄姊妹原是一个一个，但因着圣灵在每一个人里面作闩带，众人就成为一了。闩带是闩在每一块竖板的金环上；那个金环就好比挂在利百加鼻子上的金环。竖板立起来是靠皂荚木，连在一起是靠金环。圣灵把我们联在一起，就是靠我们得救那天，进到我们里面的神圣生命，就是金环所预表的。所以，召会的一是在圣灵里，是在神的生命里。

召会的一完全不在人里面；在人里面只有离散。召会的一完全是在神里面。在会幕里，一块块竖板所以能联起来，成为墙垣，不在于木头，乃在于金环。就竖板本身而言，它们是多数的，且是独立、分散的；但却有金环来联结。竖板是永远不会联的；竖板能联起来，能成为一个墙垣，完全在于闩带闩在金环上。会幕里一块块的竖板，表征召会中一个个圣徒，个个里头都有人性，也都有神性。靠着人性，我们是彼此合不起来的；但在神性里，我们能联合为一。因此，我们若活在自己里面，我们就是离散的；但我们若活在神的生命里，那就是一。召会的一，完全是在圣灵里。

五旬节那个降下来产生召会的圣灵，也带着人性，所以门带外面是金，里面是木头。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讲究，这个讲究是到了慕安得烈时，才弄清楚。在旧约里，神只是神，祂和人性没有发生关系，所以祂的灵单单是神性。然而，因着成为肉体，神性进到了人性里面；在祂死而复活之后，祂把人性也带到复活里。所以，当祂成为赐生命的灵，来到地上时，不仅带着神性，也带着人性。约翰七章说，在主耶稣没有得着荣耀，没有复活以前，还没有那灵。那时，有神的灵，但没有那灵，因为主耶稣尚未复活得荣耀。整本旧约里，没有用过圣灵这名称；乃是一直等到主成为肉体时，才开始用圣灵这名称。所以，“圣灵”意指神的灵带着人性。今天我们能与主交通，是因为我们在圣灵里；这意义相当深。乃是这一个灵，使众圣徒在召会中成为一。

第十二篇 召会的预表（六）帐幕（二）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出埃及二十六章一至十四节，给我们看见，帐幕的上盖共有四层，由里向外：第一层是细麻所织成的十幅幔子，第二层是山羊毛所织成的十一幅幔子，第三层是染红的公羊皮，第四层是海狗皮。第一层是细麻所织成的十幅幔子。十幅分作两个五幅；五是负责的数字。好比我们的两只手，各有五个指头，五个指头都要作事，都要负责。又如马太二十五章的十个童女，也是分作两组，五个聪明的，五个愚拙的。“二”是见证的数字，“五”是负责的数字；所以，十幅幔子分成两组，每组五幅，表明人在见证的立场上，向神负责。

这里最重要的是细麻织成的幔子。在这细麻所织成的幔子上，绣着基路伯，并且还有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这是指神性与人性调在一起的光景。细麻所织成的幔子，指着与神性调在一起的人性。细麻应用在主耶稣身上，是说到祂这个人在神面前的光景；如同细面是说到主耶稣在神面前的光景一样。细面说到主耶稣作人的柔细；细麻说到主在神面前，作人的清洁；基路伯则象征神的荣耀，在主那清洁的为人上，有神的荣耀。关于基路伯，在圣经里有两个意义。

旧约里，每一次提到基路伯时，都与神的荣耀有关。有的地方甚至说，神的荣耀是在基路伯上。旧约圣经里的意思，好象神的荣耀是托在基路伯上面，托给基路伯来担负。所以一提到基路伯，就不能不想到神的荣耀。另一面，基路伯是指四活物的一部分。以赛亚六章的撒拉弗，和以西结十章的基路伯加起来，就是启示录的四活物。所以，基路伯一面的意义是神的荣耀，一面的意义是受造者，象征神的荣耀彰显在受造者身上。幔子上绣着基路伯，预表主的身上有受造的部分，神的荣耀也显在祂身上。

关于细麻，是说到我们作人的光景。我们作人原来都是粗里粗气，不象细麻，等我们蒙了救赎后，就有柔细显出来，那就是细麻的光景。细麻和皂荚木是相联的，都说到人性；细麻重在柔细美丽，皂荚木重在扎实坚硬。我们若要看蒙拯救的人性如何刚强，就要看皂荚木；要看蒙拯救的人性何等美丽，就要看细麻。皂荚木外面包着金子，细麻织成的幔子上面绣着基路伯。金子表征神的贵重，基路伯表征神的荣耀。金子如何在皂荚木上面，基路伯也如何在细麻布上面。皂荚木托着金子，细麻布托着基路伯；这表征神的尊贵和荣耀，都托在坚强而蒙救赎、属天、尊贵、美丽的人性上。

会幕周围的竖板重在能站起来，所以要刚强；会幕顶上的棚盖重在彰显荣耀，所以要好看、美丽。这好比一幢房子的天花板，不重在支撑，乃是为着好看。因此，这里有人性的坚强美丽，也有神性的荣耀。人性的坚强美丽，是细麻布；神性的荣耀，是基路伯。细麻既是指我们作人的光景，其中的蓝色线便是属天的标记，指属天说的；紫色线是指君尊的地位，朱红色线则是指蒙救赎说的。然后，有神的荣耀，就是基路伯，托在其上；因为基路伯乃是绣在细麻布上面。

金子 and 基路伯是指神那一面；皂荚木和细麻是指人这一面。这预表召会是神和人配起来，调和起来的。人进到会幕里，所看见的是金包皂荚木，和绣着基路伯的细麻布。人进到召会里，所看见的也该是神性托在人性上，就是金和基路伯托在皂荚木和细麻上；必须有坚强美丽的人性来配神，这才是召会。

不仅如此，召会在神面前的光景，该是细麻，是蓝色，是紫色，是朱红色，也该是基路伯。细麻是指着祂的“洁义”，在中文的用法上，这两个辞不容易放在一起，但为着达意，只好如此。主既洁白又公义，象细麻一样。蓝色是属天的，紫色是君尊的，朱红色是蒙救赎的，基路伯指明神的荣耀，显在受造者身上。会幕里这一层棚盖，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基路伯。那些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看起来还不太引人注意；最引人注意的，乃是上面绣着的基路伯。这意思是，召会最该叫人注意的，应当是神的荣耀显在受造者身上。并且这些受造者，是蒙了救赎，洁白、公义、属天的，是有君尊身分的；神的荣耀就显在这班人身上。这就是基路伯的意思，这也就是召会在神面前该有的光景。帐幕上盖的第二层，是山羊毛织的幔子。这第二层的盖，是指堕落的人性说的。马太二十五章所提的山羊，指罪人，是不好的。旧约里的赎罪祭，也常常是用山羊作牺牲。所以，山羊是关乎罪的。再者，出埃及二十六章七节，说到这第二层盖的幅数，是十一幅，而不是十幅，或十二幅。“十”这数字，指明人的完全；“十二”指明神与人调和的完全。“十一”比人的完全“十”还多，却又赶不上神人调和的“十二”，所以是多余的。好比我有两只手，应该是十个指头。若是我有一只手是六个指头，那个就是多余的。这第二层棚盖，是一块五幅，一块六幅，表征人在神面前多余的光景。

这个多余的，比人应有的多，却又赶不上神，所以必定是罪，是败坏。赶不上神不一定是罪，比人多余的才是罪。够不上神，又比人多，那就是罪，就是败坏。什么时候我们身上多了不该有的，那就是罪。在伊甸园里的亚当，原是十；但自从撒但把他的东西加到亚当身上，亚当身上就多了些不该有的，而变作十一了。这就是罪，就是败坏。召会直到今天，还带着败坏的天性。在圣经预表的原则里，植物都是表征人在神面前的行为、光景，动物则表征人需要神的救赎。

所以，帐幕的第二层盖是山羊毛，是动物的，这意思是需要救赎，需要血来遮盖。这第二层山羊毛幔子，表征今天在召会中，还有堕落、败坏，不能蒙神悦纳的东西；还需要救赎，需要血的遮盖。会幕的第三层是染红公羊皮的幔子。这第三层，完全遮盖了第二层山羊毛的幔子；这意思是说，召会中人性的败坏，完全由救赎来遮盖。无论谁进到会幕里，或在会幕外，都看不见十一幅的第二层盖，因为被染红的公羊皮完全遮盖了。所以，我们败坏、罪恶的部分，乃是在血底下。染红的颜色就是血的颜色，就是救赎的颜色。所以，神能说祂看雅各家没有罪孽；祂看召会没有罪恶。召会所有的罪，所有的败坏，都在祂血的遮盖之下。有一只羊羔为我们被杀，它的血和它的皮盖在召会上面，人从里往外看或者从外往里看，都看不见“山羊毛的幔子”。

会幕最外面的一层，就是第四层，乃是海狗皮。海狗皮是厚的、坚硬的，非常粗糙，并且一点也不美丽；但海狗皮不怕风雨，不怕挫折。这象征召会在最外面，应该象海狗皮，虽然没有人所羡慕的华美，却能经得起一切的风波和击打。这也说出，召会不该在外表上富丽堂皇；召会的美丽应该是其中的神。

会幕外面是海狗皮，里面却是精金、基路伯。所以，召会在外表上不该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召会的美丽是在于里面的神。凡是把美丽摆到外面去吸引人的，凡召会利用外面的华美吸引人的，都是违反会幕预表的原则。凡显在外面的都该是粗糙的，是没有佳形美容，叫人看见可以羡慕的。在基督身上是如此，在召会身上也该如此；外面虽没有佳形美容，却是坚强，经得起击打，受得住波折、为难的。什么时候我们把召会弄得外面堂皇了，这时召会定规是脆弱的。就如玻璃板外面虽然好看，却是很容易破裂的。今天有的召会外表虽然好看，却是一碰就倒，一碰就碎；有的召会外表虽然粗糙，但其内在却坚刚、美丽。

会幕里没有地板，只有一片沙土，就是旷野中的沙土地。在会幕里，无论什么都是上面重下面轻。这个轻不是指轻重的轻，而是指不讲究。上面的都是讲究的，下面的并不讲究。因为召会今天虽然在地上，却是属天的。

会幕里四围都是精金，非常辉煌，其上的盖有细麻布绣着基路伯，非常华美，其下却是泥土，沙漠地。因此，会幕的上面非常讲究，下面却毫不讲究；这象征今天的召会应当是属天的，只有向上仰望时，才有华美，向下看乃是一片沙漠，没有根基。所以，我们在召会中，应当往上看而不该往下看。

这会幕的地板，说出召会今天还在地上行走，是寄居的，是客旅，是行走在旷野里。她在地上没有永远的根基，不能在地上扎根，没有好看的地板。所以会幕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的泥土就是会幕的地板。会幕在地上没有根，是客旅，是寄居的。

我头一次到福州，最扎我眼的就是福州闽江大桥头旁，有许多划船的老婆婆，上面打扮得花枝招展，但是两只脚完全是泥巴，和鸭掌差不多，实在很难看。那种光景有一点类似这里所说帐幕的味道。人若是往上看帐幕，实在美丽，蓝色、紫色、朱红色，还加上白色，再绣上基路伯，真是好看；但往下看地板，真有如鸭掌。这是因为召会在地面上行走，她不属于地，也不注重地上的什么，她乃是注重上头的。

会幕乃是分层次的。会幕分作两层，或者说分成两部分。外面一部分称作圣所，里面一部分称为至圣所；此外，还有一个外面的院子，圣经称之为外院子。在外院子周围，有一道布帷，是用布作的，把整个外院子完全围起来。所以，若从外院子的布帷，就是从外围来说，一共分作三层：外院子、圣所和至圣所。若是以帐幕预表我们这个人，这三层很清楚是预表我们的体、魂、灵三部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三层，最外一层是我们的身体，里面一点的是我们的魂，最里面的是我们的灵。魂是里面较接近外面的部分，灵是里面最内在的部分。本篇信息不重在会幕预表个人的一面，乃要专一说到会幕预表召会的一面。

会幕的层次也预表召会中属灵的光景。有些人得救不久，他们属灵的光景有如活在外院子里。有些人往前有了进步，他们属灵的光景好比活在圣所里；再有些人更进步，他们属灵的光景就象到了至圣所。在新约的恩典之下，只有主在天上作大祭司，我们众人在神面前，在事奉上都是祭司；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立场，完全是相等的。然而，我们每个人里面属灵的光景，和属灵的程度却大不相同，是很有分别的。所以，在旧约会幕中事奉神的各种人，就预表新约中召会里各个人属灵的情形。

旧约告诉我们，在外院子里事奉的是利未人，在圣所里事奉的是祭司，到至圣所里事奉的是大祭司。在新约的恩典之下，圣徒在事奉神的事上并不分大祭司、祭司或利未人，众人都是祭司，都是相等的，只有主耶稣自己是我们的大祭司。然而在属灵的程度，以属灵的经历来说，我们不能不承认，有些圣徒的光景，的确象利未人，有些圣徒的光景象祭司，也有些圣徒的光景实在是到了至圣所里。我们在这点上要领会得准确，不要把犹太教里的等次带到召会中，那是绝对不可以的。我们乃是承认，在圣徒中属灵的程度实在是分层次的。在地位上没有等级，不能分一等、二等、三等。在地位上只有一等，众人都是祭司；但在程度上，在属灵的经历上，有的人实在是活在外院子里，有的人实在是活在圣所里，也有的人实在是活在至圣所里。在外院子里的人，他们所接触的，就是祭坛和洗濯盆。祭坛乃是赎罪的地方，洗濯盆乃是洁净手脚的地方。

这清楚给我们看见，这和我们初得救时的情形一样，是初得救之人的光景。在这里有一个人，他原来是在布帷外面，是与会幕不发生关系的。有一天，他感觉自己有罪了，就带着一只牛或一只羊，到祭坛来献赎罪祭；他要借着这些牺牲，在神面前解决他罪的问题。他如果是个祭司，还要到洗濯盆那里去洗手脚。这告诉我们，一个人开始和帐幕发生关系，乃是开始在赎罪和洁净这两件事上。一个人得救所蒙的恩典，就是在罪的救赎和身体的洁净。这样，他和神之间永远间隔的问题就解决了。这是一个在外院子里之人的光景。这虽是指一个初得救之人说的，然而今天许多弟兄姊妹，得救十年、二十年了，但他们属灵的光景，还是留在外院子里。若是要他们作见证，他们的见证仍然是离不开外院子；不是在祭坛那里，就是在洗濯盆那里；不是关乎罪如何得赦免，就是关乎罪如何得洁净。他们属灵的程度仍相当的低，仍象一个才得救的人。在圣所里的人，属灵情形比在外院子的深许多。在圣所里有三样东西，有陈设饼的桌子，有金灯台，有香坛；这三件东西，都说到基督自己。陈设饼说到基督作我们生命的粮食，金灯台说到基督作我们生命的光，香坛说到基督作我们在神面前的悦纳。这三件都是说到基督，如何作我们在神面前的经历。

在圣所里的人，比在外院子的人深得多，也进步得多。他开始认识基督作他生命的粮食，也开始活在基督生命的光中，并开始靠着基督，在神面前蒙悦纳，而与神有交通。然而，这样的深入，还是不够。基督虽然作了他生命的粮，作了他生命的光，也作了他在神面前与神交通的凭借，但他大部分的光景，还是在他的魂里。一提起某些事，他的魂是兴奋的，他的感觉是甜美的，他喜欢对人作这些见证，喜欢对人谈论这些事；他这样的喜欢，这样的谈论，不过证明他属灵的光景，还是在圣所里。

在预表的层次里，圣所的确是指魂；更具体地说，圣所是指我们这个人。然而，凡读会幕预表的人，都会碰到一个难处，到底是外院子指人外面的人，还是圣所指人外面的人？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按表面看，外院子在外面，圣所和至圣所都在里面；但按圣经的记载，圣所应该是指外面的人。我们都知道，会幕里有一道幔子，希伯来十章告诉我们，那道幔子就是指主耶稣成为肉体的那个肉体。那个肉体也就是我们这个人。所以，圣所实际上还在我们“人”这一面，还没有到“神”那一面。不错，照外院子来说，圣所是在里面；但就幔子而言，圣所还是在幔子外面。希伯来书不是要我们进入圣所，乃是要我们进入至圣所，就是要我们进入幔内。进入幔内的意思，就是进到神里面。由圣所进入至圣所，是预表人从“人”这一面，进入“神”里面。的确，在圣所里，陈设饼预表基督作生命的粮，但还不是基督自己；金灯台预表基督作生命的光，但也不是基督自己；香坛预表基督作人与神之间的悦纳，但也还不是基督自己。惟有在至圣所里的约柜，才是基督自己，才是神自己。

因着神所在的地方，乃是至圣所；所以至圣所的约柜，才是基督自己。在圣所里有粮食、有光、有神的悦纳，这些都是出于基督。基督的确能影响我们的魂，使我们的魂里饱足，叫我们的魂喜乐，也能使我们在神面前，感觉蒙祂悦纳。这些都是魂里的光景。虽然基督的确能使我们的魂有这样的光景，但基督并不住在我们的魂里。在圣所里，在我们这个人的魂里，基督能使我们饱足，能照亮我们，能叫我们在神面前感觉和谐、妥贴、蒙祂的悦纳，但基督并不住在我们的魂里；祂不在幔子这一面，祂乃是在幔子那一面。

有时我们会碰到一位弟兄或姊妹，一直见证说，他里面如何得着饱足，如何蒙主光照，有何等喜乐，与主有何等甜美的交通；这时，我们就当知道这是一位在圣所里的弟兄或姊妹，是刚从外院子进到圣所里的。好象他是一位里面的基督徒，却还是在至圣所的外面，还没有进入幔内。

有些圣徒作见证说，他如何是个头号罪人，但主耶稣为他死了，所以他的罪全脱落了。现在他实在得着释放，因为基督已使他脱离捆绑，所以他要把罪恶的事全放弃，好好事奉主。从这个见证，我们就知道这人是在外院子里，在祭坛和洗濯盆那里，杀牛杀羊，洗手洗脚的人。这无疑是个在外院子里的基督徒。

等过了半年，或许这位圣徒又见证说，他与主交通是何等甜美，不仅得着饱足，蒙了光照，并且里面明亮。他说起这些事，相当兴奋，并且滔滔不绝。这时，我们就当知道这人是在圣所里，是进步了。从前他只知道主耶稣为他死，担当了他的罪，现在他更知道，主如何在他里面，作他的粮食，作他的光照，使他与神有交通。这时，他“好象”是个活在里面的基督徒了，但实际上却还是在至圣所的外面，还没有进到幔内。若是他向着主忠诚，圣灵会给他看见，他这种光景只是一个过程，还不是终点，他还需要往深处去，就是进到幔内，进到至圣所里。在召会中实在有人是活在至圣所里，他们比在圣所里的人更深，是活在真正“里面的人”里。他们不仅是里面摸着基督的同在，更是到至圣所里面去了；不只是外面受一点的影响，乃是在他们深处，基督给他们摸着了，这就是到至圣所里面。在至圣所里，陈设饼没有了，金灯台没有了，香坛也没有了。换句话说，陈设饼收藏起来，变作约柜里隐藏的吗哪；金灯台收藏起来，变作约柜里隐藏的律法；香坛也收藏起来，成为约柜里隐藏发芽的杖。一切都收藏在约柜里了。

这约柜就是基督自己。当一个人进到深处时，即使他坐在那里，没有对你说多少话，也不是那样兴奋，甚至祷告时话也不太多，但你能从他身上摸着一个扎实的东西。这一个人，和他从前在圣所阶段的光景，完全不同。当一个人活在圣所阶段时，人一碰着他，就是祷告，并且他祷告的声音，有如圣所里的香坛所发出的香味。不仅如此，他差不多整天都在那里烧香、祷告，他真是能祷告的人。然而一个在至圣所里的人，你看不见他有多少兴奋，甚至没有多少祷告或见证；但你接触他时，你觉得他里面有宝贝，他里面的讲究相当大。他外面照出来的光虽不太多，但他里面那个隐藏的东西，却非常确定。在圣所里什么都是显出来的，但至圣所里什么都是隐藏的。在至圣所里的人，没有圣所里的人那样兴奋；他们外面虽然显得不多，里面却是结实的。

在召会中实在有这样一班人，他们是活在至圣所里，是相当有分量的。这不是等级问题，而是生命度量的问题，是属灵经历和程度的问题。若是把等级搬到召会里，就是使召会变作犹太教了。我们看一个擘饼聚会，圣徒都来到主面前，他们的地位等级都一样，都是祭司；但有的圣徒一开口祷告、赞美，人就知道他是外院子里的人，或是圣所里的人。可能那些感谢、赞美，象是围绕主的桌子，实际上却是围绕一个祭坛。我们在主的桌子前，听见那些感谢、赞美的话时，应当能听出那里有属灵程度的讲究。有的人话语不多，声音不高，不是那样兴奋，也不是那样响亮，但他们一开口，你就觉得这个人是在至圣所里；你在其中摸着了天，摸着了神。

去年十一月，有位弟兄从英国来到我们中间。开头几天，有些弟兄们在所谓的复兴中，祷告起来极其兴奋，似乎会所的顶盖都要掀了。那时，许多弟兄姊妹，好象都摸着基督的同在，摸着基督作生命了，都飘飘然。然而我在那里，越听弟兄姊妹的祷告和见证，里面就越觉得说，这些是圣所里的人，不仅属魂，并且魂都跑出来了。

在召会中，属灵的程度确实有其讲究。大多数的人是在外院子，比较少的人是在圣所，还有极少数的人是在至圣所。这一幅预表的图画，是相当恰切的。在主日聚会时，我们通常会看见许多人，带着妻子、孩子，甚至“小羊”、“老牛”，熙熙攘攘地来献祭，那实在是外院子的光景。到了周二祷告聚会，就有一点圣所的味道，虽然人数减少，但比主日上午听道的聚会是深多了。等到祷告时，我们偶尔也会在一些圣徒身上，摸着基督，摸着一个深处的东西，那就是在至圣所里。所以，召会在神面前属灵的光景，的确是分作三层。

第十三篇 召会的预表（七）帐幕（三）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会幕真实的价值，完全在于会幕的内容。正如一幢房子的尊贵，完全在于住在里面的人。我们都知道，会幕从外到内分作三层，所以会幕的内容，也是分作三层。按神话语的记载，这三层是从里往外数，也就是从至圣所到外院子。但从我们人这面说，乃是要从外往里数，也就是从外院子到至圣所。

在外院子里有两件重要的东西，一件是祭坛，或者称为燔祭坛，或铜祭坛；另一件是洗濯盆，或者称为铜洗濯盆。人一进到会幕，第一碰着的，就是祭坛；第二碰着的就是洗濯盆。祭坛预表主的十字架，洗濯盆预表圣灵的洗净；这意思是，在召会的范围内，第一是十字架，第二是圣灵的洗净。

会幕范围内的第一件东西是祭坛，所以，召会内容的第一件东西，就是祭坛所预表的十字架。这是我们都清楚的，但有几个重点仍需要点出来。祭坛在预表上，总其成有三个重点。

赎罪的地方：从我们这面来说，祭坛乃是赎罪的地方；但从神那面来说，祭坛的第一个重点不在赎罪。所有赎罪的祭牲，都在祭坛上被杀；所有赎罪的血，也都流在祭坛上。这预表主为我们被杀，在十字架上流出赎罪的血。因此，人的罪乃是在十字架这里，才得以赎尽。就人来说，十字架的第一个意义，乃是赎罪。奉献：祭坛预表奉献。祭坛又名“燔祭坛”，并不称作赎罪祭坛。按利未记一章，燔祭是五种祭里的第一种祭，是说到人要把自己献给神。这意思是说，人和人的一切，都要作神的食物。在旧约里，神一再地说，祂有一种食物，就是人所献的燔祭。赎罪祭不是神的食物，燔祭才是神的食物。我们只知道，神要作我们的粮食，作我们的满足；但圣经还告诉我们，人也是神的食物，是神的满足。

人怎样才能作神的食物，作神的满足？就是人甘愿把自己摆在燔祭坛上。正如亚伯拉罕献以撒，就是献燔祭。我们若明白神的心意，就应该知道，即使我们人没有犯罪，不需要赎罪祭，但我们仍需要献燔祭。燔祭里没有一点罪的思想，完全是受造者将自己摆在造物者手里，作了造物者的食物，作了祂的满足。所以，赎罪祭是祭坛预表十字架的第一个意义，是为着赎罪；燔祭是祭坛预表十字架的第二个意义，是人把一切奉献给神。

就我们人来说，十字架有两面的意义，一面是除掉我们的罪；一面是我们自愿把自己奉献给神，叫神得着我们这个人。第一面是经历血，就是蒙救赎；第二面是经历死，就是奉献；或者说，是我们自愿把我们这个人献给神。所以，十字架解决我们的“己”，解决我们这个人。乃是当人把自己献在祭坛上时，火才来烧光。从主工作那一面说，祂已经把我们解决了；但今天没有一个不是甘愿把自己摆在死地献给神的人，而能解决“己”的。人若不把自己交给神，就不能有十字架的经历。十字架的经历能在人身上显出来，必须那人甘愿把自己摆在死地，就是把自己献给神，也就是把自己交在神手中。

我们都不喜欢听见“死”这个字，但有经历的人都知道，死是神在人身上所作的；每一个给神得着的人，都是被神解决的人。他们都清楚，就某一面的意义说，死是神的代表，死是神的手；把自己交给神，就是把自己交给死。这就是奉献的意义。凡没有把自己交给死的人，这个人从来没有奉献过。所有把自己献给神的人，都是把自己交给死的人，也就是把自己交在死地的人。献燔祭的那幅图画，给我们看见，献燔祭的人不是祭司替他宰杀燔祭牲，乃是他自己下手宰杀。这预表每一个把自己献给神的人，都是自己下手，把自己摆在死地的人。燔祭一面是献的人自己宰杀祭牲，另一面是神用火来烧光祭牲。我们献上祭牲是借着亲手宰杀，亲自献上；而神接受祭牲，乃是用火烧，是借着火烧光。神把燔祭牲烧光，意思是神接受了。

这个接受，就是神把它吃了，吃光了。人的杀死和神的烧光，或者说神的享受，都是十字架的经历。这个经历的目的，解决了我们这个人，也就是神得着我们这个人。在十字架上，神把人解决了；而神在十字架上把人解决，意思就是神要得着人。每一个给神得着的，都是一个被神解决的人。你被神解决有多少，你给神得着就有多少。

宗教都是教训人说，把自己献给神，是要为神成全伟大的事业，是要为神作伟大的工作。然而，这是不认识神的人所说的。认识神的人都知道，一个人把自己献给神，不是来作巨大的材料，也不是来作伟大的工作；乃是下手把自己杀了，把自己摆在死地，然后交给神，让神接受。

每一个真正把自己献给神的人，最终的结果，是在神面前成为馨香的气味，在人跟前成为一堆灰烬。我们都知道，一切东西到了成为灰烬的地步，就是到了最后的结局。无论是木头，或是一只羊，一只牛，一件衣服，只要烧成了灰，就再也没有方法对付它，那是已经对付到尽头了。什么东西一到成灰的地步，就是最终的一步了。一个人即使被枪毙了，还可以再有对付，但是当你把他烧成灰，就没有可对付的。灰，就是到了最后一步。

无论是一只牛或一只羊，一旦献作燔祭，其最终的一步，就是在祭坛上变作灰——神把它解决了。然而就是这个解决，使神得着了它。同样的，神得着人的方法，就是解决人。神从来没有自己跑到牛群、羊群里，拉出一只摆在祭坛上，点火烧了；神从来不作这事。献上是人作的，是人的责任，是人要将一只牛或一只羊献上。等到人献上后，焚烧才是神的事。这就是燔祭。所以，燔祭的意思是，人把自己献给神，不是要为神作工，乃是要给神解决，要让神享受，让神满足。

神要解决我们这个人，但神不肯作拉夫的工作，祂不能把我们拖出来，摆在祭坛上。神乃是要我们甘心把自己献上。当我们甘心把自己献上之后，神就来烧掉我们这个人。这就是十字架死一面的经历。十字架血一面的经历，是蒙救赎，是为赎罪；十字架死一面的经历，是作燔祭，为着奉献。没有一个人不是这样把自己献给神，而能有罗马六章的经历。

当一个人在神面前，变作灰的时候，也就是人在神面前成为香气，让神吃了、享受并得着的时候，这就是十字架最终的意义。神从来没有意思要人为祂作什么，一切都是神为人作的。人脚下的地是祂造的，人头上的天是祂造的；人所需要的阳光、水分，以及空气、食物都是祂造的；人所需要的生命、智慧和能力，也都是祂造的。神没有一点意思要人作什么。在旧约，大卫要为神造一个圣殿时，神差人对大卫说不可以。

神从来没有要人这样作；从来都是神为人作，没有要人为神作什么。所以，要为神作工的思想、观念，乃是从宗教出来的；这不是神的启示。神只有一个意思，就是要人作祂的食物，要人给祂得着。这个给祂得着，就是十字架。祭坛解决人的罪，祭坛也叫神得着人；这就是赎罪祭和燔祭两面的意义。十字架解决人的罪，十字架也叫神得着人；这是祭坛所预表的第二个意义。

包括一切：有些人曾说过，会幕里的东西，按其尺寸大小，都可以装在祭坛里。换句话说，祭坛的容量是可以容下会幕里的一切东西。此外，犹太人的历史也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时，每逢他们拔营前行，都是把会幕里的器具，装在祭坛里。我们若是去计算那些东西的尺寸，就知道那是个可靠的事实。人若是要到会幕里，接触那些物件，都必须先经过祭坛。这意思是，祭坛乃是里面一切东西的根据。这也预表，十字架是召会中一切的根据；换句话说，十字架是一切属灵经历的根据。没有一个人能不经过祭坛，而能到圣所和至圣所里，摸那些东西；也没有一个人能不经过十字架，而能摸着其他属灵的经历。十字架包括一切，就如祭坛包括一切一样。所以，十字架一面是赎罪，一面是奉献，还有一面就是包括一切。

从祭坛再往前就是洗濯盆，洗濯盆是得洁净的地方。凡到会幕里去事奉的人，都要在这里洗手洗脚，在这地方得着洁净。新约给我们看见，这是预表重生的洗涤，和圣灵的更新。这些预表仿佛一幅图画。当一个人在神面前有了罪，就需要血来洗净；同时，他的手脚沾染了地上的尘土，沾染了世上的污秽，这需要水来洗净。血所洗去的不是那个污秽，乃是那个定罪。血所洗净的是除掉定罪，而水乃是除掉玷污不洁本身。在神面前那个定罪的污秽，是血洗净的；但在我们身上实际所沾染的玷污，是用水洗净的。这个水的洗净，预表圣灵洗净我们身上一切的玷污。我们和世界接触所受的一切玷污，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洗净的。这个洗净，就是主耶稣在约翰十五章所说的那个洗净。祂说，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话，已经干净了”。所以这样的洗净，并不是赎罪一面的。

比方一个孩子，穿了一件干净的衣服，孩子的母亲告诉他说，“不要弄脏衣服，若是弄脏了，你就是得罪我。”结果这孩子出去玩耍，一不小心，把衣服弄脏了。在此，我们要看见有两件事定规发生。第一，是这个孩子在母亲跟前被定罪了。他母亲定他的罪，所以他不敢见母亲，他和母亲中间有了难处。第二，他的衣服实在沾染了污秽。之后，孩子的大哥就来作他的中保，带孩子去见母亲，认罪求赦免。于是母亲就宽恕了他，他和母亲中间那个难处，就得以解决了。然而，他衣服上面那些污秽还在，这就需要水来洗净。虽然他和母亲中间的间隔没有了，他和母亲能一同吃饭，也欢喜快乐了；但这件衣服还是带着玷污，这就还需要用水洗净。

再比方，从前有位弟兄没有得救时，在公家机关作事。有一次偷了公家的钱，去买了一张床，一个书台，一张椅子，还觉得很好用。后来他得救了，就觉得那是个罪，那个偷的意念和行为是得罪神的，里面很不平安。从前这位弟兄是在布帷外，在黑暗里过生活，什么都觉得无所谓；现在进到布帷里，就是进到公义、洁白的界线里，他立即感觉那个偷是罪。他就来到十字架跟前，向神说，“神啊，赦免我这个偷的罪；求你赦免我。”这位弟兄在那里认罪，就在那里接受主的救赎。圣灵给他感觉，主在十字架上已将他的罪担当了；他就在那里有一个信心，接受主的血洗净他的罪。这样，他在神面前就平安了。这就是祭坛的血，把我们的罪洗干净。这个洗干净，乃是指罪案在神面前洗干净，良心不再被定罪。

然而，当这位弟兄再坐下读经时，就觉得那些床、书台和椅子，是用偷来的钱买的，那些污秽还在。要知道，这一个靠血是洗不掉的。虽然血已经洗净人在神面前的罪案，但那些床、书台和椅子的污点，是血洗不掉的。这些是怎么洗掉的呢？乃是靠着洗濯盆，就是重生的洗涤，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在这人里面搅扰他，他跪在那里祷告时，圣灵有一个力量说，“把这些东西拿去归还，把这些不该属于你的对付清楚。”他照着作之后，平安就回来了。

再比方，若是你偷了人一条领带，并且还将领带上的记号挪去，换上自己的英文记号。现在你得救了，你认那个偷领带的罪，血洗净了这个罪案；然而你再去戴那条领带，扎那条领带时，总觉得你身上有个污点。这时，你就需要圣灵的更新。圣灵在我们里面作工，再作工，常常地作工，就不断地洗我们。我们都知道，当我们用水洗脏东西时，不是立刻就能洗干净。有时需要用力搓，有时需要多一点时间，才能洗干净。圣灵在我们里面，也是这样。祂会在你里面，用力顶一顶，顶得你不平安，只好将领带归还别人；并且诚实地告诉人：“我现在信了耶稣，耶稣救了我，我将领带归还你，请你饶恕我。我还改了领带上的记号，所以我还要再赔一点钱补偿你。”这就是洗濯盆，这不是血所能洗掉的。我们在神面前的罪案，是血能洗掉的；但我们身上那个污点，非借着圣灵的更新不可。

当我们接受十字架的救赎时，我们和神之间罪的问题就都解决了。那个解决是因着血的洗净。然而，从我们的经历中，我们都知道，在我们身上还有一些属地的污秽，我们头脑里还有污秽的思想，观念里还有不正确的看法，行动上还有属地的玷污。这一切都需要重生的洗涤，和圣灵的更新。这和赎罪无关，不是为解决我们和神之间罪的问题，乃是除掉我们自身那污秽的东西。宝血的洗净，是洗净我们在神面前的罪；圣灵的洗净，是除掉我们身上的污秽。换句话说，罪的问题，是在祭坛那里解决；污秽的问题，是在洗濯盆那里解决。

在世人眼中，他们只看见污秽，没有看见定罪；在研究神学的人眼里，他们又太重看定罪，而忽略玷污。然而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乃是两面同样重要。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是被定罪的，所以需要祭坛，需要血；又因为我们实在受了玷污，所以还需要洗濯盆，需要水的洗净。

当我们每一次要亲近神时，都会感觉自己是被定罪，是受了玷污的。同时，也就感觉需要血的洗净，来解决我们在神面前的定罪；需要圣灵的更新，来除去我们的玷污。比方我们为一件事祷告，也许只要十分钟，但在祷告这事之前，我们寻求血的洗净，寻求里面的更新，就需要二十分钟。没有一个人进到圣所，进到至圣所，而不先在祭坛和洗濯盆花工夫的。凡没有在这里花过工夫，有过相当经过的人，就难得有到圣所和至圣所里的经历。在祭坛解决罪，在洗濯盆解决污秽，这是每一个追求属灵经历的人，都必须经过的。

我们要从外院子进到至圣所去接触神，就必须经过这两个地方。有时是先到洗濯盆，后到祭坛；并不一定是先到祭坛，后到洗濯盆。就一个事奉神的人而言，常常是先到洗濯盆，后到祭坛。好比今天你要为主说话，但是你昨天作了一件事，亏欠了同住的弟兄。主的话说，你“要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与你的弟兄和好”。先去与弟兄和好，就是洗濯盆。先去对弟兄说，“弟兄，我昨天有一件事对不起你。”这就是洗濯盆。先要到弟兄跟前，把手脚洗干净，然后到神面前来，对神说，“神，赦免我的罪。”这样，你才能为神说话，才能到圣所里事奉神。这是先经过洗濯盆，再经过祭坛。

在此，我们看见祭坛和洗濯盆两面的功用：一面是洗去人在神面前的罪案，一面是洗去人身上的污点。罪案被洗除，是因着在十字架祭坛那里受了审判；污点被洗净，是因着在洗濯盆那里蒙了圣灵的光照。祭坛与洗濯盆都是铜作的，但是铜与铜不同。洗濯盆所用的铜，是在会幕前事奉神的妇女所用的面镜。

其含意是，这一座洗濯盆摆在这里，就是人的面镜，要叫人看见他本来的面目，看见他身上的污点。祭坛外面所包的铜，是犯罪之人的香炉，是受过审判的，是用二百五十个铜香炉包的；所以是审判的意思。在祭坛那里是审判，就是定罪；在洗濯盆这里，是光照，有光照才能除去人的污秽。因着定罪，所以需要血；因着污秽，所以需要水。祭坛是定罪的问题，洗濯盆是光照的问题。

人一到祭坛，那个铜就叫人想起神审判的故事；一到洗濯盆，那个铜就令人想起蒙光照的故事。今天，人一到十字架这里，就叫人想起主如何受了审判；一到圣灵这里，就叫人蒙光照，给人看见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自己的污点。所以在会幕，就是在召会的范围里，第一是十字架的救赎，第二是圣灵的洗净。十字架说到救赎，圣灵说到洗净。在外院子的人，一直接触的就是这两件东西。

这是说初得救的人，或得救相当久而一直没有多少长进的人，在他们的经历中所接触的，只有十字架的救赎和圣灵的洗净；他们属灵的经历只有这么多。他们最多只能说，他们从前如何喜欢打麻将，看电影，现在他们觉得那是得罪神，就向神认罪，而里面就平安了；并且，他们里面有一个力量，已经把这些东西从他们身上除掉。这就是十字架的赎罪，和圣灵的洗净；这都是外院子里的经历。从外院子往里走，就进入圣所。圣所里有三样东西。

第一，陈设饼的桌子：圣所北面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所摆的是陈设饼。从“陈设饼”这字，明显能看出，这是陈设出来的意思。所以这饼，乃是指基督在神面前，作我们的粮食，或说作我们生命的粮食。这是显明的，是陈列出来的。就如同一位爱看电影的圣徒，有一天他的被定罪因着主的血过去了；他身上那个看电影的污秽，也因着圣灵的洗净除掉了。于是他就学习祷告，学习与主有交通；他乃是到圣所里了。他知道基督如何在他里面，作他生命的能力。他也能作见证说，基督在他里面，如何有那个生命的能力，叫他不染世上的污秽；并且这股生命的能力，在他里面，有如人吃下食物，里面就得着力量一般，是那样明显。他到处去作这个见证，并且他这个见证实实在有生命的能力；但这是明显的陈设饼，是浅的经历，还不是深的经历。不过，比起洗濯盆的经历，这是更深、更里面了。

第二，金灯台：圣所的南面还有金灯台。金灯台的光是照耀出来的，也是显明的。陈设饼是陈列出来的，说到生命的能力；金灯台是照耀出来的，说到生命的光。这两者都预表基督在我们里面，作我们的生命。一个是指基督的生命叫我们得饱足，得力量；一个是指基督的生命作我们的光，来照耀我们。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永远不饿。”祂还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绝不在黑暗里行。”

第三，香坛：圣所的西面还有香坛。香坛的香气是往上升的，陈设饼是陈列出来的，光是照耀出来的，都是显明、不隐藏的。香坛是指基督在神面前，作了我们的悦纳；这意思是说，基督作了神悦纳我们的那个悦纳。我们活在神面前的能力，乃是基督作生命；我们活在神面前的光，乃是基督作亮光；同样的，我们在神面前的蒙悦纳，乃是基督作我们的悦纳。基督自己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亮光，也是我们的悦纳。我们有能力过属灵的生活，有亮光行走前面的道路，并且能在神面前蒙神悦纳，都是靠着基督。

以上这三件东西虽是在圣所里，却都是显出来的。所以是里头的，又是外头的。祭坛和洗濯盆是绝对在外面，完全都是露天的；一切的祭物都在祭坛外边，铜洗濯盆也是敞着口的，所以它们所在的地方都是露天，是完全显露的。到了圣所，就都是里面，不是露天了；但圣所里这三件东西，饼是陈设的，光是照耀的，香是上升的，都是在里面的外面。

我们前面说过，圣所是指人的魂，就是指人那外面的人。心理学家把人分作“形而上”和“形而下”二部分。外面看得见的部分是形而下的，所以是外面的人；里面看不见的部分，是形而上的，所以是里面的人。说魂是里面的，体是外面的，这相当有道理；然而，圣经和我们的经历告诉我们，魂虽是人里面的部分，却仍然是我们外面的人。什么才是里面的人呢？灵才是我们里面的人。在我们得救之人的灵里，才有神的同在；神是在我们的灵里。这意思是，神不在圣所里，神乃是在至圣所里。所以，圣所预表的是外面的人，就是属魂的人。

一个得救年日不久的人，他经历基督作生命，作亮光，作悦纳，可以说都是在魂里，都是在兴奋里。在魂里不是不好，但在魂里定规是浅的。就如在圣所里也有基督，有基督在那里作生命-陈设饼，作亮光-金灯台，作悦纳-香坛；但这些都还是浅的，还是里面的外面。

圣所和至圣所之间有一道幔子隔开，过了幔子就是至圣所。这幔子是指主耶稣所穿上的肉身的人；人破碎了，就能进到灵里。在圣所里有陈设饼、金灯台和香坛，指基督作我们生命的粮、生命的光，并且使我们在神面前蒙悦纳。可以说，香坛、金灯台、陈设饼都是基督，但惟有至圣所里的约柜，才是基督本身，才是神自己。圣所里的三件东西，到至圣所里，就隐藏到约柜里了。陈设饼到了至圣所，就是约柜里那隐藏的吗哪。这是启示录二章隐藏的吗哪，不是出埃及记中从天降下来的吗哪，乃是降下又收起来的吗哪。金灯台到了至圣所，就是约柜里的法版。律法就是光；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告诉我们，光收回去就是律法，律法照耀出来就是光。生命的光是从生命的律法照出来的；律法是藏在里头的，而光是照出来，照在外面的。金香坛到了至圣所，就是约柜里那发芽的杖。

香坛，是人在神前蒙悦纳的一个根据、凭证；发芽的杖，是亚伦家在神面前蒙悦纳的一个根据、凭证。香坛是在复活里的，发芽的杖也是在复活里的。香坛一面是关乎悦纳或承认，一面是关乎复活；发芽的杖也是一面关乎悦纳或承认，另一面关乎复活。人只有拒绝自己，在复活里，才能蒙神悦纳。可拉党可以站起来说话，但神不悦纳、不承认；神所悦纳、所承认的，乃是发芽的杖。

人可以在神面前有许多作为，但神不一定悦纳，不一定承认。神的悦纳和承认，是在于祭坛；所以祭坛和发芽的杖，二者在悦纳和承认的事上是一个。另一面，祭坛是复活，发芽的杖也是复活。只有在复活里才有神的悦纳，才有神的承认。我们若是活在自己里面，象可拉党人一样，定规会招来神的厌恶，神的拒绝。若是我们象亚伦和摩西一样，拒绝自己而活在复活里，那定规蒙神悦纳，蒙神承认。复活就是基督。亚伦发芽的杖在约柜里，说明圣所里那悦纳的祭坛，已经在约柜里了。

圣所里的三件东西，到了至圣所，都缩进基督里了；在至圣所里，基督是一切，并且是隐藏的。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经历，有人经历基督的生命是陈设饼，有人经历基督的生命是隐藏的吗哪；有人受基督的引导，享受金灯台的光照；有人受基督的引导，经历隐藏的律法；有人在神面前，因着基督蒙悦纳，有香坛的光景；有人在神面前，因着基督蒙悦纳是发芽的杖。凡在圣所里的一切都是显明的，在至圣所里的每一样却都是隐藏的。这就告诉我们，在召会里有十字架，有圣灵的洗净，并且有显明的基督，和隐藏的基督。因着圣徒对基督各面的认识与经历不同，所以众人属灵的程度与层次也就不同。

在召会里，有的人只经历十字架的救赎，和圣灵的洗净，这样的人乃是活在外院子里。有的人经历基督作生命，作亮光，有能力，蒙悦纳；他们兴奋、活泼、明亮、新鲜，在神面前与神有甜美的交通。你碰着他们时，能说这是在圣所里的基督徒。还有少数人，他们里面对基督的经历、认识，对基督的得着，都比在圣所里的人更深。基督是他们里面隐藏的吗哪，是他们里面隐藏的律法，是他们里面隐藏的悦纳。你碰着他们时，在他们身上看不见陈设饼，看不见照出来的光，也看不见显出来上升的香气。然而当你摸着他们里面时，会觉得他们里面有吗哪，有律法。他们对神的认识更深，他们里面有权柄，有复活的生命，也有神的悦纳。不只基督影响了他们，可以说他们就在基督里，并且活在基督里。他们是更进一步，活在至圣所里的基督徒。这些光景就是召会的内容。

我们若仅仅读新约，不读旧约，就无法如此清楚地明白召会的内容。因着召会有这些东西，所以召会才有和这些东西发生关系的人。至圣所可以说就是诗篇的卷四。从我们的经历来说，至圣所就是神自己，就是“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神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神就是我们的至圣所。另一面，这至圣所就是我们的灵，就是神与人调和的地方。我们住在祂里面，祂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和神调在一起，就是一个完全属灵的至圣所。

到这时，基督是隐藏在我们里面，丰满结实，并且一点不差就是基督自己。至圣所，就神来说是人的灵，就人来说是人所经历的神。神住在我们人的灵里，我们也住在神里面，祂和我们就有一个联结。这个联结乃是以基督为中心，就如至圣所里那个中心的约柜一样。在这个中心的人物基督里，有隐藏的生命、隐藏的光、也有隐藏的权柄。一切能叫人活在神面前，行在神面前，为着神来掌权的，都隐藏在这个中心人物里面；一切使人和神联结，叫人生活在神面前的，都是借着这位中心的基督。现在，我们已经和神彼此联结，到了一个境地，完全是这个中心人物作中心；这就是召会真实的内容。

圣所和至圣所里的三件东西，可以说，都和我们魂里的三部分，并灵里的三部分有特别的关系。圣所里的灯台，和我们的心思有关；祭坛和我们的情感有关；陈设饼和我们的意志有关。一个人在神面前的思路清楚不清楚，端看他在神面前蒙的光照够不够；一个人的心情、情感是否稳定，就要看他在神面前蒙悦纳的情形如何；一个人的意志是否坚刚，就在于他里面得着基督的供应怎样。圣所里的三件东西，和我们魂里的三部分，实在有着特别的关系。

到了至圣所，约柜里的三样东西，就和们灵里的三部分，有特别的关系。灵里的直觉，其功用就如魂里的心思，使我们能明白属灵的事，觉得属灵的事。灵里的良心，和我们魂里的心情、情感相联；我们平安不平安，神悦纳不悦纳我们，都是良心里的故事。我们灵里的交通，乃是靠着生命的供应。因着交通是出于生命，是生命的交通，我们可以说，吗哪重在灵里的交通，发芽的杖重在灵里的良心，而里面的律法重在灵里的直觉。直觉叫人懂得神的心意，象法版叫人明白神的心意一样；发芽的杖叫人蒙悦纳，就如灵里的良心能在神面前平安；吗哪叫人得供应，就是使我们灵里的交通得以加强。

据此，我们看见圣所里的三件东西，的确和魂的三部分有关；至圣所里的三件东西，是和灵的三部分有关。换句话说，当你属灵的程度是在圣所里时，你的心思是蒙基督生命的光照亮的，你的意志得着了基督生命的加强，你的心情或情感，因着基督的蒙悦纳，而有了喜乐平安。等你活在灵里时，你的直觉能摸着神的意思，是在于里面的律法；你的良心能平安，是在于基督那复活的悦纳；你里面有交通，是因着那个隐藏生命的供应。就我们来说，经历是从祭坛开始；就神来说，应该是从约柜开始。这一切都是根据于祭坛；祭坛就是十字架。然而不论从何说起，会幕物件的陈设，的确是十字架的形状。所以，十字架乃是一切经历的根基；十字架包括一切的经历。一切的经历，都是从十字架出来的；但十字架并不叫人经历十字架本身，十字架乃是叫人经历基督。十字架最终的目的，是要人进到神里面，与神有完全的联结。这样，人和神就成为一个宇宙的至圣所，其中心乃是基督。我们的经历，的确证实是如此。

第十四篇 召会的预表（八）帐幕（四）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会幕院子的周围，有一道用白细麻布围起来的外帷。外帷是活动的，可以随时拆掉，也可以随时支搭起来。外帷不象我们会所的围墙，都是固定、不变的。关于外帷，有几件东西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铜座、银杆与细麻布。

我们都知道，帐幕下面有银卯座，银卯座上竖着皂荚木包金的板子，板上面罩着四层顶盖。帐幕外帷则是用铜座与银杆，挂上细麻布围起来的。以色列人先是在会幕院子周围，竖起一根根杆子，然后把白细麻布的帷子，挂在这些杆子上。杆子底下的就是铜座。所有认识圣经预表的人都知道，铜在

圣经中预表审判。就如以色列人在旷野，把铜蛇挂在杆子上，预表主耶稣为全人类的罪，被挂在十字架上，受了神的审判。铜预表审判最大的根据，

是民数记十六章，二百五十个可拉党的铜香炉所预表的。二百五十个可拉党的人，拿着铜香炉，在神面前作了背叛的事，就受到神的审判。以后，那些铜香炉被用来包裹献祭的祭坛。所以，铜在神面前乃是受审判的一个记号和表征。每逢我们在预表上读到铜，都要领会审判的意思。在启示录一章，当主显现给约翰看时，祂那两只脚“好象在炉中锻炼过明亮的铜”。这一面是指主耶稣经过神审判的试验，一面也是指主耶稣要在召会中施行审判。凡主在地上所行过的脚踪，所作过的事迹，都是祂的脚所指明的，是受过神审判的试验。所以祂的脚是经过锻炼的，现今能来审判召会。铜所表征的既是审判，帐幕外帷的根基是铜座，就表明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受的审判，成了这外帷的根基。在铜座上面的，就是银杆。银子在旧约中乃是赎命的，所以银子总是指救赎说的。主耶稣在神面前为我们所受的审判，成功了一个能站起来的救赎。所以我们所享受的救赎，乃是根据主耶稣为我们所受的审判。因此，从铜座根基上所发出来的果效，就是银杆所预表的救赎。

在银杆上挂着布帷。这布帷乃是用白细麻布作成的。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点。白细麻是指人在神面前所行的义；人在神面前能蒙神悦纳的义，就是这里的白细麻所预表的。以赛亚六十四章六节指明，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光景，都象污秽的衣服。路加十五章那个回家的浪子，他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更衣。他原来的那件衣服是污秽不堪的，当他一见到父亲，父亲就为他换上所预备的衣服，那就是指我们在主面前蒙神称义说的。

我们原来的行为，原来的生活为人，乃是得罪神，不蒙神悦纳的；是和神的身分，和神的地位，和神的荣耀，和神的光景完全不合、不相称的。然而，当我们接受主耶稣时，神就把主耶稣自己赐给我们，作我们的义；我们就在主里面蒙神称义了。这意思是，我们在主里面，主就成为我们的衣服，成为我们上好的袍子，使我们能在神面前，合于神的要求，合于神的荣耀。因此，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就和神的身分、地位相称相近，也就在神面前蒙神称义了。简单地说，外院子周围的外帷，就是指我们在神面前蒙称义说的。

关于布帷，我们所要注重的不仅在此，我们所要注意的，乃是界限的问题。我们必须看见，布帷就是一个界限，是帐幕和世界分别出来的一个最显明的界限。在这个布帷之外的，是和里面的帐幕无分无关。凡在这个布帷里面的，才有分于这个帐幕。这道布帷就预表召会的界限。到底召会的界限该如何划分？召会和世人该有何不同？这在新约中能找到一点说明，但并不够清楚。然而在旧约中，我们却能看见一幅清楚的图画。召会在地上和世人分别的界限，就是圣徒身上那洁白的光景。这个洁白的光景，是从神的救赎来的；而神的救赎，乃是根据主为我们所受的审判。我们从帐幕的那一幅图画，就能看见，帐幕的界限乃是一道的白线，一道的白布帷悬挂在那里。然而当我们再进一步细察时，会看见那个布帷乃是挂在银杆上，而银杆是在铜座上。这就是说，召会和世界的分别，那一条界限，乃是召会身上那蒙神称义的光景，是一种洁白的光景；而这一种光景，乃是从神的救赎来的。

神的救赎是根据基督所受的审判。在此我们必须相当谨慎。铜座是指主为我们受了神的审判，从那一个审判里，产生出一个救赎；所以在铜座上头有银杆。从救赎里又产生出一个称义，所以在银杆上挂着白细麻布。然而这里的白细麻布，不仅是指我们在神面前得称义，更是指我们在神面前的称义，能够显在人眼前，能够挂在外边给人看见。

我们仔细读旧约的预表，就会看见帐幕里外都是细麻。人若在帐幕之外，远远观看帐幕，所看到的就是细麻布；进到帐幕里，到了圣所、至圣所，所看见的棚盖也都是细麻布，并且上面有蓝色、紫色、朱红色，各种颜色的线，其上绣着基路伯。帐幕里头一层细麻布，指明我们得救了，因着主的救赎，蒙神称义，得神悦纳；这是在神面前的。帐幕外帷的细麻布，指明我们在神面前的称义，彰显在世人中间，作世人与我们的界限。我们在同事中，在家庭里，在所有亲朋好友中间，应该显出是一个蒙神称义的人。我们所显出的这个称义，就是那一道布帷所预表的，是一道白线，是召会和世人之间的分别界限。这道白线来自神的救赎，而神的救赎乃是根据主为我们所受的审判。所以，白帷是挂在银杆上，而银杆是立在铜座上。

根据这道布帷，召会和世人的界限，是非常清楚的。这道布帷有三件最主要的东西：铜座、银杆和细麻布的帷子。铜座是指主的受审判，银杆是指主的救赎，细麻布是指神的称义。审判、救赎和称义，就是召会和世人的分别界限。什么样的人是在召会中的人呢？乃是接受主在十字架上所受的审判，蒙了救赎而被神称义的人。凡不是这样的，就是召会外面的人，就是在这道界限之外的人。召会与世人的界限就是这样划分的。谁接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所受的审判，而得着主的救赎，蒙神称义，谁就是这界限之内的人。凡没有这样接受的人，就是界限之外的人。这是非常清楚的。

各地召会的负责弟兄在此需要注意，谁若是把没有蒙主救赎，没有蒙神称义的人带进召会，谁就是把召会的界限取消了。这如同帐幕没有了布帷；帐幕没有布帷，就是没有了界限。在这事上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在今天许多所谓的基督教里，这道布帷没有了；不只布帷给人拆了，连那个铜座也给人打掉了。这意思是，有人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十字架的工作，还没有得着主的救赎，还没有蒙神称义，就加入了所谓的基督教。这是混乱，不正常的光景。我们所最注重的，还不在此；我们所最注重的，乃是白细麻。召会的界限就是白细麻。凡在这个界限之内的，都是柔细、洁白、美丽的，没有污秽，也不粗鄙。我们都当认识，蒙神称义不是一个道理；蒙神称义不仅是客观的，更是主观的；不只是地位上的，也是生活上的。这意思是，我们不仅承认基督替我们受了审判，相信主的血作了我的救赎，也相信神称义了我们，并且我们这个人也有所改变。这样，称义不仅是我们的客观的道理，更是我们主观的经历。

凡真正接受主十字架工作的人，凡真正在神面前得着称义的人，他身上定规有白细麻的光景。若是人只有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里的称义，而没有雅各书里得称义的证实，我们可以断定说，这人所得着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里的称义，可能还是有问题。一个人若真得着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里的称义，这人定规会有雅各书中所说行为的称义。雅各书中所说的称义，是行为上的，也是生活中的。一个原来罪大恶极，为非作歹，极具污秽的人。有一天，他听见福音，接受主作他的救主，在神面前蒙了救赎，也得着了称义。这个人在他的生活中，定规有一个大的改变。我们不能信，一个满了罪污的人，当他接受主的救赎，得着神的称义，有了神的生命，而在他的生活上没有一点改变。若是如此，他的相信就仍然有问题。路加十九章的税吏撒该，他一遇见主，碰着主，他这个人就转了；他一接受主，他的人生就改变了。他向主说，“主啊，看哪，我把家业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从前，他只是拿进来，不肯拿出去；现在，他不仅把不法的拿出去对付，把所有的也尽力给出去。他的人生完全改变了。这就给我们看见，称义不只是在神面前的事，称义也是在人面前的事。称义就是一道布帷，能挂起来给人看；能见证说，世人是在那一边，召会是在这一边。

在召会范围里的人，都该是白细麻，是在生活上有显著改变的人。为什么一个圣徒犯了淫乱，或贪婪，或拜偶像，或辱骂，或醉酒，或勒索的罪，召会就要把他革除？这是因为召会是用白细麻作界限的缘故。凡是圣徒身上有了不洁，使这白细麻有了污点，就如同旧约患大麻风的一样，他就成为不洁的，必须从这个洁白的范围内，被赶出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受对付，等到他的麻风洁净了，才能再回到这个范围里来。

虽然我们不能根据自己蒙恩的经历，来断定一个真理上的教义，但我们的经历常常是真理教义的明证。一个人若接受了主，在人跟前的生活却没有一点改变，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绝对相信，人若接受福音，并且那个接受是正常的，这个人什么时候接受，什么时候就有改变。这是铁定的，是没有例外的。这个改变，使我们的行事为人，使我们的生活，象白细麻一样。从前我们身上满了污点，满了粗暴；现在我们得救了，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活改变了。我们身上所显出来的，不只是洁白的，也是柔细的，那就是我们有了白细麻的光景。粗就是暴；一个没有得救的人，即使在最温柔里，还是有粗暴。细就是柔，一个得救的人，总是柔细的。

我们多数人都在职业里，每天接触的都是同事，都是世人，到底我们和他们的分别界限在哪里？这个界限，不是在你我身上挂个基督徒招牌；这个界限，乃在于你我身上有白细麻。他们能撒谎，你我不能；他们能营私舞弊，你我不能；他们能作对不起国家的事，你我不能；他们能随便取用公物作为私有，你我不能。我们和世人的界限必须分明。不是你称为基督徒就是界限，乃是你身上有白细麻的味道；你身上有一种为人，有一种生活，是洁白、柔细的；你身上是穿着白细麻。世人在你旁边，就要见证说，“那个人是召会的人，那个人和我们不一样。”有时因着需要，我们去赴一些宴会，别人可以在那里随便吃喝、说话，随便热闹，我们却不可以，我们在那里有一个分别。旁边的人就会说，“哦，他是召会的人。”这就是界限的实际，这就是召会的界限。

我们是接受主十字架的工作，蒙主救赎，得神称义的一班人。神这个称义是挂在我们身上，也是挂在人跟前；不是因信称义的道理问题，乃是看你我身上有没有称义的光景；这必须用你我生活的光景来证明。在这幅图画里，我们看见细麻布的布帷在这一面的预表上，不是给神看的，乃是给人看的。因为神在幔子里，而幔子是不透明的；所以，这个布帷完全是给人看的。

当以色列人在旷野飘流时，何时他们把帐幕支搭起来，何时周围就有一道非常明显的界限，就是这道白布帷。即便在旷野很远的地方，人还是可以看见，那里有一道白的界限。其他的颜色都是杂的，只有那一道布帷，洁白地挂在那里；在这个白界限里的就是帐幕。这预表当人一碰到召会，也要在那里说，那个洁白、柔细的，就是召会。人能这样说，就证明那个召会是正确的。

界限不包括铜座、银杆，只是洁白的细麻布帷。不过布帷是挂在银杆上，银杆的根基是在铜座上。这预表召会和世界的界限，是他们身上称义的光景；而这个称义是根据于救赎，救赎又根据于审判。这个白细麻，不只预表我们在神面前的称义，更是指我们把这个称义，显明在世人面前，作为我们和世界的界限。

召会在哪里，哪里就该有布帷的界限。在那个洁白界限里的，就是召会。然而今天所谓的基督教，失去了这一道白布帷。社会如何污秽，世人如何败坏，所谓的基督教也差不多。这是绝对不应该的。我们固然不能用人工的方法，划一道界限；但我们总该仰望主，求祂怜悯我们，叫祂那个救恩的大能不离开我们。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不该只传福音，也该传这个大能。人仅仅听见福音还不够，还需要碰着一个大能。我们给人施浸，不该只是叫人接受一个道理，把人放到水里浸一下，人就变作召会里的人。

我们要求主怜悯，叫人碰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就碰着一个大能。人一接受这个福音，就有一个大能在他里面起作用，使他不仅在神面前得称义，更在人面前穿着这个称义在白细麻。他在神面前的称义，是能穿到人面前去的，是能挂在他身上，展开给人看，陈列给人看的。这要叫人看见，他是蒙神称义的，他身上有白细麻；这才是召会真实的界限。

我有一个很重的负担，盼望神的儿女们都看见召会这道界限。召会是被分别出来的；能有分于召会的人，也必须是分别出来的。凡没有这个分别界限的召会，就是失去了布帷。所以凡加入召会的，必须是经过重生，而有过一番改变的人。主说，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比方在生活中，我们难免会说些幽默的话，但在有些场合里，是一句幽默话也说不得的，都得划一条界限。召会是一个范围，只有重生，人生、行为改变的人，才能进入这范围。凡身上仍穿着旧衣服，还没有穿上新衣服的，都不能进入这范围。路加十五章说到，那位父亲给儿子穿上袍子，乃是当父亲远远看见儿子回来，就赶快离开住家，跑去抱着儿子的颈项，热切地与他亲嘴。儿子立刻向父亲认罪，话还没有说完，父亲就吩咐仆人，快拿袍子给他穿上。

所以穿袍子不是在房间里，也不是在院子里，乃是在门外；牛犊才是在家里吃的。因此，每一个进入召会，能有分于召会的人，都得在召会门口先换掉旧衣服，穿上新衣服。可惜，有人在受浸换了衣服之后，他那个人的人生、生活还没有改变。虽然受了浸，还是那个人，还是老样子，还是活那个旧人生、旧生活。这是错误的。凡在召会中受浸，为召会所接纳的人，总该是换过衣服，生活有改变的人。

在此我们看见，外帷是一个界限，说出人在神面前如何蒙救赎、得称义。在外帷里的就是外院子，在外院子所碰到的，也就是外帷向人所宣明的。在这里只看见人在神面前蒙了救赎，在人面前有了改变，但里面还没有享受基督。从前是污秽的，现在不仅洁净了，人生也的确改变了，但还只是外面的改变。作基督徒的第一面，是显在外面，显在人前，有一种象白细麻一样的光景。然而，这不过是外院子里祭坛和洗濯盆所预表的。这在神面前还没有经历召会多少，所以还得从外院子进到圣所，再从圣所进到至圣所。

从会幕外帷进到外院子，从外院子进到圣所，从圣所再进到至圣所，需要经过一道幔子。在会幕最外围的是一道布帷，在里面的还有一道幔子。外围的布帷是一道界限，里面的幔子也是一道界限；帷子是界限，幔子也是界限。会幕虽分作三层，但界限却只有一道。圣所和外院子，虽然有分别，但还是通着的；所以圣所和外院子的界限，并不那么绝对。分了却不断，分了却又分不开。然而圣所和至圣所就不同了，那不仅是分，并且是分断的，是绝对不通，绝对分开的。所以认真说，会幕分作三层，却只有一道界限。这道界限就是幔子。

一个在召会里的人，要从外面作基督徒，转到里面作基督徒，就必须经过幔子。一个人无论是在外院子，或在圣所，都表征是在外面作基督徒。这样的人，无论他是在哪里献祭，在哪里洗手洗脚，在哪里点灯，在哪里摆设陈设饼在桌子上，在哪里献香在香坛上，都是在外面作基督徒。一面说，这人是在白细麻的界限内；但另一面，他还不在幔子里。第一道界限他是过了，但还有一道界限他没有过。那一道就是幔子。他是进到外院子，甚至进到圣所了，但他还没有进到至圣所。

希伯来十章二十节说，“这幔子就是祂的肉体。”这里的“肉体”就是约翰一章十四节所说的“肉体”。在人的领会里，肉体总是不太好。然而，主成为人时，实在就是成为肉体；祂和我们在外形上完全一样。挂在杆子上的蛇，和其后咬人的蛇，形状完全一样。主来成为人，就是来成为肉体。希伯来十章所说的幔子，就是这个肉体。所以，“肉体”乃是指我们这个堕落的人。幔子所指明的既是我们的肉体，也就是指我们这个堕落的人。

主耶稣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之肉体的样式。就祂自己而言，祂没有堕落过，也没有罪；但就祂所救赎的人说，我们是堕落的，是有罪的。在祂不是肉体，在我们却是肉体；因为这里有一道界限，就是堕落的人。圣所和至圣所里的那条界限，那一道幔子，就是堕落的人，就是肉体。这一道界限，和外面那一道白细麻帷子不同。

那一道界限是义和不义的分别，清洁和污秽的分别，黑暗和光明的分别，柔细和粗暴的分别，那不是人和神的分别；但圣所里这道幔子的界限，不是在于分别，而是在于这道幔子裂开了没有？一个肉体的人裂开了没有？

我们不能把希伯来十章读得太客观。虽然裂开的幔子，是指主耶稣说的；祂在十字架上裂开了，神与人之间的间隔没有了，但这还是客观的。我们必须问自己，祂裂开了，我们裂开了没有？十字架上的主裂开了，但我们这个人还没有裂开。这意思是，我们和神之间，还有一道幔子。我们自己这个人，就是那道幔子。或许我得救了，我是已经洁白、柔细，有了大改变，但我肉体的那一幅幔子，还是完好的，还没有裂开。幔子裂开不是好坏、罪恶或世界的问题，乃是这个幔子必须裂开。旧约中的幔子并不坏，所以不是好坏的问题，乃是这个幔子，这个人必须裂开，神人中间的界限才能除去。以弗所二章说到，有一道隔断的墙，已经被拆毁。那是指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有一道隔断的墙，十字架把那道隔断的墙拆毁了。我们读那处经文的上下文，就知道那道隔断的墙是指着规条中诫命的律法说的。律法上的规条是说，犹太人不能和外邦人来往。然而，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这道隔断的墙，已经被十字架废掉了。那一道墙的根基，是人的肉体。律法是一道墙，肉体是这一道墙的根基；律法那道墙是建立在肉体的根基上。没有根基，就没有墙；所以没有肉体，也就没有律法的问题。十字架既把律法的根基，就是肉体除掉了，那道墙，就是律法，自然也就没有了。

今天，不仅我们与神之间隔断的墙还没有拆除，就是我们和人之间隔断的墙，也还在那里。这不是罪恶或世界的问题，乃是我们这个人自己的问题。住在工人之家的弟兄姊妹，两三个人住一个房间，外面看起来，既没有意见，也没有纷争，更没有什么不同，但里面仍有一道隔断的墙，以致彼此不能有透彻的交通，也不能有深入的认识。这给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就是我们和神之间那一道幔子，也是我们和弟兄姊妹之间的幔子。把我们隔在神之外的，不是罪恶，不是世界，乃是我们这个人。我们和弟兄姊妹不能有透彻的交通，不能有更深的认识，原因就在于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是一道幔子，是那隔断的墙。

布帷的分别，是在行为上，关乎行为洁白不洁白。召会和世人的界限，乃在于世人是污秽的，召会是洁白的；这是义与不义的问题，因为义总是关乎行为。义乃是神的作为。这是第一道的分别。然而幔子的分别，第二道的分别，一点也不在于行为，乃在于性质；用圣经的话说，就是在于裂开。幔子裂开了，人就在幔子那边；没有裂开，人就还在幔子这边。在布帷那里，是义和不义的问题；在幔子这里，是圣或不圣的问题。圣是神的性情，也就是神自己。义永远是行为的问题，圣永远是性质的问题。

义表明神的手，就如爱表明神的心，而圣就是神自己。召会在世人眼前，那一道分别界限，乃是说召会是义的，世人不义的；召会是洁白的，世人是污秽的。这是指一种生活，一种行为，而不一定是指里面的性质。虽然你不看电影，不跳舞，不和世人一样宴乐，在你身上也没有世俗的习惯，明显的罪更是没有；但你却可能还活在自己里面。你公公正正地在那里作人；在世人眼中，你是个洁白的人。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神的灵在你身上工作的结果。然而，你自己却还可能很完整地在那里。你过了第一道界限，但在此还有一道界限，把你和神隔开了。这道界限不是世界，不是罪恶，而是你这个人；并且不是一个败坏的人，不是一个玷污的人，而是一个蒙了救赎，相当甜美的人。然而，就是这个蒙了救赎，相当甜美的人，成了你自己和神之间的一道界限。这一道幔子，是指主耶稣所穿上的肉体，但这一道幔子，不是用山羊毛织的，而是和顶盖的第一层一样，是细麻布上有红色、紫色、朱红色线，再绣上基路伯。这样一道幔子裂开，表示一个好人，一个有神荣耀的人，被破碎，裂开了。若是这一道幔子是山羊毛织的，是由第二层棚盖的材料织成的，那就表示这裂开的一位，乃是个堕落的罪人，败坏的罪人，是被神定罪的人。

我们这在神面前蒙拯救的人，在人眼中是洁白的，连我们自己都自认是相当好的人；这相当好的人，就是我们和神之间的一道界限。所以这里的思想是，受造者要破碎，不是堕落犯罪的受造者要破碎，乃是要彰显神荣耀的受造者要破碎。基路伯一面表征神的荣耀，一面表征受造者。神的荣耀托在受造者身上，那就是基路伯；乃是这样一个受造者要破碎。不是犯罪的那个受造者要破碎，不是发脾气的那个受造者要破碎，乃是能彰显神荣耀的那个受造者要破碎。

罗马书上半讲到义的问题，一至五章乃是关乎行为。一章里面满了污秽；若是把罗马一章用一个人来形容，可以说在那个人身上，穿着一件从垃圾堆拖出来的衣服，满身都是污秽。到了三章，血来了；四章，称义了；五章上半，看见一个人穿着洁白、一点污秽都没有的衣服，能站在神面前，和神公义的律法合拍；能站在白色大宝座之前，与宝座的颜色相称、相合。五章里的这个人洁白了，与神和好了，与神相安了，义和不义的问题解决了。就在这里有一道白色的界限，凡从一章到五章的，就是在白线之内，是召会里的人；仍旧留在一章里的，就是在这道白线之外的人。这样就进入了召会的第一道界限。罗马书后半是圣的问题，从五章起是性质的问题。到了八章，就“模成神儿子的形像”。在说到这个形像之先，八章先说到灵的问题；不是要活在自己里面，不是要活在肉体里，乃是要活在灵里；要换性质，不是要换行为。行为的问题在五章十一节以前就解决了，现在是要解决性质的问题，要换一个性质。这意思是，仅仅换衣服是不够的，还必须更换里面的源头，换里面的血轮。里面的源头是从肉体转到灵，从人转到神。

到了八章下半，就提起形像。你可能行为很洁白，但没有神的形像。所以，不仅是洁白不洁白的问题，更是象不象神的问题。是你自己洁白呢，还是祂从你里面出来的洁白？这有很大的讲究。到了十二章，我们看见身体出来了；这身体不是行为的问题，乃是扩大的问题，就是基督从我们身上扩大出来了。所以，不是行为能成为召会，乃是基督的扩大才是召会。

义和不义，仅仅是世人对召会的看法，在这里并没有神的居所；换句话说，在细麻所织成的布帷这里，没有神的居所，这不过是一道分别界限。乃是到了至圣所，才有居所，神与人才能联合。在白布帷这里，不过是行为的问题；等到在圣所、至圣所里时，才是性质的问题。这个性质说出我们与神的联合；在此有神的同在。所以成为圣，乃是因为神在这里，有神的同在。我们若要进入这一位神里面，要进到祂的同在里，我们这个幔子必须裂开。

这个幔子一点不是指别的事物，完全是指我们这个受造而蒙了救赎的人。我们这个受造而蒙救赎的人，是一道幔子，在神面前必须要裂开。这一裂开，我们才懂得什么是神的同在；这一裂开，我们和神才真正合而为一；这一裂开，我们不仅在神公义的范围里，我们更是在神的圣里，就是在神自己里。这是一道很厉害的界限。可惜，今天在召会中这样的人太少；人不大注意这件事。注意第一道界限的人很多，但注意第二道界限的人很少。不仅注意的人少，连这个亮光都不多。许多讲台上的信息，都是围绕着第一道界限，在白布帷那里，少有人能摸着幔子，这第二道界限。幔子就是你自己。你自己乃是一道界限，并且你这一个自己，还不是那堕落没有得救赎的你，而是得着救赎的你，是受造而蒙救赎的你。就是你这个受造而蒙救赎的人，是你自己和神之间的一道幔子。

你虽然好，却还是在神的面光之外；你虽然好，却还是在神之外；你虽然好，却还没有调到神里面。这里有一道幔子，就是你自己；这一道幔子需要裂开。

在召会中，虽然这样的人少，但总还是有。我们看会幕的比例，就知道外院子的确是大，在外院子的人也定规是多。圣所是至圣所的两倍大，一个地方是十肘见方，一个地方是二十肘见方，二十肘是十肘的两倍。这意思是，在圣所里的人虽多，在外院子的人更多；而在至圣所里的人，是非常的少。在至圣所里的人，天然的生命要破碎，在神面前也是破碎的；这样的人在召会中的确是少。然而，就是这班人才摸得着神的同在。

旧约给我们看见，所有圣所里的举动，和外院子里的活动，都是受至圣所的支配。至圣所里的光景对了，圣所里的行动，和外院子里的活动，就都对了。至圣所里的光景一有偏差，圣所和外院子也都偏差了。这在召会中的确是如此。若是我们中间有少数人，或者有人在至圣所里，我们外面的行动，定规都是对的。若是我们中间没有人在至圣所里，我们那个至圣所的光景是差的，我们所有外面的行动就都有问题。所有外院子的活动，都是根据圣所，再往里去就是至圣所。

召会里若少有人活在至圣所里，召会外面的大体行动，就会有问题。召会全体的行动，乃系于少数人在至圣所里的光景。那个光景对了，外面的活动就对；光景错了，外面的活动就错。至圣所是召会的核心，也就是中心。以我们所吃的桃子为例，桃子里面有一个核，核里有一个仁。桃子的生命，就含在桃核的核仁里。同样的，召会的生命就在至圣所里。若没有人活在至圣所里，召会的生命就有问题，召会外面的行动也定规有问题。要进到会幕里，进到召会中，需要经过两道界限；第一道界限过了，虽是到了里面，仍是一个外面的人。惟有过了第二道界限，才是一个里面的人，才能作里面的基督徒。从外院子到至圣所，必须经过圣所，但圣所还不是里面，因为圣所里所摆设的东西，都还是显扬、看得见的，所以还是在外面。乃是到了至圣所，里面一切的物件都是隐藏、看不见的；那才是在里面。

这给我们看见，有两道界限。圣所和外院子有一道界限，但没有太重要的地位。在圣所里的人，和在外院子的人，虽有差别，但差别不大。然而有一个严格的界限，是一点都无法通融的界限，就是至圣所和圣所之间的那道幔子。就如有人没有看见基督作生命，是他那个人；有人看见基督作生命，却仍然是他那个人。有人祷告很沉闷，没有味道，是他那个人；但有人祷告很活泼，很有力量，也仍然是他那个人。因为他没有从幔子这一面，过到那一面。有一个界限在他身上还没有打通；这个界限不是别人，乃是他自己。

进到细麻布帷里的人，就是会幕里的人，是和外人分开了。然而到了会幕里，还有一道界限，就是幔子。在幔子里的人，才是一个活在神里面的人。所以，召会里的人，应该都是穿细麻衣的人，都是在细麻布织成的白布帷里的人。只不过有人是在幔子里，有人是在幔子外。在幔子外的人乃是多数，在幔子里的人却是少数。从外邦人的地位，转到召会里，那是细麻帷布的界限；从外面的人转到里面的人，这就是幔子那一道界限。我们读这些预表，是盼望有一幅图画，能深刻地刻印到我们里面。我们不是要解经，乃是要仰望主开启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见什么是召会，召会在属灵的界限上，应该有什么分别，好使我们能往前去。

愿主怜悯我们，我们中间总得有人在至圣所里。这个你没有法子帮助我，我也没有法子帮助你；这一个谁都不能作，只有神能作。幔子裂开不是幔子自己裂开，也不是别人把幔子切开。我们要看见，幔子裂开乃是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表明是神作的。你没有法子把我这个人破碎；你越破碎我，我越刚硬。我也没有法子破碎你；我越破碎你，你这个人越变成橡皮。许多时候，我们去对付某位弟兄，越对付，他这个人越刚硬。我们无法叫人属灵，人也无法叫我们属灵；只有神自己能作这事。有一天，这位神来了，祂要把我们撕裂，就象祂对付约伯一样。约伯乃是一道最好的幔子。我们知道，幔子是细麻布作的，有属天的颜色，有蒙救赎的光景，并且是相当君尊、尊贵的；约伯就象这个样子。有一天神来撕裂这道幔子；经过撕裂之后，约伯才能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经过撕裂，约伯进到了至圣所，他看见神，享受了神的同在。这是神的作为，人无法帮忙。

我们相信，主为着祂自己的召会，必定要作这工。我们所负的责任，就是让祂作成这工。这样的工作，往往只能作在象约伯这样的人身上。那些爱世界、不爱神、任意妄行的人，神在他们身上不作这工。神这个撕裂的工作，常常是作在象约伯这样的人身上。我们应该看见，我们中间能多有几个人被撕裂，就能多有几个到至圣所里的人。召会的生命，召会的行动，全系于此。这里对了，外面的行动就都对；这里错了，外面的行动也就都有问题。这是帐幕这一幅图画所给我们看见的；但不是说这样我们就都看尽了，我们不过是“周游锡安，四围旋绕，数点城楼”。相信将来圣灵还会给我们更厉害的光，使我们更清楚看见召会是什么。当我们在生命上往前、长进时，光总是会随着而来，并照耀我们。

第十五篇 召会的预表（九） 圣殿（一）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圣殿与帐幕是一个东西的两面，在两个时期出现。在旷野里时是帐幕，进到迦南就是圣殿；作客旅时是帐幕，安定下来就是圣殿；行动时是帐幕，住下来就是圣殿。帐幕如何预表召会，圣殿也如何预表召会。凡帐幕所预表的，都要带到圣殿里。然而有些预表的项目，帐幕里没有说到，需要圣殿来补充；有些项目圣殿没有提及，需要帐幕来补足。帐幕加上圣殿，圣殿带着帐幕，二者加在一起，才能把召会说得更完全、更清楚。

我们来看帐幕与圣殿预表的几方面：

第一，帐幕预表主耶稣自己，圣殿也预表主耶稣自己。在约翰二章主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将它建立起来。”当时犹太人不懂这话的意思，以后门徒才明白，主这话是指着祂的身体说的。主耶稣自己就是神在地上的殿，犹太人借着外邦人的手，把主耶稣的身体拆毁了，但祂第三天又复活起来。这清楚告诉我们，主耶稣自己就是殿。

第二，帐幕预表召会，圣殿同样也预表召会。帐幕是神在地上的居所，圣殿也照样是神在地上的居所。

第三，帐幕预表圣徒个人，圣殿也预表圣徒个人。林前六章说到，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也就是神的殿。帐幕里分作三层，有外院子、圣所和至圣所；圣殿也有三层。这说出我们这个人乃是分作身体、魂与灵三个部分。

第四，帐幕预表新耶路撒冷；在新天新地里，圣殿扩大为新耶路撒冷。在新耶路撒冷里，再没有殿，殿已经扩大为城。今天神的居所好比一幢房屋；在永世里，神的居所将是一座城；房屋扩大了就是一座城。

关于圣殿预表召会，有几件事我们该特别注意，就是什么人建造殿，以及用什么材料建造，并怎样建造。

建造的人

建造圣殿有两个人，一个是大卫，一个是所罗门。大卫和所罗门都预表基督。大卫预表在苦难里的基督，所罗门预表在荣耀里的基督。圣殿就是由这两个人建造成功的。虽然就狭义而言，圣殿是所罗门造的，但我们不能把大卫从建殿的事上完全隔开，因为他和建造圣殿的事大有关系。

大卫的心愿是要为神寻得一个居所，为神建造一个安息的所在。他这样的心愿，预表基督对神的心愿。我们从撒下七章和诗篇一百三十二篇，可以看见大卫起誓说，他要为他的神寻得一个安息的地方。大卫所以有那样的心愿，并且起誓，乃因当时神的约柜没有居所。约柜是神在地上的代表；约柜没有居所，说出神在地上没有居所。基督来到地上，祂的心愿就是要为神寻得一个居所，为神在地上造出一个安息的地方，就是建立召会，作为神在地上的安息之所。所以，召会是神在地上的居所；没有召会，神在地上就没有居所；没有召会，神在地上就没有安息的地方。虽然大卫有这样的心愿，但神不容许他建造，因为他争战过多、流血过多。就预表而言，这是说到基督在苦难里，还没有进入荣耀，所以不能建造圣殿。当基督还留在苦难里时，召会无法产生出来。因着神的命定，大卫不能建造圣殿，他就作了预备的工作。

材料：代上二十二章给我们看见，大卫如何预备材料。大卫告诉所罗门说，“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银子……，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由此可见，所有建造圣殿的材料，都是大卫在困难中预备的。就预表来说，凡建造召会的材料，都是基督在艰难时所预备的。

基地：大卫不仅预备了材料，还预备了建造圣殿的基地，就是耶布斯人阿珥楠的禾场。到了所罗门的时候，他只是建造而已。这说出凡建造召会所需要的，无论是材料或根基，都是基督在苦难里预备好的。等到基督进入荣耀，就只需要建造。虽然大卫告诉所罗门，他所预备的材料已经够用，若是不足，所罗门还可以加添；但事实上，大体材料，在大卫时都已预备妥当。凡建造召会所需要的，整体来说，几乎都是基督在苦难中预备的。

所罗门在预表上，所罗门和大卫不是指两个人，乃是指一个人。大卫预表在苦难里的基督，所罗门预表在荣耀里的基督。所罗门作王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建造圣殿。这意思是，基督一进入荣耀，首先，就是产生召会。在福音书末了，我们看见基督得荣耀；接着使徒行传一开始，我们看见召会的产生。行传二章的五旬节，就是召会的产生，那可说是所罗门建殿成功的一天。所罗门作王、登宝座，乃是在以色列人中被高举、得荣耀，这绝对与圣殿的建造相连。基督被高举、得荣耀，和召会的产生并召会的建造，也绝对是连在一起的。所罗门一作王，紧接着就是建造圣殿，这预表基督一得着荣耀，紧接着就是产生召会。

当所罗门把殿造好，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殿里，圣殿献上给神的那一天，神的荣耀充满圣殿。那就是说，神在地上得着一个居所，使祂的荣耀充满在其中。当圣殿建造起来，神在地上有了居所，就能把祂的荣耀完全彰显出来。这是五旬节那天的预表，当召会在地上产生出来，神的荣耀在地上就得以彰显，神的荣耀便充满了召会。

建造圣殿的材料，有的是大卫预备的，有的是所罗门预备的。我们若仔细读王上五至六章，代上二十二、二十八至二十九章，就能看出，建造圣殿大部分的材料，是大卫预备的，只有少数是所罗门预备的。大卫和所罗门加起来，乃是预表一位完整的基督。大卫预表基督死的一面；凡大卫所预备的，预表基督的死所得着的。所罗门预表基督复活的一面；凡所罗门所预备的，预表基督的复活所得着的。所以召会材料的得着，是在于基督的死与复活；大部分是基于基督的死，少部分是基于基督的复活。我们若读旧约的记载，就知道建造圣殿的材料，最主要的是木头和石头，此外还有金、银和铜。

王上五至六章告诉我们，建造圣殿所用的木头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香柏木，一种是松木。香柏木：建造圣殿所用的香柏木，是一种高大的树木，生长在利巴嫩山上。在旧约时代，那是一种贵重的木头。当时圣殿里所用的木材，凡看得见的地方，几乎都是用香柏木作的。香柏木在属灵的意义，乃是指复活说的。

松木：松木或者说松树，更好是翻作柏树，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扁柏。中国古代习惯在坟地种植扁柏，乃取其长青嫩，永远存在之含意。犹太人中的规矩，也是如此，也是在坟地种植扁柏。所以，松柏一类的木料，在预表里是指死过说的。我们看见会幕里一切的器具，凡木头的部分，都是指人性说的。所以，松树或者扁柏是指死过的人，香柏木是指复活说的。当香柏木和松木两种木料摆在圣殿里，就是指明死而复活。会幕的盖造大部分是用金子和木头为材料，金子指神性，木头指人性。

这象征召会是神和人调成的二性品。在圣殿的盖造里，有神人调和的原则；其中相当着重木头的一面。这给我们看见，在召会里，人的成分乃是非常重要的。就天然而言，召会里没有天然的人；但就复活而言，召会里不仅有人的成分，并且满了人的成分。如果召会里没有人，召会就没有材料，也无从成立并建造。召会的确象当日的圣殿一样，大部分的材料，都是由松木和香柏木所表征的死而复活的人。召会里的人，不该是天然的人，乃该是经过死而进入复活，象松木，象香柏木那样的人。

我起头事奉主的时候，不懂什么是在事奉神的事上，经历死而复活；也不懂什么是在召会里，有死而复活的经历。虽然在道理上我相当清楚，但在主观的经历上我不懂。相信许多人和我一样，有这个难处。然而经过多年的经历，对此我有很深的认识。举例来说，有些圣徒很有干才，当我们碰到他们时，很容易觉得他们在召会中会很有用处。

同时，也常有圣徒向召会建议，某人曾经营过事业，开过工厂，办过教育，作过大事，若是能到召会来，必定会很有用处。这样的话乍听之下，似乎很对，然而我们若有经历和亮光，就会知道那个原则太天然，太有问题。

虽然人是召会建造的材料，但这样的人必须不是天然的人。正如圣殿里，没有香柏木和松木以外的木头；人天然的干才，一点也不能带到召会里，一点也不能成为召会建造的材料。召会里不该有天然的东西；一切的干才若是天然的，都不该带到召会里。什么时候人把天然的干才带进召会，那就不是召会。只有经过死而复活的，才能带进召会。

如何分辨什么是经过死而复活的干才呢？天然的干才和死而复活的干才，有很大的分别。在道理上我们不需要说太多，但在经历上，我们必须认识：第一，人天然的干才都带着骄傲；凡我们天然所能的，都会叫我们骄傲。所以，凡我们在召会中所作的，若会叫我们骄傲，无疑的，那就是天然的。比方有位弟兄或姊妹，把会所的玻璃擦得干干净净，里面就有个念头，觉得自己作的最好，这就表明他有问题。那样的念头，证明他里面还很天然。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夸口得很厉害，但他的夸口里没有骄傲。保罗的夸口是被哥林多人逼的，是不得已的，所以他的夸口是复活的夸口，是在灵里的夸口。当我们读哥林多前书时，我们只觉得那里有一个人，说话爽直，灵里干净，没有血气，也没有肉体，我们所摸着的都是清洁的。所以，若我们的夸口，是让人感觉不干净，有血气，有肉体，那就证明我们还很天然。

第二，凡是天然的干才、天然的长处，定规叫我们倚靠自己。倚靠自己，就是对自己满有把握。只要我们在事奉神的事上，对自己感觉是稳妥的、可靠的、有把握的，好象一件事摆在我们手中，一定能成功，那就证明我们还有天然的成分。凡出乎天然的，都象善恶知识树一样，自以为有把握，而不需要倚靠神。凡经过死而复活的，都象生命树，不敢倚靠自己，对自己没有把握，而需要倚靠神。第三，凡是天然的干才、天然的长处，定规都是短暂，经不起试验，经不起打击，经不起顶撞的。我们若是凭着天然的干才，在召会中事奉，一遇到弟兄姊妹批评就会停下来，一遇到长老们对付就会灰心。凡能叫我们的事奉中途停下来，中途灰心的，都说出我们的事奉仍有相当天然的成分。凡经过死而复活的，都是长命的，都经得起顶撞、批评、打击，并在经历折磨后，还能站立得住。

第四，凡凭着天然的干才事奉的，都盼望有报酬，至少是盼望得着别人的感激。若是弟兄姊妹在召会中有些事奉，就要人的感激，要人的高看，要人的称赞，那就是要报酬。有的弟兄姊妹作了一件事，就盼望负责弟兄能感激、称赞，盼望得着他们的报酬。若是负责弟兄稍不理睬他们所作的，他们就冷淡退后；若是得着一点称赞，就非常兴奋，要作得更好。这些光景都说出了，人还在天然里事奉神。第五，凡是天然的干才，都是喜欢显扬，都是愿意给人知道，也是愿意作在人面前的。所以，一个圣徒是不是活在天然里，是不是经过死而复活，只要将以上这几点，拿来测量、对照一下，就可以知道了。

另一方面，凡出于死而复活的，定规没有骄傲，也没有所谓成功的感觉。虽然他也许作了许多，并且作得相当好，但他不觉得那是很特别的事。主在马太二十五章，称赞绵羊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那些绵羊就说，我们什么时候作这些事？他们好象没有作这些事的感受。这就如一个正常无病的人，虽然时刻在呼吸，但他没有呼吸的感受。一个在复活里的人，能作许多事，却没有作这些事的感受。

凡一作事立刻有感受，立刻需要别人称赞的，都是有问题的。当一位弟兄为着主的工作，有一点奉献时，若是他满有感受，这个奉献定规有天然的成分。如果他是在复活里作的，即使是将所有的一半都给出去，他也不会再有感受。在帮助弟兄姊妹，或接待客旅的事上，我们若在天然里，就会有感受；若是在复活里，就不会再有感受。凡经过死而复活的，都是出于生命的；出于生命的，也都是自然的，不会有特别的感受。就如我们的身体健康正常时，我们里面的血液循环，是没有感受的，胃的消化也是没有感受的。所以，每当我们服事了一件事，或作了一个工作，里面就有成功事情的感受，这证明我们还在天然里。

凡出于复活的，都是长命的，是受得住打击的。主在约翰二章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将它建立起来。”这就是复活。复活就是不论遭遇何种打击，总还会再起来。彼得在行传二章传讲主时，说，“祂不能被死拘禁。”主不能被死拘禁，所以祂复活了。复活就是不被限制，不被捆绑，不受压制；

反而越被压制，越被摆在死地，就越长出来。复活就是越受顶撞越刚强，越受批评越活泼，越被藐视越繁增。凡出于复活的，都是不要报酬的。所有出乎生命自然的东西，都是不计后果，不顾别人批评的。这样的人无论在工作上，或在召会的事奉上，都是属灵的，都是经历死而复活的。他根本没有想到人会如何估价，也不会盼望人感激，或给他什么报酬。他只作他里面觉得平安、喜乐的事，他不在乎外面如何。

然而，在天然里的人，你多称赞他几句，他就热切地事奉，因为你的称赞能摸着他；若你稍微冷落他一点，他就退后，因为你的冷落也摸着他。有的人祷告时，别人若不说阿们，他下次就不祷告；只要人多说阿们，他下次祷告的声音定规更响亮。“阿们”对他是个报酬，这就证明他是活在天然里。凡是经过死而复活的人，无论人称赞或冷落，都不能摸着他。

再者，凡是复活的都是隐藏的，即使作在明处，也还是隐藏的。没有一个在复活里的人，喜欢显扬；只有属肉体的人，才喜欢显扬。召会里应当没有天然的人，而该都是经历死而复活的人。在我们的事奉里，不该只看见干才，乃该看见松木和香柏木，就是经过死而复活的人。今天许多基督徒的光景，是非常的可怜，他们在捐献为着神的事上，还有捐款记录，要看谁捐的最多。这样的捐献，乃是为着显扬自己。这绝不是松木和香柏木，而完全是属天然，没有经过死而复活的。圣殿只能用松木和香柏木建造，说出召会只能用死而复活的人作材料。在长老室、执事室或书房，都不该看见别的材料，只该有松木和香柏木；凡是天然的，都不该带到召会里来。召会所以不刚强，是因为召会中除了松木和香柏木之外，还有许多种类的树木搀杂。在建造召会的材料中，什么样的木头都有；然而圣殿建造的预表给我们看见，召会中只能有松木和香柏木，不能有其他的杂木。召会里只能有死而复活的人作材料，不能有别种的材料。建造圣殿的材料，除了木头之外，大部分都是石头。石头原是从山野里采出来，加上一番工夫而凿成的。这说出建造召会所用的材料，乃是从世界里找出来，再加上一番工夫作成的。彼前二章说，“你们来到祂……跟前，也就象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所有在召会里的人，都该是活的石头。彼得这名字的意思就是石头。主在马太十六章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从前彼得的字是西门，但在主启示祂要建造祂的召会之后，就将彼得改了名。这意思是，从前彼得不是建造召会的石头，如今他成了建造召会的一块石头。

每一个得救，有分于召会的人，都是召会中的一块石头。这些石头原都是在山野里，正如我们原都是在世界中。有一天，神的工人找到我们，或者说我们给神的工作找着了。工人及工作就在我们身上下工夫，作一番凿成的工作。我们都知道，凿石头就是对付石头。圣经给我们看见，建造召会所用属灵的石头，一面要有里面的生命，另一面也要有外面的工作。所以新约里，说到活石；旧约里是说凿成的石头。建造召会所用的石头，里面需要是活的，外面需要经过一番凿成的工作。石头里面是活的，意思是人得着了重生；但在人重生之后，还需要一段时间，让神在他身上作凿成的工作。

有的弟兄姊妹在召会中，就象刚从山野里打下来的“野石头”，全是棱角，人一碰着他就会受伤，就会有不舒服的感觉。这样的人，虽然里面重生了，但外面还缺少神凿成的工作。当圣殿建造的时候，所有的石头都是预备好的。预备的工作是在山野里，首先将石头凿平、磨光，并切成一定的尺寸。等到建造时，就将石头一块一块砌上去，成为一座建筑。当日圣殿的造法，说出所有在召会里被建造的人，都得经过神一番凿成的工作。

圣殿建造的材料有木头，有石头；无论石头或木头，都说出了建造的材料，需要经过神一番的工作。木头，重在死而复活的原则；石头，说出人里面需要得重生，外面需要有对付。召会里的人不只是死而复活的人，也是有神生命而受过对付的人。凡没有受过对付的人，虽然已经得着重生，却无法被建造；他们是活的，却是生的、野的。好比是石堆里，才开采下来的一块石头，而不是被建造之房子里的石头。

有些弟兄姊妹的光景，不能说他们不是石头，但只能说他们是没有受过对付的石头。你无法与他们建造，你想把自己摆在他们身上，也摆不牢。他们无法停下自己，与人一同配搭事奉，与人一同并肩作战，一同扛抬约柜。虽然他们已经得着重生，并且爱主，但是他们不肯接受对付，满身都是棱角。他们可能会作事，也很灵活，但只是作客，只作顾问，作参谋，却不能与你一同背负见证，因为他们身上没有受过对付。

有些弟兄姊妹太圆滑，他们在社会上作人作事，就象一块滚石，无论把他们放在哪里，总是会滚掉。你早晨安排好了，他们中午跑掉了；他们口里说，“好，没问题”，一转身人就不见了。这样的人到召会中配搭事奉，就需要将他们的圆滑弄成方正，要在他们身上有一番厉害的切磋工作，使他们成为合用的尺寸，能与别人合得来；别人能摆在他们上面，他们也能托住别人。这样一来，无论将他们摆在哪里，他们都能安稳地在哪里，与人配搭，同被建造。这就给我们看见，在材料的预表上，木头说出建造召会的材料，是经过死而复活的；石头说出召会建造的材料，是受过对付的。凡没有经过死而复活的，都不是召会建造的材料；凡经过死而复活，却没有受过对付的，也不是召会建造的材料。

惟有经过死而复活，并受过对付的，才能成为建造召会的材料。金：圣殿建造的材料，除了木头和石头之外，还有金子。金子在材料的预表上，也是召会建造的大原则。这说出在召会里，不仅有人，还有神。建殿所用的材料及其中的器具，无论是约柜、陈设饼的桌子、香坛等，都是金包木头的；这表明所有材料，都是人性加上神性。召会是神人的二性品，不仅有死而复活、受过对付的人，并且有神性。

从圣殿的外表看，圣殿的石头是显明的，木头是看不见的。然而一进入圣殿，所看见的都是金的，并且金的数目非常庞大；这表明召会里需要有相当多神的成分。木头和石头都是指人的成分，金是指神的成分。石头与木头配上金子，表明人性配上神性，兼有人性及神性。所以，召会就是神加在人身上。在启示录里，召会的数字乃是七，有七个灯台，就是七个召会。七是三加四，四是受造者的数字，三是三而一的神。三加在四上面就成为七，这意思是，神加在人身上才有召会。当死而复活、经过对付的人加上神，这样神人二性调合在一起，就成为神在地上的居所。银和铜：建造圣殿的金属材料，除了金子以外，还有银和铜。圣殿里银子用得不多，铜却用得相当多。

如同帐幕一样，铜是用在圣殿外面。在帐幕的外院子里有铜祭坛、铜洗濯盆；在外帷底下有铜座。圣殿的外院子有铜海，及十二只铜牛驮海，这也完全是铜作的。铜乃指主为我们所受的审判，就是指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银子用得虽然不多，但在圣殿里也有银子，就象帐幕里一样。这意思是，召会能成为神在地上的居所，乃是因着主在十字架上受了审判，而为我们成功了救赎。总之，建造圣殿所用的材料有铜、银、金，和木料、石头，预表建造召会所用的材料：有主在十字架上所受的审判，和十字架的工作所产生的救赎，以及神自己就是神性，再加上人，就是死而复活并受过对付的人。这些合在一起，配在一起，就成为神在地上的召会。

第十六篇 召会的预表（十） 圣殿（二）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当初摩西建造帐幕时，是照着在山上神所指示的样式。这个样式不是出于人的意见，也不是出于人的想像，完全是出于神的启示。圣殿的建造也是同样的原则。代上二十八章清楚告诉我们，建筑圣殿的图

样，乃是大卫从神的灵感而来的。虽然神要人建造圣殿，但是圣殿的图样，乃是完全出于神；在这件事上，神没有留给人来定规。建造帐幕的时候，神将帐幕的图样启示给摩西；建造圣殿的时候，神将圣殿的图样启示给大卫。所罗门虽然是建造圣殿的人，却没有直接从神得着启示，他不过是间接从神那里，得着建造圣殿的图样而已。

我们已经看过，所罗门预表基督复活的一面，大卫预表基督受死的一面。所以，建造召会的图样，不是等到基督复活时，才启示给我们，乃是当召会在地上经过苦难时，神就已经把建造召会的图样启示出来。建造圣殿的图样，不是所罗门带进来的，乃是大卫带进来的。建造召会的图样，不是等到基督复活之后才启示给人，乃是在基督复活之前，召会还在地上飘流，经过苦难时，就已经启示给主的门徒。在马太十六章，基督就已经把建造召会的原则启示出来；从那些简单的话语里，我们清楚知道召会到底该是如何。

二千年的召会历史中，罗马天主教对马太十六章，一直有很大的争议。甚至在罗马天主教还没有教皇以前，他们对召会的图样到底如何，就已经有了很厉害的争执。至今，罗马天主教和更正教，对马太十六章建造召会的领会，仍各有不同；并且各自照着不同的领会，建立各自的召会。所以，召会在地上到底该如何，马太十六章的确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此，我们并非要来解说马太十六章。我们乃是要借着主的话，向众圣徒陈明，主耶稣在祂受死之前，就已将召会应有的图样，启示出来；并非等到祂复活以后，才启示给门徒。这和我们所看见的预表相符。

因为建造圣殿的图样，不是所罗门带进来的，乃是大卫带进来的。然而，建造圣殿的图样，虽是大卫带进来的，但那个图样的执行，却是经由所罗门的手。大卫带进图样，所罗门建造圣殿。这意思是，地上的基督，将召会的图样启示给我们；复活的基督，将召会的图样从我们身上执行出来。

在马太十六章，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启示；到了行传二章，就是那一个执行。启示的是大卫所预表的基督，执行的是所罗门所预表的基督。再者，我们需要注意，召会该如何建造？召会是基督在地上所启示，也是基督在复活里所执行的。只有当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活在复活里，让复活的基督在我们里面有地位，马太十六章所启示的图样才得以成全；也只有当我们都活在复活里时，召会的图样在我们身上才得以执行。

罗马天主教与更正教的争执，乃是道理上的。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蒙怜悯，需要明白，召会的建造不仅是道理的讲究，更是生命的问题。我们若仍然活在自己里面，还是个天然的人，即便我们对马太十六章有正确的领会，圣殿的图样在我们身上，也不过是个道理，并不是一个执行。相反的，若是我们活在复活里，让神对付，并且学习拒绝自己，认识复活的基督，让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有地位，即使我们对马太十六章领会得不够，我们属灵的光景，也能符合马太十六章里的情形。

历代以来，罗马天主教和更正教，对马太十六章一直争执不休的，就是关乎彼得中的地位。然而，要在道理上解决这个问题，实在无穷无尽，没有结果。若是人肯审判自己的肉体，肯对付自己，教皇和大主教就不会产生。我们都承认在召会里有权柄，在神的家里有等次，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他的天然、自己、肉体、血气里，作召会的权柄。召会不是世界的组织，不能只按道理，评断召会负责的人，该有什么权柄及地位。若只根据道理上的讲究，召会就相当有问题。召会的图样不在道理，召会的图样乃在复活里。我们必须看见马太十六章是启示，行传二章是执行。

我们都得承认，行传二章里那一班在耶路撒冷小楼上祷告的人，乃是在复活里。他们把一切摆在背后，把一切都撇下；他们能同心合意地祷告，是因为他们个个都拒绝自己，把自己摆在一边，让基督借着圣灵，在他们里面有相当的地位。他们可能忘了马太十六章，但他们在那里所显出来的光景，就是马太十六章。基督复活那天晚上，基督的灵进入他们里面，使他们能同心合意祷告十天之久。他们是活在复活的灵里，因此，到了五旬节那天，神能借着他们，在地上产生召会，而应验了马太十六章的话。

虽然在道理上，更正教对马太十六章的领会，比罗马天主教正确，但他们二者在原则上并没有两样。罗马天主教在原则上，是“人”代替基督，更正教也是如此。我们需要明白，召会的图样只能在复活里执行，只能在复活里成全。即使在我们中间，虽然有如何作权柄，以及权柄的等次这些讲究，但我们都不该只停留在道理或安排上，我们乃该活在复活里。

每一位作权柄的弟兄或姊妹，当你在那里作权柄时，都该有一个厉害的自我查问：“我是在自己里面作权柄，还是在基督里作权柄？是在我的个性里作权柄，还是在复活的灵里作权柄？”我们若不是活在复活的基督里，也没有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有地位，召会的图样在我们身上就走了样。

比方在地方召会中有长老，按真理的亮光说，他们是召会中的权柄，众弟兄姊妹应当顺服长老。这在道理上是对的，也是照着马太十六章的启示。然而，若是这些长老们象高官一样接见弟兄姊妹，这会使人灵里感觉不安、不自然。按道理或许是对的，但人不对；按启示或许是对的，但生命不对。这好比有大卫所启示圣殿的图样，却没有所罗门在事实上圣殿的建造；马太十六章的道理有了，行传二章的事实却没有。

有时，有些弟兄姊妹的顺服，好象学校里的学生顺服校长一样，叫人感觉不舒服、不自在。校长不来，小学生就象小老鼠一样东窜西跑；校长一来，他们就象看见猫一样动也不动。这在召会中是一种奇怪的景象，完全是世界的味道。按道理讲，不能说错；但以生命说，就大有问题。

我们每一个人都该学习拒绝自己，而活在复活的灵里。有年长弟兄在时，我是这样活在神面前；他们不在，我也是这样活在神面前。我顺服他们不是因着规矩，乃是因着生命；不是按着道理，乃是在复活的灵里。弟兄姊妹应当顺服长老，因为长老是召会的权柄，若不顺服就是不法；这是道理。我们若只按道理行，而没有活在复活的灵里，就没有多少益处。大卫所看见的启示，是由所罗门来执行。圣经里关乎召会的启示，都是由复活的基督，在复活的灵里才得成全。

召会中若没有复活的灵，召会定规走了样。召会的图样，可以说完全在于复活的灵。复活的灵在哪里，召会就在哪里。召会的图样，简单地说，就是复活的灵。什么时候我们活在复活的灵里，什么时候就是所罗门建殿的事实，成就在我们身上；也是大卫建殿的图样，成全在我们身上。我们都得承认，今天召会的难处，在于我们有大卫的图样，却没有所罗门的执行；我们有启示、有道理，却没有多少复活的灵显出来。在有的地方召会中，圣徒们之间会彼此发生争执，并且那个争执都是根据圣经的。这一班弟兄们说，他们那样作是安提阿的原则；那一班弟兄们说，他们这样作是耶路撒冷的原则。耶路撒冷的原则是对的，安提阿的原则也是对的，这两个原则都好比大卫带进来的图样，但问题是谁执行这图样。

这图样是由人执行，还是由圣灵？是血气，还是基督？我们每个人都该仅仅抓住道理，还是让主复活的灵，在我们里面破碎我们？我们不能把道理当作张本，也不能仅仅把圣经的根据当作保障。耶路撒冷的路线是对的，但人不对，生命不对，那个道理在人身上，就还不能成为一个事实。这也就是说，那个图样在人身上不能完成。由圣经启示的预表可以看见，大卫所带来的图样，必须在所罗门身上才得以执行；所有圣经里的启示，必须在复活的灵里才得以成全。当我们都活在复活的灵里，我们在事奉主的事上，或是在召会里，才能没有争执，而有属灵的实际。

这二十多年来，在我们中间，大体说，弟兄们没有多少争执；那个厉害的原则，就是因弟兄们蒙了一点怜悯，摸着了一点复活的生命。这不是道理的问题，乃是人的问题。我们可以争一个对的道理，然而我们若是错的人，即使道理对了还是错。当我们里面蒙了光照，就会看见，不是我们的道理不对，乃是我们这个人不对；我们还在自己里面说话，还在肉体里行事，我们还没有被破碎，没有在灵里行事；我们只让自己有地位，没有让基督有地位；一切还是我们自己，不是基督。这些话语在我们里面，会成为一盏灯发出亮光，使我们在外面对道理的争执完全垮台。这时，如果我们要争，就争不起来，因为我们里面垮了、破碎了。结果，我们就能看见召会的图样，看见真实的召会显出来。

我们若肯服在圣灵的权柄之下，就会在争论的当时，发觉还是有自己、有肉体，而愿意服下来说，“神，我可以讲道理，但我这个人不对，我只好停在这里。”这似乎很消极，然而此时，召会的图样就要显在我们里面。这就是所罗门把大卫所启示的，执行出来；也就是主所说的：“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时，马太十六章在我们身上，就有相当的显出。反之，若我们一味地坚持自己对道理的看法，并且以圣经的根据来争执、辩论；或许所争执的道理是对的，但却不是建造在基督身上，而是建造在我们这争执的人身上。这就使我们实实在在变成罗马天主教所说的彼得。

召会建造真实的图样，乃是在复活里成全的；是由大卫带进来，却是由所罗门执行的。在建造召会的事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将自己的意见带进来。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方法，都是依照大卫的图样，而大卫的图样，都是从神的灵感而来的；在此，并没有一点人的意见。所以，所有到召会里事奉，有分于召会建造的人，都得学习把自己的意见摆在一边，学习从灵里得着启示，从神那里看见建造的图样。

建造圣殿的材料，是大卫预备的。在代上二十九章，大卫自己说，“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大卫为神预备材料，这样的预备就是大卫的奉献。大卫所预备的材料，许多都是他自己奉献的；他也吩咐以色列人奉献，以色列人便受感动，在神面前有所奉献。这里关于建造召会之奉献的意思，并不象我们一般所领会，只把属物质的东西献给神，那是较为低浅的意思。这里更深的意思是，在召会的建造里，需要“人”的奉献；建造召会不只需要财物的奉献，更需要人的奉献。

比方，负责弟兄们觉得在一个地方该有聚会，便一起商议，请一位弟兄去服事，以应付那个需要。那位弟兄觉得既然领受了弟兄们的托付，就勉强接受。要知道，这样的作法是不对的。然而，今天在组织的基督教里，他们的光景比这个还要差。他们会先在一地设立礼拜堂，然后到神学院去查寻，是否能从毕业生中，找出一位高材生。神学院若答应，等到那学生毕业后，就打发他去作看堂牧师。这里根本谈不到奉献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作法，不是建造圣殿的造法。建造圣殿的造法，要求建造圣殿的人，个个都是奉献的人。如果一个地方有需要，就该有几位弟兄姊妹，照着他们在主面前的看见，接受那个负担，把自己献给主，以应付需要。这样奉献自己，就是建造圣殿奉献的原则。

召会建造的原则，就是人的奉献。没有人的奉献，召会的建造不会成功。这里的奉献不仅是指财物，那是极少的成分；更多成分是在于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的奉献。大卫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时，曾向以色列人宣布：“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这表明神的心意是要建造圣殿，所有的人都该

在这件事上有分，也就是应该要奉献。当大卫一宣布，以色列人就奉献了。所以召会的建造，一面是在复活里，另一面也是在奉献里。如果一地的召会奉献得厉害，那地召会的建造就深刻；一地的召会奉献得坚强，那地召会的建造就稳固。一地的召会奉献得差，那地的召会定规脆弱；一地的召会奉献得少，那地的召会定规是浅薄。

我们事奉主的人必须看见，作主的工千万不可用人的方法。若是我们看见一位能办事的人，就想把他带进召会，看见一位能联络人的人，就想要让他作领头人，以为这样就是建造召会；那么，有一天风雨会来，会将我们所建造的完全吹走。真实召会的建造，不是把这位弟兄拖来，把那位姊妹拉来，乃是需要弟兄姊妹在负担里，有厉害的奉献。有奉献才有建造，没有奉献就没有建造。

建造圣殿的造法乃是在于奉献，不在于我们东拼西凑、东拉西扯地找人来。我们在任何地方作工，建立地方召会，都不该用人的手把人拖进来。我们需要给人看见，主是多么可爱，多么荣耀，多么值得我们事奉祂。我们的主值得我们献上一切，我们该把自己的命，象马利亚倒香膏一样，浇在主的头上，这才是建造召会。我们常会听见人说，“某某弟兄实在是人才，若留在我们中间会十分有用处，可惜被别人拖去了。”这话乍听之下好象很对，其实并不然。这个很有干才的人，若留在我们中间，恐怕只有一个分争、闹意见的用处。物以类聚，什么样的人，就找什么样的人。如果我们是寻求有干才的，那有干才的人自然会到我们中间；但如果我们是学习奉献的，那些真实跟随主的人也会到我们中间。

当一九四九年，我们在台湾开工时，有许多基督教的教友，到我们中间“作礼拜”。那时听福音的人不多，想作礼拜的人却很多。我在主面前就有一个感觉，需要对众人讲一篇重的话，我说，“我们在这里的事奉，没有意思要扩大什么，也不愿意限制圣灵的工作。人到这里来聚会，只能凭着一颗要主的心。打个比方说，我们这里不卖馒头、水饺，只卖白米饭。所以到这里来的人，必须清楚自己要吃什么。如果要吃水饺，隔壁是水饺店；如果要吃馒头，后面的马路有馒头店。我们这里只有白米饭。若是吃馒头的人到这里来要馒头，吃水饺的人到这里来要水饺，那是走错了门。”我们需要清楚，召会的建造不是东拉西拉，召会的建造乃是奉献。我们在各地事奉主，若不能把主的可爱、主的荣耀、主的尊贵摆在人前，叫人的心被得着，甘心乐意跟随主，我们所作的就都是徒然的。

若是我们用尽自己的方法联络人、拉拢人、号召人，那并不是圣殿的造法。我们应该关起门来，用我们的膝盖仰望宝座上的神；不要只在外面东奔西跑，乃要在里面与神交通。我们只该给人看见主的荣耀、主的可爱和主的尊贵。这位荣耀、尊贵的主，该得也配得人的一切。我们不必劝人热心，也不必拉人爱主。如果我们的事奉，是因着人的劝勉、人的联络、人的关系，我们在主面前就完全了了。每一个与我们在事奉上一同有分的人，都该是看见主的荣耀、主的可爱和主的尊贵，并且曾经跪在主面前，对祂说，“主，我把我的心浇奠在你身上，我的血、我的命都浇奠在你身上，我把我的一切都摆在你脚前。”这样的事奉才是神所喜悦的事奉；建造召会的路，乃是奉献。

我们绝对承认，属灵的事需要交通，在主引导之下，也该有时间与人接触，好把恩典分给别人；但若是我们每次与人接触的居心，都是要拉拢、联络，那是得罪主，也是该被定罪的。当某位弟兄出事时，就会有人建议，请一位与他相当接近的人去见他。或是某位姊妹发生问题时，也会有人建议，找一位与她有亲戚关系的人去看她。这都不是建造召会。

建造召会只有奉献，只能用膝盖，祷告说，“主啊，显出你的荣耀，叫人里面感觉你荣耀。”当我们这样祷告时，主的荣耀就要从至圣所里显出来，使人觉得主荣耀，而愿意向主奉献一切。

建造召会不在于拉拢、联络，也不在于任何作法；建造召会需要奉献。若是我们中间有什么人，是因为人的劝勉或联络而来的，那就要特别谨慎；我们求主怜悯他，总要有一次，愿意将自己的心浇奠在祂面前。我们在各地的工作，必须能把人带到奉献里；这样，召会才能有真实的建造。比方召会的爱筵，若是有拉拢的成分，圣徒虽然因着爱筵来了，但过一段时间之后，必定会再冷下去。因为被拉进来的人，没有经过奉献，不能持久。我们在这里必须当心，我们只该注意奉献。建造召会的方法，就是奉献，此外不能用任何人的办法。

建造圣殿首先需要图样，其次必须奉献，然后要没有声音。建造圣殿所用的每一块石头，原则上都是山野里锤打过、对付过的。在建造时，只要把那些对付好、锤打过的石头，一块块叠上去就成功了，并不需要斧头、锤子的锤打；所以一点声音也没有，乃是安安静静地建造起来。每一个在召会中被建造，能显出功用的人，必定是受过神对付的人。一个长老在作长老之先，应该是受过神对付的人。一个执事在未作执事以前，也应该是受过神对付的人。不是一位弟兄有了年龄、知识、干才或道德及名声，就可以作长老。他可能是很好的石头，但他的棱角还没有受过神的对付。这样的人若是作了长老，召会中就会满了声音，满了锤子、斧头的声音。建造召会的秘诀，在于没有声音。一个召会若是没有声音，这个召会定规是刚强、健康的。

一个人如果没有受过神的对付，就不该作长老，也不该作执事。在原则上，每一个在召会中事奉的人，都该是一块凿过的石头。若是有一位刚得救，或是从其他团体转过来的弟兄，进到召会里，就胡乱批评，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这时负责弟兄该如何处理？惟一的办法就是没有声音，让他去。若是他说过以后，大家闭口无声；甚至出了会所，也只由他说，别人都不说。这样，不超过两周，他的声音定规没有了。然而，若是那位弟兄说过以后，另一位又说，就会越说越多，越辩越响亮。这样一来，召会定规软弱。

举凡受过神对付的人，都是没有声音，并且经得起别人的指责，受得住别人的批评。一个人若是在主面前破碎得不够多，学习得不够深，一听到别人说什么话，立刻会里头血液沸腾，说话反驳人，甚至和人吵起来。然而，一个真实学过功课的人，从不和人辩论。他若是能从别人得帮助，就会请求人帮助；若是能帮助别人，别人也肯接受，他就会随灵引导，尽力把所学习的告诉人。如果他发觉人里头是要辩论、反对、批评，他就会把所有的话吞回去，安静不语。这是真正学过功课的人，也是在山野里经过斧头凿过，锤子对付过的人。

建造召会应该没有声音。在召会一切的事奉里，只该听见赞美、感谢和歌唱，这乃是圣殿里该有的声音。所谓“孤掌难鸣”，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在任何聚会中，最怕一位弟兄伸出手掌来，另一位弟兄的手掌也伸出去，这样声音就响起来了。有时甚至在擘饼聚会中，都会听见有人用祷告对打，以祷告推翻别人的祷告；这都说出召会还没有真实的建造。建造召会不可或缺的，就是没有声音。

所以我们在召会中，一听见有人批评、论断或反对，就该完全退到至圣所，回到我们的灵里，而不该有一点声音。什么时候我们没有声音，什么时候别人就没有声音；什么时候我们的声音响亮，什么时候别人的声音就会比我们更响亮。圣殿不是敲击、锤打造出来的；圣殿乃是安静没有一点声音造出来的。这需要我们在主面前，厉害地学功课。

总而言之，要建造圣殿或说建造召会，必须人人活在复活里，过奉献的生活，并接受神的对付；这三项缺一不可。复活、奉献和对付，乃是召会建造的路。因此，我们必须一直活在复活里，拒绝自己的一切，过奉献的生活，并接受神一切的对付。大卫就是这样的人，他将自己的一切摆上为着圣殿，并一直服在神的手下，接受神的对付。愿神怜悯我们，使我们在召会中，无论是在服事上或在生活中，都能在复活里，接受神的对付，过奉献的生活。这才是召会建造的路。

第十七篇 召会的预表（十一） 圣殿（三）

[上一篇](#) [回目錄](#)



要认识圣殿的历程，就必须先了解圣殿的来源，才能看见这历程真正的意义。圣殿是由大卫和所罗门建造起来的；大卫预备材料，所罗门执行建造。然而，圣殿的来源，却不是开始于大卫和所罗门，而是比他们更早。

说到圣殿的来源，就必须追溯到帐幕的意义。圣殿和帐幕虽是两件东西，却不是两件事，其中心意义乃是一个，就是神要在地上，在人里面与人联结，好得着一个居所。神要得着人的心意，从亚当身上就可以看见；然而，神在亚当以及所有亚当族类身上，都没有达到祂的目的。于是，神在创造之外，又选召了一班人；神呼召了亚伯拉罕和他的族类。神所创造的人亚当失败了，神就在蒙召的亚伯拉罕身上，将族类转换。从那时起，神的目标不再是亚当的族类；神将祂的目标，从亚当的后裔转向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巴别之后，神工作的目标，不再是亚当的后裔，乃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从创世记十一章末了，我们看见神在蒙召的亚伯拉罕子孙身上所作的，就是要在他们中间，得着一个居所，与他们同住。神似乎不容易在亚伯拉罕一个人身上，得着祂的居所。然而在十八章里，有一个小影，就是神来访问亚伯拉罕，并进入他的帐棚。这帐棚可视为日后在旷野里，以色列人所支搭那个帐幕的小影。亚伯拉罕在神面前，献上细面作的饼和牛犊。这是后来以色列人素祭和

牺牲的影儿，表明神在人身上有新的起头，祂要得着机会来达成祂的目的。神进到人的帐棚里，与人同住，与人同吃，与人交通；这样的光景，在亚当、挪亚身上，不曾看见，甚至在亚伯、以诺身上也没有达到。乃是等到亚伯拉罕受了割礼，在神面前学了功课，受过对付，脱离天然、旧造以后，神才来与他同吃、同住。等到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祂原是要祂全体选民活在祂面前，一同作祭司的国度。这意思是，神要他们完全从世界分别出来，归祂自己，与祂有直接的交通。所以，神在他们中间设立帐幕，借此祂能居住在他們中间。表面看来，帐幕是神的居所；但就属灵的眼光看，这班从世界被分别出来的以色列人，才是神的居所。帐幕不过是一个表征、记号，实际乃是以色列人。

当以色列人的光景正常时，帐幕在他们中间的光景就正常；当他们的光景不正常时，帐幕的光景也不正常。帐幕的光景如何，乃是根据以色列人的情形来断定；以色列人才是神真正的居所。约柜表征神，帐幕表征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光景正常，神的约柜就留在帐幕里；当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光景不正常，约柜就离开了，不在帐幕里，表明神离开了以色列人。所以当约柜被掳时，以色列人就说，“荣耀离开以色列。”约柜离开帐幕，就是神离开以色列。

列人的时候。这给我们看见，圣殿或帐幕的基本来源，乃是有一班人给神得着，作为神在地上的居所。没有这一班人，神的居所就没有来源。所以，圣殿的来源，就是人给神得着。

旧约给我们看见，人给神得着，明显有两步的讲究：一步是祭司所指明的，一步是君王所指明的。在祭司时期，只有帐幕没有圣殿；乃是等到君王时期，才有圣殿。祭司指明与神交通，君王指明神的权柄。这意思是，当人给神得着，达到交通的境地时，只有帐幕；当人给神得着，达到能为神掌权时，才有圣殿。所以帐幕和圣殿，乃是一件事的两面，一件东西的两个时期。二者都是神的居所，一个是飘泊的，一个是固定的；一个是不稳的，一个是稳定的。这表明在帐幕时期，人给神得着得不够深切，不够稳固，只达到与神交通的境地，尚未达到让神在人中间掌权的境地。

等到大卫将约柜迎接回来时，他在神面前赞美敬拜，他的赞美和敬拜就有两面的代表：祭司和君王。那时，他是君王，却穿着以弗得，所以他也是祭司。按照旧约的规矩，祭司出于利未支派，君王出于犹大支派，二者不能合在一起。若有君王要到圣殿里事奉神，那是违反了祭司的规条。然而，当大卫将约柜迎接回来时，他是君王，却又穿着以弗得。那一天，君王和祭司就是一个。这表明，在此人给神得着，不仅达到与神交通，更是达到让神在人中间掌权；人给神得着，不仅叫神在地上有居所，并且让神在人中间设立祂的宝座。所以圣殿的来源有三：第一是人，第二是交通，第三是权柄。说到人，必须回溯到亚当；说到交通，必须回溯到亚伦；说到权柄，必须回溯到大卫；所以，说到圣殿的来源，实在需要整本旧约来证明。当我们从亚当，一路往下看到亚伯拉罕时，就看见在地上不仅有人，并且有实在给神得着的人。

当创造的人失败，没有达到神的目的时，选召的人就顶上去，补了那个空缺。选召的人给神得着，就能与神有交通，穿着以弗得站在神面前，让神借以说话，借以发表祂的意思，并发出祂的亮光，这就是祭司的职分，也就是亚伦子孙的故事。亚伦祭司的职分，就是人应尽的职分。神创造亚当时，原是希望整个亚当族类，都在祂面前作祭司；然而亚当失去了他的地位，神就进来呼召亚伯拉罕，以补亚当的空缺。

当亚伯拉罕的子孙出埃及，到了西乃山下，神就对全体亚伯拉罕子孙表明，祂要他们作祭司的国度；每个以色列人都是祭司。然而，亚伯拉罕的子孙也失败了；就有利未人出来，顶替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顶替亚当，亚伦顶替亚伯拉罕的子孙。到了亚伦，神在地上不仅得着一班人，并且这班人与神有交通；他们站在神面前，和神说话，让神发表祂自己的意见，给神机会在宇宙中执行祂的旨意。这就是祭司。

在帐幕时期，只有祭司与神交通，但还没有权柄，因为君王职任尚未进来。等到祭司堕落以后，以弗得就从祭司身上转到撒母耳。撒母耳不是祭司，但他是个拿细耳人。拿细耳人是自愿奉献的人；拿细耳人的原则，就是人与神合作，让神得着他的一切。亚伦是蒙选召的，拿细耳人是自愿奉献的。神的选召

是要人与祂合作，然而当被选召的人，不肯与神合作时，就有自愿奉献的人顶上来。在老以利时代，因着祭司的堕落，便有拿细耳人撒母耳顶上来，以弗得就转到了愿意与神合作的拿细耳人身上。从撒母耳带进权柄，而权柄乃是联于神的宝座。

当撒母耳膏大卫之后，就有君王出来了。当大卫迎接约柜的那一天，以弗得转到了他身上。所以那一天，大卫站在约柜跟前，有三重代表：第一，他代表人；第二，他代表交通；第三，他代表权柄。他是人穿着以弗得，又是一个君王，是有权柄的人。换言之，他是一个让神得着，与神有交通，并为神掌权的人。在他身上，我们看见人的身分、祭司的职分并君王的职任。至此，圣殿就可以产生了；这就是圣殿的来源。当地上有人、有人与神交通、有人让神掌权，神在人中间就能产生一个稳定的居所。

表面上，圣殿是大卫和所罗门造的，但实际上，圣殿的来源却不在他们身上，而是在于人、交通以及权柄。如果地上没有人给神得着，没有人与神交通，也没有人让神掌权，这地上就绝不可能有圣殿。召会的来源也是如此；若是今天地上不能有召会，就因为地上没有人给神得着，没有人与神交通，并让神掌权。如果这三样都具备，召会的来源就有了。所以，一个地方能不能有召会的建立，端看在那地方神得着人没有？人在那里与神交通没有？人在那里让神设立祂的宝座没有？如果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召会在那里就是稳固的。只要其中有一个答案不是肯定的，那地方就不可能有召会。因为圣殿的建造，乃是在于地上有人被祂得着，有一班穿以弗得的人与祂交通，并替祂掌权。这样，神才能在人中间，设立祂的宝座，使祂在地上得着一个居所，将祂的荣耀彰显在其中。所罗门献殿那一天，就有此荣耀的光景。五旬节那天，也照样有此景象，一百二十人给神得着，与神交通，让神掌权，所以召会产生了，神能将祂的荣耀充满在其中。

召会不是道理的，不是组织的，召会乃是实际的。乃是你我给神得着到怎样的地步，与神的交通到何深的程度，让神掌权到何等的地步，这才决定了召会的来源。五旬节那天，门徒所以有能力，就是因他们所祷告的小楼，成了他们的祭坛。他们一百二十人，个个都在祭坛上奉献自己，让神得着了他们，并且与神有交通，让神掌权；所以他们成了召会的来源，他们就是神的居所。

我们需要问自己，当我们给神摸着时，是否愿意服下来，让神掌权，让神得着？五旬节圣灵的浇灌，不是我们哭一哭，也不是我们禁食祷告三、五天就能来到。乃是当神厉害地摸着我们时，我们肯倒下来；当神摸着我们的那一点，我们肯将那一点让给祂时，圣灵才能浇灌、充满我们。圣殿的建造完全在于人给神得着，与神交通，并让神掌权。圣殿的来源不仅需要亚当，也需要亚伦，还要加上大卫。乃是亚当加上亚伦，再加上大卫，神的殿、神的帐幕才能在人间。

圣殿的荒凉

所罗门献殿那天，乃是圣殿的历史达到了高峰；以后不久，圣殿就出事了。然而，那不是作表征的圣殿本身出了事，而是作圣殿实际的以色列人，在神面前出了事。他们出事的原因，首先在于不让神掌权；其次，在于不与神交通，甚至拜了偶像；接着，他们就下埃及去求帮助。这意思是，他们原本是从埃及分别出来，给神得着的一班人，现在他们离弃神，回老地方去；并且他们的祭司也拜了偶像，不与神交通，不让神掌权。

至此，就实际来说，圣殿已经没有了，所以表征也没有保留的必要了；因此，神许可外邦人来，将圣殿完全拆毁。因着地上没有人给神得着，没有人与神交通，也没有人让神掌权，所以就没有圣殿存在的必要了。这就是圣殿的历程。

今天召会在地上的光景也是这样。若是有人给神得着，愿意学习与神交通，让神掌权，神在地上就能有召会。若是人不肯让神得着，反将神的权柄摆在一边，并在神之外有所追求，就如祭司拜偶像，下埃及，回到了世界；这样，召会自然没有了。召会是什么？召会就是在地上有一班人，给神得着，与神交通，让神掌权。有了这三者，就有召会；失去其中之一，最多只有会所，不可能有召会。

我们或者会疑惑，为什么神费了多年的时间，借着人盖造了圣殿，不久却又打发外邦军队将其拆毁？这不仅是神对以色列人的管教，更深的意义是，神不要虚伪、没有实际的东西。圣殿的实际既已失去，圣殿的表征就必须拆毁。如果没有圣殿来源的三个因素，神的圣殿在地上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所以神不仅把圣殿拆毁，连圣殿里事奉神的器具，也被掳到巴比伦，并且被摆到偶像庙里。这次的被掳，比老以利时代的荒凉，更加厉害。

当初神呼召以色列人的祖宗从巴别，就是从巴比伦出来，为要得着祂的居所；然而现在，以色列人被掳回到了原处。不是神让以色列人到巴比伦去，乃是他们的心早已在巴别。开始的时候，他们的身体虽然没有回去，但他们里面的光景，早已回到了巴别。神从来不要表里不一致的东西，所以神就打发人来，把他们掳到巴比伦。他们里面的光景既已到了巴比伦，神就在外面把他们送到巴比伦。

巴比伦和埃及都是指世界说的；巴比伦指偶像的世界，埃及指生活的世界。以色列人下埃及，就是回到巴比伦；以色列人从埃及蒙召出来，就等于亚伯拉罕从巴比伦被召出来。以色列人原是蒙神呼召的，所以能作神的圣所。现在他们里面的光景，既已回到巴比伦，神就在外面表白，将他们连同圣殿的器皿，一起带到巴比伦。他们的心想着偶像，神就把他们带到偶像之地。这就是召会的历程。

召会原是一班人，从世界里分别出来，被神得着，与神交通，并让神掌权。当召会回到世界里，就是下了埃及，回到巴比伦；神就任凭召会往世界里去，召会就因此荒凉了。这是圣殿被拆毁所表明的。圣殿得着恢复的路，关键也在于人、与神交通、让神掌权。在圣殿荒凉时，那些被掳的人中，也有这样被神得着的人。首先，神在被掳的人中，得着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他们是在荒凉的光景中，被神得着的人。但以理书的记载给我们看见，即便在人人拜偶像的极端荒凉中，仿佛神在地上毫无办法时，却仍然有极少数的人，让神得着。他们人在巴比伦，心却在耶路撒冷；人在偶像前，心却向着神。

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表明在荒凉中，仍然有人让神得着，这与日后圣殿的恢复，有绝对的关系。他们人在巴比伦，所碰着的都是偶像，但他们的心所接触的却是神；他们不站在魔鬼那一边，而是站在神这一边，让神得着。因着他们那样给神得着，活在神面前并有祷告，接着才能有祭司以斯拉所代表的交通。等到祭司以斯拉出来，圣殿就要被恢复了。

以斯拉恢复圣殿时，是重在恢复神的话语；与神交通就是让神说话。以斯拉是最认识律法书的人，甚至比摩西还有过之。借着以斯拉恢复神的话语，与神的交通就恢复了。然而，有圣殿没有圣城，圣殿就不够稳固，也没有保障。所以，神就得着一位犹大省长尼希米；当时并没有犹大君王。尼希米是个为神掌权的人，他回来恢复了城。城一恢复，圣殿就有了保障，有了外围，就更加稳固了。

圣殿的恢复是在于有人给神得着，与神交通，并让神掌权。圣殿被毁的原则，是根据圣殿的来源；圣殿恢复的原则，也是根据圣殿的来源。这关键都在于人给神得着，人与神交通，人让神掌权。从召会的历史我们看见，当路德马丁改教时，他乃是先让神得着；就象当初的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他们明显是活在神面前。接着，改教也恢复人与神的交通，如祭司所表征的。然而这时，殿恢复了，城却还没有恢复，因为让神掌权的成分不多；正如更正教表面的恢复，仍然不够稳固。启示录三章，主给撒狄召会的书信中，要撒狄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表明更正教的恢复，的确很微弱、不稳固，因为没有太多神的掌权。他们有人让神得着，与神交通，却没有让神的主权，在他们中间有多少的实际。直等到有人看见神的主权，并且让神掌权，他们所恢复的才得以稳固。我们个人属灵的光景如此，召会在原则上也是这样。

当人给神得着，与神交通，让神掌权，地上才能有召会，才有神的居所。前面所论及的预表，完全是相联的，其中有七个女人及一个家。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地位，不仅是一个女子，也是一个家。在旧约中，神对以色列人的称呼就有这两面：女子和家。说到女子，指明以色列人是神的配偶；说到家，指明他们是神的居所。所以十个预表中，首先重在配偶，其次重在居所。在新约里，我们看得更清楚。以弗所五章说，召会是神的配偶；二章说召会是神的居所。在启示录里，给我们这一幅图画完全的显出。

新耶路撒冷是一座城，而这座城又是羔羊的妻，是基督的配偶。这座城是神的帐幕在人间，作神的居所。女人是说到生命和地位；家或居所，是说到功用。召会由七个女人所预表，乃是重在生命和地位；召会由帐幕和圣殿所预表，乃是重在功用，就是使神在地上得着一个居所，以发挥祂自己，彰显祂的荣耀，并通行祂的权柄。

召会的功用，乃是根据召会的生命和地位。召会的生命是出于神，其地位是与神联结成为一，在神的元首权柄之下，作属乎祂的一部分。召会有这样出乎神的生命，有这样属乎神的地位，对神就有功用，与神联结，让神居住并得彰显，以通行神的旨意；这就是召会。

在召会预表里的七个女人，夏娃预表召会的产生和性质；利百加预表召会从世界里被拣选出来；亚西纳预表召会是神在世界上得着的；西坡拉预表在旷野中的召会；路得预表召会是蒙救赎的；亚比该预表苦难中争战的召会；书拉密女预表召会经历复活的基督，而与基督一同享受安息，就是召会在复活并荣耀里的光景。我们将这七个女人所预表的意义汇合起来，再加上以色列人、帐幕和圣殿，就会对召会有相当清楚的认识，知道她从何而来，如何产生，有什么性质，经过怎样的历程，经过什么地方，作过什么事。

在以色列人身上，我们可以看见由七个女人所预表的许多方面，她们是彼此相联的。比方，利百加是从远方出来的，以色列人也是从远方出来的；西坡拉是在旷野里，以色列人也是在旷野里；路得是蒙救赎的，以色列人也是蒙救赎的；亚比该是争战的，以色列人也是争战的。因此，以色列人的预表，乃是前面女人的预表，和后面居所的预表连贯起来。以色列人一面是女人，一面也是一座城；一面是配偶，一面也是居所。这两大类预表，都连在以色列人身上。旧约的预表，使我们更清楚地领会神的话。

所以，召会是神的配偶，召会也是神的居所；召会是与神联结的，召会也是让神居住在其中的；召会是出于神的，召会也是给神使用的。这个总结就是新耶路撒冷，是一个女人，作为神的配偶；也是一座城，作神的居所。